



大莊嚴經論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諸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慈一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前禮最勝尊 離欲邁三有 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 并及八輩眾 無垢清淨僧

富那脇比丘 彌織諸論師 薩婆室婆眾

牛王正道者 是等諸論師 我等皆敬順

我今當次說 顯示莊嚴論 聞者得滿足

眾善從是生 可歸不可歸 可供不可供

於中善惡相 宜應分別說

說曰我昔曾聞乾陀羅國有商賈客到摩突

羅國至彼國已時彼國中有一佛塔眾賈客

中有一優婆塞日至彼塔恭敬禮拜向塔中

路有諸婆羅門見優婆塞禮拜佛塔皆共嗤

笑更於餘日天甚蒸熱此諸婆羅門等食訖

遊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門側有洗浴者有塗香者或行或坐時優婆塞禮塔迴還諸婆羅門見已喚言來優婆塞就此坐語優婆塞言爾今云何不識彼摩醯首羅毗紐天等而爲致敬乃禮佛塔得無煩耶時優婆塞即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少分是故欽仰恭敬爲禮未知汝天有何道德而欲令我向彼禮乎諸婆羅門聞是語已瞋目呵叱愚癡之人汝云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諸婆羅門即說偈言

阿脩羅城郭 高顯周三重 懸處於虛空
男女悉充滿 我天彎弓矢 遠中彼城郭
一念盡燒滅 如火焚乾草
時優婆塞聞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之事吾之鄙薄所不敬尚以偈答言

命如葉上露 有生會當滅 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殘害

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咸共同聲呵優婆塞言是癡人彼阿脩羅有大勢力好爲惡事我天神德力能殺害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時優婆塞被呵責已喟然長歎而說偈言

美惡諦觀察 智者修善業 能獲大果報
後則轉受樂 云何於過惡 反生功德想
邪見既增長 歎惡以爲善 以是惡業故
後獲大苦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豎目舉手慄厲攘揶揄忿顛動而作是言汝甚愚癡不吉之人此等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誰時優婆塞意志開裕而語之言吾雖單獨貴申道理不應以力朋黨競說時優婆塞復說偈言

汝等所供養 兇惡好殘害 汝若奉事彼
以爲功德者 亦應生恭敬 師子及虎狼
觸惱生殘害 惡鬼羅刹等 愚人以畏故
於彼生恭敬 諸有智慧者 宜應深觀察
若不爲殘害 乃可生恭敬 諸有功德者
終無殘害心 修行諸惡者 無不懷殘害
不能善分別 功德及過惡 功德起惡心
過生功德想 殘害逼迫者 凡愚增敬順
於善功德者 及生輕賤心 世間皆顛倒
不別可敬者 乾陀羅生者 解知別善惡
是故信如來 不敬自在天
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咄乾陀羅
出何種姓有何道德而名佛手時優婆塞說
偈答言

出於釋氏宮 具足一切智 衆過悉雲除

諸善皆普備 諸於衆生中 未始不饒益
覺了諸法相 一切悉明解 如是之大仙
故稱號爲佛

時諸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言佛大仙 應是逼惱事 此間浮提中

瞻嘿監持地 婆塞婆私吒 提釋阿極耶

如是諸大仙 名稱世所聞 能結大神呪

殘滅諸國土 汝名佛大仙 亦應作斯呪

汝佛有大德 應作逼惱事 若不作呪害

云何名大仙

時優婆塞不忍聞彼誹謗之言以手掩耳而

說偈言

咄莫出惡語 謗言佛有呪 毀謗最勝尊

後獲大苦報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佛若無咒術 不名有大力 若無惱害者
云何名大仙 我但說實語 何故稱誹謗
時諸婆羅門 撫掌大笑言 是故汝癡人
定墮於負處
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汝莫怪笑汝言如來
無大功德亦無大力斯是妄語如來實有大
功德力永斷呪根終不復作惱害之事汝今
諦聽當爲汝說即說偈言
以貪瞋癡故 則作大惡呪 當結惡呪時
惡鬼取其語 於諸罪衆生 而行惱害事
佛斷貪瞋癡 慈悲廣饒益 永除惡呪根
但有衆善事 是故佛世尊 都無有惱害
以大功德力 拔濟無量苦 汝今何故言
佛無大勢力
時諸婆羅門聞是偈已瞋恚心息語優婆塞

言我於今者欲問少事勿見瞋也咄優婆塞
佛若無惡呪云何而得受他供養旣不爲損
又不能益云何而得稱爲大仙優婆塞言如
來大慈悲終無惡呪損滅衆生亦復不爲利
養之事但爲饒益故受供養而說偈言
大悲愍群生 常欲爲拔苦 見諸受惱者
過於已自處 云何結惡呪 而作惱害事
衆生體性苦 生老病死道 如癰著燥灰
云何更加惡 常以清涼法 休息諸熱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便低頭思惟斯語此
是好事心欲生信汝健陀羅善別勝處汝能
信此甚爲希有是故歎汝健陀羅者名不虛
設言健陀者名持也持善去惡故得斯號而
說偈言
能持此地者 是名善丈夫 善丈夫中勝

實是健陀羅

第一

五

時優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可成器我今當更爲分別說佛之功德時優婆塞顏貌喜怡而作是言見汝信佛我甚歡喜汝今幸可少聽我語功德過惡汝宜觀察而說偈言

觀察佛功德 一見皆滿足 戒聞及定慧
無與佛等者 諸山須彌最 衆流海第一
世間天人中 無有及佛者 能爲諸衆生
具受一切苦 必令得解脫 終不放捨離
誰有歸依佛 不得利益者 誰有歸依佛
而不解脫者 誰隨佛教旨 而不斷煩惱
佛以神足力 降伏諸外道 名稱普遠聞
遍滿十方刹 唯佛師子吼 說諸行無我
所說恒處中 不著於二邊 天上及人中

皆作如是說 不能善分別 結使諸業報
如來涅槃後 諸國造塔廟 莊嚴於世間
猶虛空星宿 以是故當知 佛爲最勝尊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
得道者

復次應分別論所謂論者即是法也夫於法
所宜善思惟若能思惟則解其義我昔曾聞
有婆羅門名憍尸迦善知僧伽論衛世師論
若提碎摩論如是等論解了分別彼婆羅門
住業氏城中於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羅門
有少因緣詣彼聚落到所親家時其親友以
緣事故餘行不在時憍尸迦婆羅門語其家
人汝家頗有經書以不吾欲並讀待彼行還
時所親婦即爲取書偶得十二緣經而以與
之既得經已至於林樹間閑靜之處而讀此

經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
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無
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
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
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衆苦集聚
滅初讀一遍猶未解了至第二遍即解無我
外道之法著於二見我見邊見於一切法深
知生滅無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外論皆悉
無有出生死法唯此經中有出生死解脫之
法心生歡喜尋舉兩手而作是言我於今者
始得實論始得實論端坐思惟深解其義容
貌喜怡如華開敷復作是言我今始知生死
繫縛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說諸論甚爲欺

誑不離生死歎言佛法至具至實說有因果
因滅則果滅外道法中甚爲虛妄說言有果
而無其因不解因果不識解脫自觀我音深
生怪笑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我昔
外道求度生死譬如有人沒溺恒河波浪之
中懼失身命值則攀緣旣不免難沒水而死
我亦如是過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
無解脫出世之法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三
惡道今見此論當隨順行得出生死外道經
論如愚狂語九十六種外道悉皆虛僞唯有
佛道至真至正六師之徒及餘智者咸自稱
爲一切智人斯皆妄語唯佛世尊是一切智
誠實不虛時憍尸迦即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踏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時憍尸迦婆羅門深於佛法生信敬心捨外道法除去邪見晝夜常讀十二緣經時其所親眷與諸婆羅門歸還其家問其婦言我聞憍尸迦來至於此今何所在婦語夫言彼婆羅門向借經書我取與之不識何經然其得已披攬翻覆彈指讚歎喜怡異常夫聞其言即往其所見憍尸迦端坐思惟即問之言汝於今者何所思惟時憍尸迦說偈答曰

愚癡無智慧 周迴三有中 如彼陶家輪

輪轉無窮已 我思十二緣 解脫之方所爾時親友即語之言汝於是經乃能深生希有之想我釋種邊而得此經將欲洗却其字以用書彼毗世師經憍尸迦婆羅門聞是語已呵責親友汝愚癡人云何乃欲水洗斯經

如是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盛以寶函種種供養即說偈言

設我有財寶 以真金造塔 七珍用廁填寶案妙巾帙 莊嚴極殊妙 而用以供養雖作如是事 尚不稱我意

卷一

時其親友聞斯語已甚懷忿恚而作是言今此經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何必勝彼毗世師經欲以真金種種珍寶而為供養時憍尸迦聞是語已愀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輕慢佛經至於是乎彼毗世師論極有過患云何乃用比於佛語如毗世師論不知法相錯亂因果於瓶因果淺近之法尚無慧解分別能知況解人身心身根覺慧因果之義爾時其親友語憍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師論不解因果彼論中說破瓦以為瓶因云何而

言不解因果憍尸迦言汝毗世師論實有是語然無道理汝今且觀如因於縷以爲經緯然後有甕瓶瓮亦爾先有瓶故然後有瓦若先無瓶云何有瓦復次破瓦無有瓶瓮有用是以破瓦不得爲因現見陶師取泥成瓶不用破瓦又見瓶壞後有破瓦瓶瓦若未壞云何有破時親友言汝意謂若毗世師論都無道理我等寧可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徒黨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如其言毗世師論即於今日不可信耶憍尸迦言毗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取信於昔已來善觀察者久不可信所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世時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弊盲無目故於毗世師論生於明想佛日既出慧明照了毗世師論無所知曉都應棄捨譬如鴉鵂

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藏竄無有力用毗世師論亦復如是佛日既出彼論無用親友復言若如汝言毗世師論不如佛經然此佛經寧可得比僧伽論耶憍尸迦言如僧伽經說有五分論義得盡第一言誓第二因第三喻第四等同第五決定汝僧伽經中無有譬喻可得明了如牛鋒者況辦法相而能明了何以故汝僧伽經中說鉢羅陀那不生如常遍一切處亦處處去如僧伽經中說鉢羅陀那不從他生而體是常能生一切遍一切處去至處處說如是事多有愆過何以故於三有中無有一法但能生物不從他生是故有過復次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何以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則不遍二理相違其義自破若如是者是則無常如

其所言不從他生而能生物遍一切處去至處處是語非也親友婆羅門聞是語已語憍尸迦言汝與釋種便為朋黨故作是說然佛經中亦有大過說言生死無有本際又復說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憍尸迦語親友言我見佛法生死無際一切無我故吾今者敬信情篤若人計我終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無我則無貪欲無貪欲故便得解脫若計有我則有貪愛既有貪愛遍於生死云何能得解脫之道復次若言生死有初始者此身初者為從善惡而得此身為不從善惡自然有耶若從善惡而得身者則不得名初始有身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此善惡法云何而有若如是者汝法則為半從因生半不從因如是說者有大過失我佛法無始故無罪咎于

時親友語憍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憍尸迦言雖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為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諸婆羅門復作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時憍尸迦語諸人言汝等善聽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在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我於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如穀子眾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生芽種子滅故芽便增長于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羅門言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猶有少疑今欲諮問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

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現在心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識爲種子入母胎田愛水潤漬身樹得生如胡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受後陰生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與乳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其兒陰亦如是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汝所讀經中但說無我法令汝解悟生歡喜耶時憍尸迦即爲讀十二緣經而語之言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滅以從衆緣無有宰主便於其中解悟無我非經文中但說無我復次以有身故則便有心以有身心諸相有用識解

分別我悟斯事便解無我又問若如汝言生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見有何過咎答曰以身見故造作諸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得惡形時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業不起諸業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衆患永息則得涅槃云何說言身見非過復次若身見非過咎者應無生死不於三有受生死苦是故有過時婆羅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解心懷慶幸略讚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 說法摧諸論 佛日照世間
群邪皆隱弊 我今遇遺法 如在世尊前
釋種中殊妙 深達諸法相 所言如來者
真實而不虛 逆順觀諸法 名聞普遍滿
向佛涅槃方 恭敬合掌禮 歎言佛世尊
實有大慈心 諸仙中最勝 世間無倫疋

我今歸依彼 無等戒定慧

卷二

十二

憍尸迦言汝今云何乃爾深解佛之功德親友答言我聞此法是故知佛無量功德如沉水香黑種津膩以是因緣燒之甚香遠近皆聞如是我見如來定慧身故便知世尊有大功德我於今者雖不覩佛見佛聖跡則知最勝亦如有人於華池邊見象足跡則知其大觀因緣論雖不見佛知佛聖跡功德最大見其親友深生信解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汝於昔來讀誦外典亦甚衆多今聞佛經須臾之頃解其義趣悉捨衆典極爲希有即說偈言
除去邪見論 信解正眞法 如是人難得
是故歎希有 不但歎於汝 亦歎外諸論
因其理鄙淺 我等悉捨離
以彼諸論有過咎故令我等輩得生厭離生

信解心佛實大人無與等者名稱普聞遍十方刹外諸邪論前後有過猶如調語不可辯了由彼有過令我棄捨得入佛法猶如春夏之時人患日熱皆欲離之既至冬寒人皆思念外道諸論亦復如是誠應捨離如夏時日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思念猶如寒時思念彼日于時親友問憍尸迦我等今者當作何事憍尸迦言今宜捨棄一切邪論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大炬火一切鴿鳥皆悉墮落佛智慧燈既出於世一切外道悉應顛墜是故今欲出家學道於是憍尸迦從親友家即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已後得阿羅漢何因緣故說是事耶以諸外道常爲邪論之所幻惑故說十二因緣經論而破析之

卷一

十三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揀擇少壯老
弊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
請諸衆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
請諸衆僧次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
故不用我等沙彌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
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偻肢節緩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羅漢譬如有人觸惱
師子數其要脉令其瞋恚諸沙彌等皆作是
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
時諸沙彌即說偈言

所謂長者者 不必在白髮 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 除滅去衆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爲長老 我等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誹謗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髮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 偻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慈一 心生大歡慶 十四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臾頃 還復沙彌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爲飲天甘露

容色忽鮮變

爾時沙彌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羅刹見

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相壞汝善

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虻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而欲測量彼

沙彌復言汝今不應校量衆僧者少形相夫
求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身雖幼稚斷諸
結漏得於聖道雖老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爲
作甚爲不是若以爾指欲盡海底無有是處
汝亦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亦
無是處汝寧不聞如來所說經中不輕王子
蛇火沙彌等都不可輕世尊所說菴羅果喻
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
念之中亦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
有疑悉皆可問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僧福
田生分別想即說偈言

卷一

十五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釋迦和合衆
是名第三寶 於諸大衆中 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種族 威儀巧言說 未測其內德
觀形生宗仰 觀形雖幼弱 聰慧有高德
不知內心行 乃更生輕慢 譬如大叢林
薈蔔雜伊蘭 衆林雖參差 語林則不異
僧雖有長幼 不應生分別 迦葉欲出家
捨身上妙服 取庫最下衣 猶直十萬金
衆僧之福田 其事亦如是 供養最下者
獲報十力身 譬如大海水 不宿於死屍
僧海亦如是 不容毀禁者 於諸凡夫僧
最下持少戒 恭敬加供養 能獲大果報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爲豎五體投地求
哀懺悔凡夫愚人多有愆咎頭聽懺悔所有
疑惑幸爲解釋即說偈言

汝有大智慧 以斷諸疑網 我若不諮問

則非有智者

爾時沙彌即告之曰恣汝所問當爲汝說檀越問言大德敬信佛僧何者爲勝沙彌答曰汝寧不知有三寶乎檀越言我今雖復知有三寶然三寶中豈可無有一最勝也沙彌答曰我於僧佛不見增減即說偈言

大姓婆羅門 厥名突羅闍 毀譽佛不異
以食施如來 如來既不受 三界無能消
擲置於水中 煙炎同時起 瞿曇彌奉衣

卷一

十六

佛勅施衆僧 以是因緣故 三寶等無異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如其佛僧等無異者何故以食置於水中不與衆僧沙彌答言如來於食都無憍惜爲欲顯示衆僧德力故爲是耳所以者何佛觀此食三界之中

無能消者置於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曇彌故以衣奉佛佛迴向僧僧受已無有變異是故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稱佛僧無異時彼檀越即作是言自今已後於衆僧所若老若少等心恭敬不生分別沙彌答言汝若如是不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多聞與持戒 禪定及智慧 趣向三乘人
得果并與向 譬如辛頭河 流入大海
是等諸賢聖 悉入僧大海 譬如雪山中
具足諸妙藥 亦如好良地 增長於種子
賢善諸智人 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經中阿尼盧頭難提點毗羅此三族姓子鬼神大將名曰伽扶白佛言世尊一切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能心念此三族姓子者皆能令其

得利安樂僧中三人尚能利益況復大衆即

說偈言

三人不成僧 念則得利益 如彼鬼將言

未得名念僧 尚獲是大利 況復念僧者

是故汝當知 功德諸善事 皆從僧中出

譬如大龍雨 唯海能堪受 衆僧亦如是

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應當 專心念衆僧

如是衆僧者 是諸善之群 解脫之大衆

僧猛勇健軍 能摧魔怨敵 如是衆僧者

勝智之叢林 一切諸善行 運集在其中

趣三乘解脫 大勝之伴黨

爾時沙彌說偈讚已檀越眷屬心大歡喜皆

得須陀洹果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音釋

嗤尺之切 喟丘愧切 慄力荏切 鍍補過切

顛之騰切 廁初吏切 帙直質切 愀七小切

也懷輕傷也 毳達協切 毳鳥貫切 鵲尺鷃切

之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鷃尤切 窠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鵲尺鷃切

大莊嚴經論卷第二

慈二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夫聽法者有大利益增廣智慧能令心意悉皆調順我昔曾聞師子諸國爾時有人得摩尼寶大如人膝其珠殊妙世所希有以奉獻王王得珠已諦視此珠而說偈言

慈二

往古諸王等 積寶求名稱 聚會諸賓客 出寶自矜高 捨位命終時 捐寶而獨往 唯有善惡業 隨身不捨離 譬如蜂作蜜 他得自不獲 財寶亦如是 資他無隨已 往昔諸國王 爲寶之所誑 儲積已待他 無一隨已者 吾令當自爲 必使寶隨已 唯佛福田中 造作諸功德 隨已至後世 善報不朽滅 臨當命終時 一切皆捨離

舉宮室親愛 大臣諸猛將 悲戀送之者 至塚則還家 象馬寶輦舉 珍玩及庫藏 人民諸城郭 園苑快樂處 飄然獨捨逝 都無隨從者 王說偈已即詣塔所以此寶珠置塔根上其明顯照猶如大星若日出照時王宮殿暉曜相映倍於常明珠之光明日日常爾於一日中卒無光色王怪其爾即遣人看既至彼已不見寶珠但見根下血流汙地尋逐血跡至迦陀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竄伏樹間偷珠之人當取珠時墮根折脛故有是血即執此人將詣王邊王初見時甚懷忿恚見其傷毀復生悲愍慧心視之而語之言咄哉男子汝甚愚癡偷佛寶珠將來之世必墜惡趣即說偈言

怪哉甚愚癡 無智造大惡 如人畏杖捶
反受於斬害 畏於貧窮苦 興此狂愚意
不安少貧乏 長受無窮厄
爾時一臣聞是偈已即白王言如王所說真
實不虛即說偈言

卷二

二

塔爲人中寶 愚癡輒盜竊 斯人無量劫
不得值三寶 如昔有一人 信心歡喜故
耳上須曼華 以用奉佛塔 人天百億劫
極受大快樂 十力世尊塔 盜寶而自營
以是業緣故 沉沒於地獄

復次一臣懷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咎已彰何
須呵責宜加刑戮王告臣言莫出此語彼人
已死何須更然如人倒地宜應扶起時王即
說偈言

此人已毀行 宜速拔濟之 我當賜財寶

令懺悔修福 使其得免離 將來大苦難
我當與錢財 使彼供養佛 若彼不向佛
罪過終不滅 如人因地跌 還扶而得起
因佛獲過愆 亦因佛而滅

時王即便大賜錢財教令佛邊作諸功德爾
時偷者即作是念今者大王若非佛法中調
順之人計我愆罪應被斬害此王能容實是
大人赦我重罪釋迦如來甚爲奇特乃能調
化邪見國王作如斯事說是語已還到塔所
匍匐向寺合掌歸命而作是言大悲世尊世

卷二

三

間真濟雖入涅槃猶能以命賑賜於我世間
咸皆號爲真濟名稱普聞遍諸世界乃於今
者濟我生命是故真濟名不虛設即說偈言
世界稱真濟 此名實不虛 我今蒙救拔
知實真濟義 世間皆熾然 多諸鬱蒸惱

慈悲清涼月 照除熱惱苦 如來在世時

於曠野鬼所 拔濟首長者 是事未爲難

於今涅槃後 遺法濟危厄 令我脫苦惱

是乃爲甚難 云何世工匠 奇巧合聖心

圖像舉右手 示作安慰相 怖者覩之已

尚能除恐懼 況佛在世時 所濟甚弘多

今遭大苦厄 形像免濟我

復次夫少欲者雖有財物心不愛著猶得稱

之名爲少欲我昔曾聞有優婆塞彼優婆塞

時有親友信婆羅門法時彼親友善信婆羅

門弊衣苦行五熱炙身恒食惡食卧糞穢中

即喚優婆塞言汝可就此觀婆羅門汝頗曾

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知此人不

優婆塞言如此高行可誰於汝即共親友問

婆羅門汝今苦行爲何所求婆羅門曰我今

苦行欲求爲王時優婆塞語親友言此人今

者方求大地庫藏珍寶宰割自恣貪嗜美味

宮人侍御好樂女色種種音樂而以自娛雖

作大臣長者有諸財寶不適其意乃欲希求

一切大地人民珍寶何以稱之爲少欲耶汝

但見其身行苦行便謂少欲不知此人所求

無厭謂爲少欲即說偈言

所謂少欲者 非必惡衣食 無諸資生具

以之爲少欲 此人於今者 心如大河海

貪求無厭足 云何名少欲 今修此苦行

貪渴五欲故 此人實虛僞 詐現少欲相

爲貪故自苦 實非少欲者

說是偈已優婆塞復作是言今者此人具諸

貪欲瞋恚愚癡仙聖所行無有少分是故當

知夫少欲者不在錢財多諸實物何以知之

如頻婆娑羅王富有國土象馬七珍猶名少欲所以者何雖有財寶心不貪著樂於聖道以是之故雖復富有七珍盈溢心無希求名為少欲雖無財寶希求無厭不得名為少欲知足即說偈言

若以無衣食 裸形尼乾等 造作諸勤苦
以為苦行者 餓鬼及畜生 貧窮諸衰惱
斯等處艱難 亦應名苦行 彼人亦如是
徒為自疲勞 形雖作苦行 而心懷貪著
希求無厭足 不名為少欲 雖復具眾物
心無所染著 修行樂聖道 是乃名少欲
譬如諸農夫 以穀種田中 貪收多果實
不名為少欲 身如惡癰瘡 將適須眾具
意求於道故 是名少欲者 為治惡癰瘡
少受資生具 心不貪後有 是真名少欲

心意不諂曲 亦不求名利 雖有資生具
名聞具實德 能有如斯事 是乃真少欲
復次雖復持戒為人天樂是名破戒我昔曾
聞有一沙門與婆羅門於空林中夏坐安居
于時沙門數數往返婆羅門所與其共事不
存親疎正處其衷所以者何若與親昵恐其
生憍慢若與其疎謂為憎惡即說偈言
以杖置日中 豎卧俱無影 執杖倚亞者
其影則脩長 彼人亦如是 親疎宜得衷
令漸通泰已 然後為說法

此婆羅門無有智慧不別賢愚供事極苦是
以我今不宜親昵亦不應疎何以故事愚人
苦不解供事亦名為苦種種方便共相習近
漸相體信得與言語爾時比丘問婆羅門汝
今何故舉手向日卧於土上裸形噉草晝夜

不卧翹足而立行此苦行爲何所求婆羅門
答曰我求國王此婆羅門於後少時身遇病
患往問醫師療疾之方醫師報言宜須食肉
於是婆羅門語比丘言汝可爲我至檀越家
乞索少肉以療我疾于時比丘作是思惟我

今化彼正是其時作是念已化爲一羊繫著
其邊婆羅門問比丘言汝爲索肉今在何處
比丘答言羊即是肉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
是言我寧殺羊而食肉耶於是比丘說偈答
言

汝今憐一羊 猶尚不欲殺 後若爲國王
牛羊與猪豕 鷄犬及野獸 殺害無有量
汝在御座上 厨宰供汝食 汝若瞋恚時
當言斬彼頭 或言截手足 又時教挑目
汝今憐一羊 方欲多殺害 若實有悲心

卷二

六

宜捨求王意 如人臨刑戮 畏苦多飲酒
華林極敷榮 猛火將欲焚 又如著金鎖
雖好能繫縛 王位亦如是 恒有恐懼心
威力諸侍從 莊嚴以珍寶 不見後過患
凡夫貪願求 既得造諸惡 墜墮三惡道
如蛾貪火色 投中自焦滅 雖有五欲樂
名稱普聞知 恒多懷恐懼 憂苦患極深
猶如捉毒蛇 逆風持炬火 不捨危害至
亦如臨死苦 王者遊出時 頂上戴天冠
衆寶自瓔珞 上妙莊嚴服 名馬衆寶車
乘之出遊巡 道從數百千 威勢極熾盛
若有寇敵時 寶鎧自嚴身 勝則多殺害
負則失身命 妙香以塗身 上服以香熏
所食諸餽饈 百味恣其口 所須皆隨意
無有違逆者 行來若坐卧 與動悉疑畏

親友亦不信 雖復爲親友 恒有厄懼心
云何名爲樂 如魚吞鉤餌 如蜜塗利刀
亦如網羅機 魚獸貪其味 不見後苦患
貴富亦如是 終受地獄苦 地獄垣牆壁
屋地皆熾然 罪人在其中 火出自燒身

受苦無有量 慈二 汝當自思惟 七 所爲樂既少

衆苦患甚多 是故應念苦 莫求貴自在
捨汝願求心 唯有求解脫 衆苦悉消除
婆羅門聞是偈已默然不答合掌向北丘白
言尊者善有辯才開悟我心設使得彼三十

三天王者亦不甘樂即說偈言

善意巧方便 明智能觀察 爲我除邪願
示導正真路 善友當如是 世間所稱讚
常應近是友 無有諍惱患 善導我心意
迴邪入正道 示我善惡相 今得於解脫

復次依邪道者得衆苦患修正道者增長信心及以名稱有智之人應觀邪正我昔曾聞有一人於行路側作小若行若有人時卧棘刺上若無人時別居餘處有人見已而語之言汝今亦可徐卧刺上何必縱體傷毀甚多

此人聞已深生瞋忿放身縱體投棘刺上轉劇於前時有一優婆塞在其傍立是苦行者見已自擺轉復增劇優婆塞即語之言汝於前者但以小刺今復乃用瞋患之棘而以自刺先所刺者傷毀甚淺貪瞋之刺乃爲深刺卧棘刺者苦止一世貪瞋刺苦及無量身以刺刺身此瘡易滅貪瞋刺瘡歷劫不差是故宜速除深毒刺即說偈言

汝今應勤拔 心中深毒刺 宜以利智刀
割斷貪瞋棘 貪瞋深著人 世世不可祛

愚小諸邪見 不識正真道 苦身卧棘刺

以苦欲離苦 人見卧棘刺 無不遠逃避

汝唯於斯苦 抱持不放捨 我見如此事

乃知有邪正 是故重自歸 十力之世尊

大悲拔眾苦 開示正道者 涉彼邪徑眾

導以八正道 外道邪見等 為苦所欺誑

極為信著苦 流轉無窮已 諸有智慧者

見此倍增信 外道甚愚惑 若盡得解脫

出世大仙說 眾具悉備足 得修八正道

修道故解脫 以是故當知 安樂獲解脫

非如汝外道 受苦得涅槃 依止故造作

善惡等諸業 汝當伏心意 何故橫苦身

身為眾結使 妄修種種苦 是若修道者

地獄應是道 然此地獄中 斬截及糞屎

熾然燒炙等 具受眾苦毒 彼雖受諸苦

不得名苦行 智慧祛三業 垢穢皆消除

釋迦文佛教 教諸一切人 應求天甘露

又宣說止觀 亦莊飾智慧 是名真苦行

何用徒勞身 造作無益苦 此苦甚長遠

深廣無崖限 譬如惡子 不得其孝養

但作諸罪累 由彼受眾苦 是時彼外道

而作如是言 諸仙修苦行 亦復得生天

優婆塞說偈 而答於彼言 諸仙生天上

非因卧棘刺 由施戒實語 而得生天上

汝雖作苦行 都無有利益 猶如春農夫

不下於種子 至秋無果實 而可得收穫

汝等亦如是 不種善根行 畢竟無所獲

夫欲修道者 當資於此身 以美味飲食

充足於軀命 氣力既充溢 能修戒定慧

斷食甚飢渴 身心俱擾惱 不令心專定

云何獲聖果	雖復食諸饌	不貪著美味
但爲戒實語	施忍及禪定	斯等爲種子
能獲善果報	身雖受飢渴	而心望美味
因時尚不甘	況復獲美果	若有殘害心
使他生畏怖	若除殘害心	能施無畏者
是則名行法	若復生殘害	稱之爲非法
美味充足者	終無害他意	以無害心故
無有損於彼	設起大慈心	然得大美果
汝雖行自餓	飢渴而睡眠	亦復無益事
外道作是言	如汝起慈心	不必能利益
而得大果報	自餓而睡眠	其事亦如是
雖無益於彼	亦得善果報	優婆塞答言
慈心除瞋害	以除瞋害故	能獲善果報
汝法作苦行	增長於瞋故	便起身口惡
云何得善果	慈心則不爾	若起慈心時

能除滅瞋害 以無瞋害故 則起身口善
無益而苦行 云何同慈善 譬如師子吼
諸獸無在前 如來無礙辯 其事亦如是
一切諸外道 無敢抗對者 說法摧外道
默然無訓答

復次夫身口業不能自在要由於意我昔曾
聞有比丘尼至賒伽羅國於彼國中有婆羅
門五熱炙身額上流水胃腋懷中悉皆流汗
咽喉乾燥唇舌焦然無有涎唾四面置火猶
如鎔金亦如黃髮紅赤熾然夏日盛熱以炙
其上展轉反側無可避處身體焦爛如餅在
鏃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熱炙身時人因名
號縷褐炙時比丘尼見是事已而語之言汝
可炙者而不炙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爾時
縷褐聞是語已極生瞋恚而作是言惡剃髮

者何者可炙比丘尼言汝若欲知可炙處者
汝但炙汝瞋忿之心若能炙心是名真心如
牛駕車車若不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身猶
如車心如彼牛以是義故汝應炙心云何暴
身又復身者如材如牆雖復燒炙將何所補
即說偈言

心如城主城主瞋恚乃欲求城無所增益
譬如師子有人或以弓箭瓦石而打射之
而彼師子逐逮彼人譬如癡犬有人打擲
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
能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
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婆羅門言何名炙心
比丘尼言四諦之智如四火聚修道如日
夫智慧者以四諦火修道淨日以此五法
而炙其心而此身者不得自在何故苦身

若欲苦者當苦於彼能苦身本行來坐卧
非身所爲但爲心使若非身作過在於心
何故苦身心若離身身如木石是以智者
宜責其心不應苦身又汝以此五熱炙身
以爲苦行而得道者地獄衆生受苦無量
種種楚毒亦應得道婆羅門曰爲此苦行
發心造作得名修道地獄衆生逼迫受苦
是故不應說言修道比丘尼曰若自發心
而得福者小兒把火亦應得福然實不得
以是推之汝之所作五熱炙身亦無有福
婆羅門曰嬰孩小兒無有智慧是以無福
我有智慧造作如此五熱炙身是故有福
比丘尼言若以有智修於苦行便有福者
採真珠人刺身出血珠乃可得亦應有福
婆羅門曰以貪心故雖復出血不名爲福

比丘尼言汝爲苦行貪天上樂亦應無福
若以貪求無果報者遊獵之人不應得報
若使漁獵不得報者汝今爲此苦行之事
亦不應得天上樂報汝今何故身心迴轉
欲以苦行得於天樂我佛法中無有如斯
五熱炙身受苦行法得彼天樂欲得天樂
修實語等諸善功德雖復貪怖得生天樂
譬如服藥或貪或怖既服之已藥力必行
若住實語諸功德者或貪或怖必得天樂
時婆羅門辭窮理屈不能加報默然而住
時左右人於佛法中生清淨信深樂正法
各相謂言善哉佛法有大智力甚深難測
外道之者極爲淺薄譬如爆火若觸人身
人無不畏佛法爆火亦復如是觸婆羅門
能令其怖我等今者得聞佛法善勝之論

咸應歸向佛涅槃處恭敬禮拜南無世尊
音聲善柔敷演說法女人智淺飲佛甘露
能大衆中說法無畏誰於佛語而不恭敬
斯比丘尼智慧微淺能用滅結牟尼尊語
猶故能令此婆羅門不能加報默然而住
復次欲如肉搏衆鳥競逐有智之人深知財
患而不貪著我昔曾聞修婆多國時有比丘
於壞垣壁見有伏藏有大銅甕滿中金錢將
一貧優婆塞而示之處即語之言可取是寶
以爲資生時優婆塞問比丘言何時見此比
丘答言今日始見優婆塞言我見是寶非適
今日久來見之然我不用爾今善聽我當說
寶所有過患若取是寶爲王所聞或至於死
或被謫罰或復繫閉如斯等苦不可稱數即
說偈言

我見是寶來

歷年甚久遠

此寶毒螫害

劇彼黑毒蛇

是故於此寶

都無有貪心

觀之如毒蛇

不生財寶想

繫閉被謫罰

或時至死亡

一切諸災害

皆由是寶生

能招種種苦

爲害甚可怖

故我於寶所

不生貪近想

群生迷著寶

謂之爲珍玩

寶是危害物

妄生安善想

有如斯過患

何物是寶爲

如是膿汙身

趣自支軀命

會當捨敗滅

何爲珍寶爲

譬如火投薪

無有厭足時

人心亦如是

希求無厭足

汝若憐愍我

教我少欲法

云何以財寶

而以見示語

夫少欲知足

能生大利樂

若其多欲者

諸根恒散亂

貪求無厭足

希望增苦惱

然此多欲人

常生於欲想

貪利無有極

如摩竭魚口

而彼欲少人

無貪求苦故 心恒懷悅豫 歡慶同節會

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彼比丘生希

有想而讚之言善哉善哉真是丈夫雖無法

服心已出家能順佛語知少欲法而此少欲

諸佛所讚比丘言汝之所說總而言之深見

譏呵令我愧踏汝今處家妻子眷屬僮僕使

人正應貪求以用自營能隨佛語讚歎少欲

假使有人以鐵爲舌無有能呵少欲知足我

今雖復剃除鬚髮身服法衣相同沙門然實

不知沙門之法而方教汝多欲之事不能稱

述法主所讚少欲之法是諸善原如佛修多

羅中亦說少欲爲沙門本如來昔日乞食訖

若有餘食或時施與諸比丘等或復置於水

中用與諸蟲爾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而有

飢色從外來入佛既見已而語之言今有餘

食汝能食不一比丘言如來世尊說於少欲
有大功德我今云何貪於此食而噉之耶一
比丘言如來世尊所有餘食難可值遇梵釋
天王等皆悉頂戴而恭敬之我今若食當益
色力安樂辯才如是之食甚難值遇云何不
食於時世尊讚不食者善哉比丘能修佛教
行少欲法此一比丘雖順佛語食佛餘食佛
不讚歎是故當知少欲之法佛所印可教戒
之本即說偈言

欲得法利者 應當解少欲 如此少欲法
聖莊嚴瓔珞 今世除重擔 無憂而快樂
乃是大涅槃 宅室之初門 開制魔軍衆
要防之隘路 度於魔境界 無上之印封
持戒如巨海 少欲如海潮 能爲衆功德
密緻之覆蓋 貪求疲勞者 憇駕止息處

親近少欲者 如似穀牛乳 酪酥醍醐等
因之而得出 少欲亦如是 出生諸功德
能展手施者 此手名嚴勝 受者能縮手
嚴勝復過彼 若人言施與 是語實難量
受者言我足 難量復過彼 若欲得法者
應親近少欲 十力說少欲 即是聖種法
少欲無財物 增長戒聞慧 如此少欲法
出家之法食 雖有渴愛等 終不能擾惱
且置後世樂 現在獲安隱
復次夫知足者雖貧名富不知足者雖富是
貧若聖智滿乃名大富我昔曾聞有優婆塞
有人譏呵云最貧窮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
足之法即順法相而說偈言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如佛所說知足則富汝今何故稱我貧窮復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豐饒資生具 不信三寶者
說彼最貧窮 雖無諸珍寶 及以資生具
能信三寶者 是名第一富 我今敬三寶
以信爲珍玩 汝以何因緣 說我爲貧窮
帝釋毗沙門 雖富衆珍寶 如其布施時
不能一切捨 我心受知足 於諸財寶物
無有貪著意 一切悉能捨 富貴者庫藏
多有衆珍寶 水火及盜賊 悉皆能侵奪
彼若喪失時 則生大苦惱 良醫及妙藥
不能治彼苦 我以信爲寶 無能侵奪者
心意坦然樂 無諸憂患苦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是故當知雖有庫藏象
馬七寶資生之具不知足者猶名爲貧是以

佛說知足最富衆人聞是語已皆歎善哉真是正說有大智慧名大丈夫各相語言自今已後雖無財寶但有信心我等見之稱爲富者苦集錢財皆爲樂故爲欲供給室家眷屬令無乏故如斯之樂正爲現身信心之寶爲於累世於人天中財寶自恣是故知信爲第一財寶如此信財於生死中極受快樂無諸苦惱金銀珍寶能生災患晝夜憂懼畏他劫掠然有八危以貪著故累世受苦以有信故能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財是以信財爲最第一我有是財故於人前自言大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是以今者因心信知足而說偈言

因有信心故 則不造諸惡 一切諸功德
以信爲使命 信亦如河箭 駛流甚迅速

能令於心意	速疾至善法	誰有多財寶
能勝信巨富	雖有財富者	失財則貧窮
若其命終時	捨之而獨逝	無隨至後世
信財不喪失	恒常自隨逐	累劫受快樂
世人積財寶	能生彼貪嫉	信財則不爾
見則生歡喜	於諸財寶中	信財最為上
顯示此義者	牟尼之所說	是故我非貧
信財最為勝	餘者不名財	唯信是實財
以信布施者	財物得增長	不信施彼者
果報轉甚少		

大莊嚴經論卷第二

慧二

十七

音釋

爆	布校切	謫	陟華切	螫	施夷切	蟲	昔資切
而不自	隘	烏懈切	緻	直利切	憩	去例切	擊
安也	隘	狹也	緻	密也	憩	息也	擊
牛乳也	取						

根 直庚切 胫 股部禮切 跌 徒結切 匍 匍匐切 匍 匍匐切
 墨 奔超切 匍 匍匐切 賑 止忍切 裸 赤郎果切 衷 衷切 衷 衷切
 力 奔超切 匍 匍匐切 賑 止忍切 裸 赤郎果切 衷 衷切 衷 衷切
 也 昵尼切 質切 睹 與專切 同切 鎧 可亥切 櫪 櫪切 櫪 櫪切
 畧 於道切 獲 胡郭切 鋤 五到切 裼 何葛切 櫪 櫪切 櫪 櫪切
 曰 櫪 獲 刈禾切 鋤 餅鋤切 裼 毛布衣也 櫪 櫪切 櫪 櫪切

大莊嚴經論卷第三

慈三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爲人宗仰者一切世人并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比丘曠野中

第三

行爲賊剽掠剥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爲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旣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爲日所炙蚊蠅蚤之所咬燒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野狐群鳴鵲巢雉呼惡聲啼叫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等善聽人命

促短如河駛流設處天堂不久磨滅況人間命而可保乎命旣不久云何爲命而毀禁戒諸人當知人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具信心難生此一事皆難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佛之正道不同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報修行佛道必獲正果云何憝惜如此危脆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佛語現世名聞具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以其毀禁戒 掐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其事爲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如劒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住

護持如是戒

是諸比丘爲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動轉恐絕於草傷犯禁戒自相謂言我等修行亦如彼秤均平處所不令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處執志不虧始別傳健以斯賤命當貿貴法人天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更無所趣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卷三

我等往昔來 造作衆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鷄犬 麀鹿禽獸等 爲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爲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爲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復諸惡獸 擗裂我手足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畋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爲是尼捷爲是沙門作是念已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慙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故如之右肩黑故使即還返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爲尼捷即說偈言

卷三

王今應當知 彼爲賊所劫 慙愧爲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

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爲火焚 犛牛爲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轉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爲呪所迷惑 爲是苦行耶 爲自默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曰

此草甚脆弱 頓絕亦不難 但爲佛世尊

金剛戒所縛 守諸法禁戒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爲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能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爲力 持戒爲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橙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心甚歡喜即爲比丘解草繫縛而

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已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一切是

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我昔曾聞有諸

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
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
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惶懼
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
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
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
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
復波浪大海之難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
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爲
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
而說偈言

我爲自全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心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人天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受板已于
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
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
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讚比
丘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爲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艱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未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跡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復次若不見道跡雖復多聞不能得拔生死

之苦是故智者應求見諦我昔曾聞兄弟二

人俱共出家兄得羅漢弟誦三藏時彼羅漢

語三藏言汝可坐禪三藏報曰我明當坐禪

羅漢比丘復語之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未

行道者如救頭然即說偈言

今日造此事 未必到明旦 人命不可保

宜速修善業 死大軍來至 無可求請處

若其命終時 不知從何道 冥冥隨業緣

莫知路遠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汝言明當作 期言甚虛妄 死虎極暴急

都無有容縱 一旦卒來到 不待至明日

死王多殘害 汝應生怖畏 當知身危脆

命速難可保 應勤觀內身 捨棄多聞業

求離世解脫 超拔生死根 死若卒至時

悔熱無所及 今若見道跡 後無悔熱患

佛法中堅實 所謂得道跡 多聞業虛偽

應捨莫愛恪 雖多聞博達 不獲道跡者

譬如盲執燈 照彼自不覩 若欲求自利

必須見道跡 處衆師子吼 言辭善巧妙

敷演諸法相 分別釋疑難 能令聽法衆

皆發歡喜心 又使一切人 悉得於調順

雖有如是事 臨終心錯亂 墮於惡道中

智者所嗤笑 汝之所說法 言辭字句滿

以第說因果 美味悅心意 甜如甘蔗漿

雖能作斯事 不能自調順 未斷三惡趣

自未得解脫 空用是事爲 凡夫不可信

宜速求見諦 汝有大名稱 或云善說法

雖有空名譽 於汝將何益 當觀察內身

默然修禪定 昔來多聞者 其數甚衆多

無常所遷謝 存者極甚少 勤苦求名譽

難得復散失 意三 佛說有爲法 七 一切悉無常

過去恒沙佛 成就三達智 今皆般涅槃

名字亦隨滅 是故亦隨滅 應勤修精進

捨離於名稱 專求於解脫

三藏答言正爾當作未久之間身遇重病恐

命將終深生悔恨而說偈言

怪哉我今日 於佛聖法中 戒聞雖具足

而不得見諦 我今若死者 與狗亦無別

洄流沒生死 如彼陶家輪 我今可哀慙

未得證道跡 師長垂慈矜 勸我學禪思

我不奉法教 都不習少分 是故於今者

不得見其諦 我執釋迦文 大明之法燈

而爲無明首 不能自照了 以不能照故

永沒生死苦

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咸來瞻視見其恐懼皆

悉驚愕各作是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多聞

之人有智慧力能知無常是故汝今不應憂

怖時病比丘即便說偈答同學言

我先蒙教誨 當習坐禪法 今日至明日

寢墮自欺誑 今此一生中 空過無所獲

是身如聚沫 我不深觀察 橫計爲堅實

不覺死卒至 專著多聞法 生於最勝想

忽爲死蟒吞 悔恨無所及 如修多羅言

應當習坐禪 專精莫懈怠 滅結之所說

佛有如是教 不能隨順行 悔熱火所燒

今我心焦惱 我今甚暗劣 譬如癡愚者
於彼六道中 不知趣何道 本知將來世
得聞佛語不 周迴三有中 爲遇何等入
亦不知未來 爲作何事業 或能喪本心
興起於三毒 不修諸善事 但造於衆惡
嗚呼大苦哉 我爲自欺詐 已得離諸難
應獲出世道 云何爲癡悞 放逸而自恣
時諸同學聞說偈已重安慰言汝旣多聞又
堅持戒宜應自寬何爲憂怖乃至如是病比
丘言我今病困諸賢見捨必死無疑涕泣流
淚而白兄曰願少近我由我愚惑不奉兄教
今者病篤必就後世願兄垂愍當見拔濟今
離大苦即說偈言
同處佛法中 汝稱沙門寶 數數教誡我
愚劣不承順 我以斯事故 倍復生悔熱

盛夏鬱蒸熱 猛焰燒焦然 我之背恩教
悔熱復過彼 我今無所恃 唯當歸依法
於後受身時 觀察莫忘我 今後值佛法
復還得出家 不虛著法服 願必獲道果
學問諸餘業 捨之不復爲 專精求解脫
更無餘事求 假使將來世 求於見諦者
皮肉及筋骨 髓脉消乾竭 身命趣自在
終不捨解脫 又願未來身 常勤修善法
晝夜六時中 精進初不廢
時病比丘說是偈已心懷惶悸其兄見之生
大憂慙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子今乃能深生
悔恨發于誓願但先教汝不用我語驚悔於
後將何所及而說偈言
疾病以困篤 大命不云遠 支節皆舒緩
刀風解其形 湯藥所不療 醫師捨之去

左右咸稱言 怪哉決定死 諸親婦女等
對而悲啼哭 臨終大恐怖 驚畏苦難喻
設當平健時 知死有斯苦 誰不發道意
克獲解脫果 盛年無患時 懈怠不精進
但營眾事務 不修施戒禪 後遭重病疾
諸根如火然 臨為死所吞 方悔求修善
彼病比丘即便命終還生人中時阿羅漢以
天眼觀知其生處數到其家此見漸大乳母
抱持將詣僧坊至羅漢所捉兒不堅失手撲
地頭打石上兒大瞋恚捨身命終墮地獄中
時阿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見在地獄生
苦難處而說偈言
嗚呼大數敗 生處難可救 佛力尚難拔
況我能救濟 繫心慧無漏 非苦所能修
地獄中苦惱 無有暫樂心 尚無暫樂心

云何得繫心 以無繫念故 不得慧無漏
如是之難處 云何可救拔 地獄受大苦
不可以方喻 設復強為譬 人中死為苦
少可得為喻 彼苦恒過此 如火著乾薪
無有暫冷時 地獄苦亦爾 無有暫憩息
地獄中陰身 皆如融鐵聚 熱惱燒然苦
不可得稱計 宜應除懈怠 晝夜不休息
勤修於正道 必使盡苦際 是故先修道
剋獲解脫果 然後以多聞 而作妙瓔珞
復次見此事已應驚悟尊豪榮位無得常者
我昔曾聞梅檀羅尼吒王將欲往詣羅尼吒
城於其中路見五百乞兒同聲乞匄言施如
我王聞是語便生悟解即作是念彼寤寤我
我於往日曾更貧苦今若不施後亦如彼即
說偈言

由其先世時 多饒錢財寶 說言無可施
 今獲斯貧賤 設我今言無 後亦同於彼
 時有輔相名曰天法下馬合掌而白王言此
 諸乞兒咸言如我王答臣言我聞其語然我
 所解與汝有異汝之所解謂為乞索錢財雜
 物我所解者當為汝說汝今善聽即說偈言
 此諸乞兒等 故來寤寤我 以斯貧賤形
 示我今得見 自言受此身 慳不惠施故
 放逸所欺誑 受是苦惱形 愚劣諸乞兒
 示我如此義 自言曾為王 猶如星中月
 寶蓋覆頂上 左右眾伎直 侍從悉莊嚴
 聞者皆避路 雖有如此等 種種眾妙事
 由不布施故 今受貧賤苦 福樂迷汝心
 不覺後有苦 人帝應當知 我今甚毒苦
 宜當修布施 莫使後如我

輔相天法聞是偈已深生歡喜合掌白王如
 佛言曰見他受苦當自觀察王於今者實合
 佛意見彼乞兒則能覺悟善哉大王意細乃
 爾能覺是事善解分別佛所說義大王稱寶
 能持大地真是地主不虛妄也所以者何能
 善分別佛法深義聰慧明達是故稱王為大
 地主即說偈言
 地主常應爾 此意為無上 此意難可恒
 能自利亦難 人身極難得 信心亦難生
 財寶難可足 福田復難遇 如是一一事
 極難得聚會 譬如大海中 盲龜值浮孔
 如斯之難事 大王盡具有 是故於今者
 不應恣心意 人身如電光 暫發不久停
 雖復得人身 危脆不可保 臨終兩肩垂
 諸節皆舒緩 雖有四威儀 進止自不由

眼目已上眴 將爲死毒中 親屬在其側
觀之咸悲泣 以手觸其身 安慰言勿懼
既見親慰喻 益更增悲感 決定知已去
涉於死長途 雖有衆財物 不可爲資糧
諸脉斷絕時 顏色皆變異 命來催促已
如油盡燈滅 當於如斯時 誰能修布施
持戒及忍辱 精進禪智等 如斯時未至
宜應勤用心
復次若命終時欲齎財寶至於後世無有是
處唯除布施作諸功德若懼後世得貧窮者
應修惠施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名曰難陀是
時此王聚積珍寶願至後世默自思惟我今
當集一國珍寶使外無餘貪聚財故以自已
女置姪女樓上勅侍人言若有人齎寶來求
女者其人并寶將至我邊如是集斂一國錢

寶悉皆蕩盡聚於王庫時有寡婦^{十三}唯有一子
心甚敬愛而其此子見於王女儀容瓌瑋姿
貌非凡心甚耽著家無財物無以自通遂至
結病身體羸瘦氣息微假母問子言何患乃
爾子具以狀啓白於母我若不得與彼交往
定死不疑母語子言國內所有一切錢寶盡
無遺餘何處得寶復更思惟汝父死時口中
有一金錢汝若發冢可得彼錢以用自通即
隨母言往發父冢門口取錢既得錢已至王
女邊爾時王女遣送此人并所與錢以示於
王王見之已語此人言國內金寶一物蕩盡
除我發冢取故得是錢財王遣人往檢虛實
使人既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然後方信王
聞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一切寶物望持
此寶至于後世彼父一錢尚不能得齎持況

復多也。口說偈言

我先勤聚集 一切衆珍寶 望齋諸錢物

隨已至後世 今觀發冢者 還奪金錢取

一錢尚不隨 況復多珍寶 復作是思惟

當設何方便 得使諸珍寶 隨我至後世

昔者頂生王 將從諸軍衆 并象馬七寶

悉到于天上 羅摩造草橋 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昇天 無有諸梯橙 次詣楞伽城

又復無津梁 我今無方計 持寶至後世

時諸輔相聰慧知機已知王意而作是言王

所說者正是其理若受後身必須財寶然今

珍寶及以象馬不可齋持至於後世何以故

王今此身尚不能至於後世況復財寶象馬

者乎當設何方今此珍寶得至後身唯有施

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福報資人必至後

世即說偈言

莊嚴面目者 臨水見勝好 好醜隨其面

影悉現水中 莊嚴影則好 垢穢則影醜

今身如面貌 後受形好影 莊嚴形戒慧

後得可愛果 若作惡行者 後受報甚苦

信心財以物 供養父母師 沙門婆羅門

貧窮困厄者 即是後有水 於中見面像

施戒慧業影 亦復彼中現 王有衆營從

宮人諸姝女 臣佐及吏民 意樂等倡伎

如其命終時 悲戀遶冢間 到已便還家

無一隨從者 宮後侍直等 庫藏衆珍寶

象馬寶輦輿 一切娛樂具 國邑諸人民

苑園遊戲處 悉捨而獨遊 亦無隨去者

唯有善惡業 隨逐終不放

若人臨終喘氣羸出喉舌乾焦不能下水言

語不了瞻視不端筋脉斷絕刀風解形支節
舒緩機關止廢不能動轉舉體酸痛如被針
刺命盡終時見大黑暗如墜深岸獨遊曠野
無有黨侶唯有修福為作親伴而擁護之若
為後世宜速修福即說偈言

十一

十四

若人命終時 獨往無伴黨 畢定當捨離
所愛諸親友 獨遊黑暗中 可畏恐怖處
親友皆別離 孤榮無徒伴 是故應莊嚴
善法之資糧

為滿此義故婆羅留支以六偈讚王即說偈
言

雖有諸珍寶 積聚如雪山 象馬衆寶車
謀臣及呪術 專念死時至 不可以救免
宜修諸善業 為已得利樂 目如青蓮者
應勤行戒施 死為大恐懼 聞者皆恐懼

一切諸世間 無不終沒者 以是故大王
宜應觀死苦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人命壽終時
財寶不隨逐 壯色及盛年 終不還重至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彌力那侯沙 耶耶帝大王
及屯豆摩羅 婆伽跌利不 翹離奢勢夫
踰越頻世波 如是人中上 衆勝大王等
軍衆及群官 悉皆滅沒生 欣感相續生
意念次第起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使已受快樂 宜勤行戒施 財寶及榮貴
此事難可遇 福祿非恒有 身力有增損
一切無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難事
今悉具足得 目如青蓮者 應具修諸善
使已受快樂 宜勤修戒施 勤勇有力者

十三

十五

能越度大海 專念健丈夫 能超度諸山
設作如斯事 未足名爲難 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爲難

復次此身不堅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養尊
長者則名爲以不堅法易堅固法我昔曾聞
牟尼種中有王名曰阿育信樂三寶若於靜
處見佛弟子不問長幼必爲下馬接足而禮
爾時彼王有一大臣號名耶賒邪見不信見
王禮敬諸比丘等深生謗毀而白王言此諸
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非諸刹利及婆羅
門亦雜毗舍首陀羅等又諸皮作及能織者
巧作塼瓦剃鬚髮師亦有下賤旃陀羅等大
王何故而爲作禮王聞是語默然不報別於
後時集諸大臣勅諸人言我於今者須種種
頭不聽殺害仰汝等輩得自死者即語諸臣

汝今某甲仰得是頭復告某甲仰得彼頭如
是展轉遍勅諸臣仰得異頭不聽共同別告
耶賒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各各皆使於市
中賣如是頭等餘頭皆售唯有人頭見者惡
賤遠避而去無有買者衆人見之咸皆罵辱
而語之言汝非旃陀羅夜叉羅刹云何乃捉
死人頭行被罵辱已還詣王邊而白王言我
賣人頭不能令售返被呵罵王復語言若不
得價但當虛與時彼耶賒尋奉王教入市唱
告欲虛與人市人見已復加罵辱無肯取者
慈三 耶賒慙愧還至王所向王合掌而說偈言
十六 牛驢及象馬 脂羊諸畜頭 一切悉獲價
競共誣買取 諸頭盡有用 唯人頭穢惡
無有一可用 虛與不肯取 而反被呵罵
況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汝賣人頭何故不售耶賒白王人所惡賤無肯買者王復問言唯此一頭爲可增惡一切人頭悉可惡乎耶賒答王一切人頭悉可惡賤非獨此一王復問言今我頭亦復如是爲人惡耶耶賒聞已懼不敢對默然而住王復語言我於今者施汝無畏以實而說我今此頭亦可惡耶耶賒對曰王頭亦爾王復語言爲審爾不耶賒復言審爾大王王告耶賒若此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汝今云何自持豪貴種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遮

我禮敬沙門諸釋種子即說偈言

唯有此人頭 見者咸譏呵 責之無所直
虛與惡不近 遙見皆生瞋 言不祥鄙惡
此頭膿血汙 鄙頭甚可惡 以斯下賤頭
貿易功德首 雖向彼屈伸 毫釐無損減

王告耶賒言 汝雖見比丘 雜種而卑賤
不能觀其內 眞實有道德 汝愚癡邪見
迷惑錯亂心 計已婆羅門 獨有解脫分
自餘諸種姓 無得解脫者 若欲爲婚姻
當求於種族 若求善法者 安用種族爲
若其求法者 不應觀種姓 雖生上族中
造作極惡行 衆人皆呵責 是則名下賤
種族雖卑微 內有實道行 爲人所尊奉
是則名尊貴 德行既充滿 云何不禮敬
心惡使形賤 意善令身貴 沙門修諸善
信戒施聞具 是故可尊尚 宜應深恭敬
造作惡行者 汝今寧不聞 釋種具大悲
牛王正道者 所說之法耶 以三危脆法
貿易三堅法 佛無有異語 故我不敢違
若違世尊教 不名爲親善 譬如壓甘蔗

取汁棄其滓
屍骸委在地
是故應當知
猶如火燒舍
亦應速出寶
人身亦如是
不能復進止
以此敗壞身
智者出財物
此身終敗壞
宜貿易堅法
爲死之所中
恭敬修諸善
貿易堅牢法
如水沒伏藏

愚人分別 堅與不堅法 死軍卒來至
如入摩竭口 當於如是時 驚恐大怖畏
如酪取生酥 及以於醍醐 取已酪瓶破
不生大苦惱 此身亦如是 取其堅實善
於後命盡時 終不生悔恨 不修諸善行
憍慢而縱逸 死法卒來至 破身之瓶器
其心極焦熱 猶爲火所燒 憂結喻如火
酪瓶喻如身 汝不應遮我 修善取堅法
愚癡黑暗者 自言我尊貴 我執十力尊
言說之燈炬 照察己身中 貴賤無差別

皮肉筋骨等 三十六種物 貴賤悉同等
有何差別相 名衣及上服 衆具有別異
智者宜勤身 作恭敬禮拜 設使行諸善
是名取堅法 何故說斯者 此身如電揣
泡沫及沙聚 芭蕉無堅實 如此危脆身
修善百劫住 堅於須彌山 及以於大地
智者應如是 貿易堅實法

大莊嚴經論卷第三

音釋

聲	剌	切	臬	剽
莫交也	也	爪	古堯也	匹妙切
牛也	傳	弱	鳥也	攻劫也
也	弱	凡耕也	不	剝
長	切	切	唯	北角切
橙	貿	易	鴻也	也
正作陟之道也	易也	侯切	脆	作答切
鄧	摑	正作	易斷也	燒
切	切	爪	切	乃了切
悸	切	持也	掐	擾亂也
心動也	切	縛	洽	切

窳羊主切 蟠母黨切 嬰伊盈切 罽居例切 勾
竊懷也 寤音教 眇莫見切 齋持也 瓌琰切 瑋姑瓌切
乞求也 回切 美也 瑋步劣切 喘尺充切 榮渠營切
也 朋鬼切 大也 也 瘳壯士切 搏徒官切 覓聚也

卷三

十九

大莊嚴經論卷第四

慈四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諍競者聞斷結名所諍事解若人欲得供養恭敬應斷諸使我昔曾聞有差老母

慈四

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

邏人稅之于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

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爾者終不

與汝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

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

某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

丘王復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

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抗

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

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即名為與

王稅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於是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有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

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王

說偈言

自從今已後 如斯老母比 生子度三有

器堪受供養 不聽稅財物 咸應加恭敬

設有同伴侶 駝驢及車乘 多載眾珍寶

為此老母故 不應格稅彼 況此一母人

單已賣樹葉 更無餘錢物 而當有稅奪

設我山巖窟 經行修道處 行人於彼中
滅結斷諸漏 尚應敬彼處 尊重而供養
況如此老母 能生聖子者 而當不修敬
復次示放逸果欲令衆生不放逸故我昔曾
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迴
還與伴別宿失伴悼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
謂爲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
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
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水水諸餓鬼輩聞是水
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
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
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
餓鬼聞億耳爲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
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
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

我等處此城 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
況復得飲者 譬如多羅林 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肢節皆火然 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 晝夜念飲食 悼惶走十方
飢渴所逼切 張口馳求索 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楚撻 耳常聞惡音 未曾有善語
況與一滴水 漬我喉舌者 若於山谷間
天龍降甘露 皆變成沸火 而注我身上
若見諸渠河 皆變成流火 池沼及河泉
悉見其乾竭 或變成膿血 臭穢極可惡
設欲往馳趣 夜叉捉鐵棒 撻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惠施汝
我等先身時 慳貪極嫉妬 不曾施一人
將水及飲食 自物不與他 抑彼令不施
以是重業故 今受是苦惱 施得大果報

春種秋獲子	我等不種子	今日受是苦
放逸慳貪惜	受是苦無窮	一切苦種子
無過於貪嫉	應當勤方便	除去如是患
施爲善種子	能生諸利樂	是故應修施
莫如我受苦	等同在人中	身形無差別
造業既不同	受報亦復異	富貴饒財寶
貧者來請求	諸天同器食	飯色各有異
若墮畜生中	業報亦不同	有得受福樂
有受苦惱者	以此貪毒故	人天及畜生
爲慳嫉所抃	所在皆損減	餓鬼熾然苦
肢節煙焰起	如似樹赤華	醉象以鼻掣
遠擲虛空中	華下被身赤	賢聖作是說
貪嫉最苦器	見於乞求者	其心則惱濁
惱濁剎那中	則能作鄙漏	愚癡慳不施
以種貧窮本	貪心而積聚	即墮於惡道

如此慳貪者 衆苦惱根本 是故有智者
應斷除慳貪 誰有欲自樂 名稱恭敬等
而捨於正道 隨逐曲惡徑 貪身得苦惱
來世亦復然 世界結使業 能遮淨施報
所謂是慳貪 衆怨中最大 是身大臃腫
衣食及湯藥 一切衆樂具 貪嫉所遮斷
貪嫉極微細 細入難遮制 當以施牢門
心屋使緻密 莫聽彼貪嫉 而得進入中
貪嫉設入心 渠河及大海 能遮使不飲
億耳見放逸 及有是過惡 即厭惡生死
還歸求出家 既得出家已 精勤修定慧
逮證羅漢果

復次若無過者得譏呵人若自有過呵於彼
者他反嗤笑我昔曾聞裸形婆羅門與諸沙
門同道而行有一年少比丘笑彼裸形以無

慙愧時彼裸形衆中有婆羅門少解佛法語
比丘言長老不可以汝出家幪幪輕慢欺人
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若未能斷生
死流轉未有出期汝於後身未脫裸形何故
見笑汝於今者生死之中如兜羅樹華隨風
東西未有定時汝應自笑不應笑他知汝後
時爲趣何道如灰覆火結使在心未必可保
汝今莫自謂有慙愧觀汝所爲未得脫於諸
見之網夫慙愧者定不入於諸見之網若不
起惡覺是名慙愧汝自不入決定數中云何
笑他時諸比丘聞裸形婆羅門如法而說默
無所答餘比丘聞已歎言正說能斷結者名
爲慙愧若不斷結名比丘者伎人剃髮應是
比丘然諸伎人雖復剃髮不名比丘當知得
見四真諦法名真沙門何以故如經中說不

見四諦邪正不定邪正不定所見錯謬是故
應當勤修四諦若見諦者所見真正永離邪
趣復次善觀察者見於好色無有欲意多生
厭惡見好色時不起愛瞋我昔曾聞有一寺
廟多諸比丘中有法師三明六通言辭巧妙
具足辯才知自他論善能問答應機說法悅
適衆心能然法燈照除愚冥使城內外所有
人民於日月中皆來聽法既聽受已乃至少
年皆不放逸時彼城中有舊婬女咸皆歎息
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無人往返受若斯苦爲
當久近彼婬女女盛年端正聰慧非凡善知
世論女人所有六十四藝悉皆明達見母憂
慘即問母言今者何故憂苦乃爾母告女言
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樂聽法更無往返至
我邊者資財空匱無由而得我以此事是故

愁耳女聞是已自恃端正語其母言我今自嚴往至彼會能令彼會一切衆人悉隨我來作是語已尋自沐浴衆香塗身瓔珞上服首戴華鬘足所著履衆寶莊校右手執杖行步妖嬈逶迤掠姿種種莊嚴如華樹行猶如天人將諸侍從華鬘瓔珞嚴身上服亦皆殊妙此諸從者或執金瓶或持拂扇或捉香華侍衛彼女從諸伎人而自圍繞並語並笑或舉右手指麾道徑復有黃公耳插衆華玄黃朱紫彩畫其身歡笑戲謔種種巧嘲亦復舉手指前指後於其路中香氣四塞鼓樂絃歌往至寺所處一空室待衆集會說法時到無數千人皆來聚集爾時法師頭髮極白秀眉覆目善調諸根其心無畏如師子王即昇高座而說偈言

我觀淺智者 意四 莫由昇此座 六 怯弱如野干
顛懼不自寧 吾今昇此座 處衆無所畏
喻如獸中王 哮吼摧邪論
爾時法師即爲大衆次第說法時彼姪女爲欲擾動時衆心故即於門中而現其身其所將從散入人間各指姪女語衆人言此女端嚴姿容可愛汝等且觀用聽法爲時彼諸人聞是語已即便顧盼心意不安爾時法師未解其意怪其所以即問衆人汝等何故視瞻改常心意錯亂汝豈不知死來迅速猶如奔馬是故宜勤修諸善行即說偈言
十力大法炬 普照於世界 慧明未潛隱
宜速修善業 堅意集苦行 晝夜勿懈倦
一切智語燈 不久當隱沒 若其隱沒後
衆生盡黑闇 雖有日光照 猶名爲大瞋

爾時衆會聞是偈已敬奉法教攝意聽法時
彼婬女見衆人等攝心歛意復作姿態衆會
覩已心還散亂爾時法師復說偈言

彼女作姿態 今會生渴愛 爲欲情所牽
奪其專念心 用敬吾教故 遮制令還止

如何彼妖嬖 惑亂衆人目 譬如青蓮鬢

漂鼓隨波動 衆心亦如是 熠燿不暫停

爾時衆人情既耽惑觀此妙色失慙愧心更
相指示而說偈言

斯女美姿容 今來甚爲吉 如彼月初生

墜落在于地 容貌超時倫 淨目極美妙

將非藍婆女 爲帝釋所遣 或是功德天

然手不執華

復有一人而說偈言

出哉此女人 儀容甚奇妙 目如青蓮華

鼻臚眉如畫 兩頰悉平滿 丹脣齒齊密
凝膚極軟懦 莊麗甚殊特 威相可悅樂
煒耀如金山

時諸優婆塞愛其容貌心意錯亂時彼婬女
左右侍從見斯事已深自慶幸叱叱而言我
等今者所作甚善能使衆會注意乃爾彼時
法師怪諸四衆搔擾改常以手摩眉顧瞻時
會見是婬女儀容端正及其侍從皆悉莊嚴
婬女處中瞰若明星奪愚人心令失正念時
彼法師觀女人意爲以何事而來此耳即默
入定知其邪惑不爲聽法然此法師雖斷瞋
恚外現念色發聲高唱語婬女言汝如蟻封
而欲與彼須彌山王比其高下豈可不聞昔
佛在世第六天王不自量力敢於佛所頑作
逼繞世尊神力乃以死屍而繫其頸慙恥無

顏人天所笑汝意便謂佛法教學以爲滅耶
專精聲聞豈可無耶諸勝丈夫都没盡耶汝
若如是宜堅自持時彼法師即以神通變此
姪女膚肉墮落唯有白骨五內諸藏悉皆露
現即於衆前喚此姪女汝於向者興起惡心
敢與佛法而共諍競時此姪女以此骨身在
衆前立爾時法師即說偈言
汝向妙容色 挺特衆所觀 今膚肉盡變
唯有空骸骨 汝先悅素白 今始見實相
頂骨類白珂 形色如藕根 眼匡骨陷頤
兩頰如深溝 機關悉解落 筋脉粗相綴
在內諸藏等 懸空而露現 其所將從者
自見生厭惡 沉復餘大衆 而當樂見之
爾時骨人爲彼法師變其形已身心俱困不
能自伸即叉骨手歸向法師爾時法師告骨

人言汝之容色瓔珞嚴身種種校飾但惑凡
夫令其深著没三有池汝今若能除去姿態
捨莊嚴具吾當示汝寂淨妙身今汝得知不
淨市肆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穢惡充溢外假
脂粉以惑患目凡夫耽惑爲欲所盲故生染
著何有智者諦觀察已當愛說之時諸會者
覩斯事已咸生厭患各相謂言世尊所說信
實不虛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水聚沫如金
塗錢但誑惑人向者女人所有美色容止可
觀於今忽然但見骨聚儀容端正作諸姿態
狀若蠱道如是之事今何所在有一優婆塞
以指支頰諦觀此女而說偈言
牟尼說衆生 爲欲愛所盲 盲無慧目故
不得趣涅槃 譬如任婆葉 蜜著蟲所啖
爲貪之所惑 至死而不捨 諸不放逸人

諦實觀身相 而不起欲覺 踰如白鶴王
常處於清池 不樂於冢間

復有優婆塞而作是言見此姿容便生欲想
觀彼白骨即用除滅而說偈言

觀彼骸骨聚 能生人怖畏 如似毗陀羅

咒術之機關 愚者謂之實 便生樂著心

如道深坑穿 以草覆其上 此身亦如是

當作如是觀 諦實知是已 誰當起欲想

爾時惑著愚無智者聞是偈已低頭避之遂

不喜聞時彼女人自見其身爲人所患五體

投地即說偈言

我先愚無識 不自量已力 願迴聽法衆

一切將歸家 今始知釋子 勢力甚奇特

變我妙姿貌 觀者生厭患 我如癡愚者

所爲極輕躁 敢以牛跡水 欲比于大海

唯願悉哀矜 聽我歸誠懺

爾時大衆見彼女人諸骨相拄猶如葦舍甚

生怪愕彼骨聚中云何乃能作如是說又見

五藏悉皆露現譬如屠架所懸五藏蠶蠹蠕

動猶如狗肉諸藏臭穢劇於廁溷我等云何

乃見此事即說偈言

今觀女人身 唯筋連枯骨 但見空骨聚

和合出言音 女中有骨耶 骨中有女耶

譬如曠澤中 蘆葦之叢林 因風共相鼓

便出大音聲 如斯因假法 不見女自體

若無自體者 女相安所在 遍推諸法中

昔來未曾有 我等觀身相 去來及進止

屈伸於俯仰 顧視并語言 諸節相支柱

骨骼甚稀疎 筋纏爲機關 假之而動轉

如是一一中 都無有宰主 而今此法中

爲有爲無耶 我爲狂癡惑 爲痰癰亂目
云何如是中 妄生有女相 縛輩作機關
多用於線縷 譬如鍤真金 注水則發聲
爾時法師知諸四衆皆生厭惡告姪女言汝
於今者欲何所作女白法師願捨舍不即說

偈言

大頭仙舍不 變天女藍婆 使其作草馬
具滿十二年 汝今作舍不 使我作塚間
世間未曾見 如是之舍不 善自在大德
慙我願除却

爾時法師即便微笑而說偈言

善女汝但起 我無瞋恚心 剃頭著袈裟
終無舍不法 有欲愛著彼 損彼生苦惱
作好作惡者 便能生瞋恚 我欲救衆生
云何作舍不 生老病死等 苦惱諸衆生

云何有智人 而當作舍不 猶如惡毒瘡
加復添惡灰 薄皮覆機關 凡愚生愛惑
我以神足力 開汝不淨篋
說是偈已還攝神足女復本形爾時法師告
衆會言汝等宜勤修善即說偈言

顛倒欲相行 喻若風起塵 正觀離欲面
洗濯欲塵埃 有欲及離欲 處所未必定
善觀得解脫 貪惑而增欲 是故應常修
專精離欲想 離欲衆善寂 獲剋諸禪樂
時彼聽法衆 或得不淨觀 有得須陀洹
於修離欲想 或得阿那舍 復有出家者
勤修不懈怠 逮得阿羅漢
復次無戀著心一切能施得大名稱現世獲
報是故應施不應吝著我昔曾聞弗羯羅衛
國有一畫師名曰羯那有作因緣詣石室國

既至彼已詣諸塔寺爲畫一精舍得三十兩
金還歸本國會值諸人造般遮于瑟生信敬
心問知事比丘明日誰作飲食答言無有作
者復問彼比丘一日之食須幾許物答言須
三十兩金時彼畫師即與知事比丘三十兩
金與彼金已還歸于家其婦問言汝今客作
爲何所得夫答婦言我得三十兩金用施福
會其婦聞已甚用忿恚便語諸親稱說夫過
所得作金盡用施會無有遺餘用營家業爾
時諸親即將彼人詣斷事處而告之曰錢財
巨得役力所獲不用營家及諸親里盡用營
設於諸福會時斷事官聞是事已問彼人言
竟爲爾不答言實爾時斷事官聞是事已生
希有想即便讚言善哉丈夫脫已衣服并諸
璽珞及以鞍馬盡賜彼人而說偈言

久處貧窮苦 備作得錢財 不用營生業
以施甚爲難 雖復有財富 資生極豐廣
若不善觀察 不能速施與 遠觀察後身
知施有果報 勇猛能捨財 離於慳塵垢
有是行法人 持地使不沒
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踊躍著其服衣乘
此鞍馬便還其家時彼家人見著盛服乘馬
至門謂是貴人心懷畏懼閉門藏避畫師語
言我非他人是汝夫主其婦語言汝是貧人
於何得是鞍馬服乘爾時其夫以偈答言
善女汝今聽 我當隨實說 金雖捨施僧
施設猶未食 譬如未下種 芽莖今已生
福田極良美 果報方在後 此僧淨福田
誰不於中種 意方欲種下 芽生衆所見
時婦聞已得淨信心即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 施僧得大果 如今所布施
真得施處所 敬心施少水 果報過大海
一切諸眾中 佛僧最第一 開意方欲死
華應已在前

復次夫修施者在勝信心兩錢布施果報難

第十四

十三

量我昔曾聞有一女人至晝暗山見眾人等
於彼山中作般遮于瑟時彼女人於會乞食
既觀眾僧心懷歡喜而讚歎言善哉聖僧譬
如大海眾寶窟宅眾人供養我獨貧窮無物
用施作是語已遍身搜求了無所有復自思
惟先於糞中得二銅錢即持此錢奉施眾僧
時僧上座得羅漢果預知人心而彼上座當
自珍重見彼女人有深信心爲欲增長彼功
德故不待維那躬自殷勤起爲呪願即舉右
手高聲唱言大德僧聽即說偈言

大地及大海 所有諸寶物 如此童女意
悉能施與僧 留心善觀察 行道爲修福
使得解脫道 離貧窮棘刺

時彼童女極生大心如師所說我作難作便
捨一切資財珍寶等無有異悲欣交集五體
投地歸命諸僧以此兩錢置上座前涕泣不
樂即說偈言

願我生死中 永離於貧窮 常得歡慶集
親戚莫別離 我今施僧果 唯佛能分別
由此功德故 速成所願果 所種微善心
身根願速出

時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樹下樹蔭不移上
有雲蓋時彼國王適喪夫人出外遊行見彼
雲蓋徃至樹下見此童女心生染著將還宮
內用爲第一最大夫人即作是念我先發願

大莊嚴經論卷第五

慈五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親近有智善友能令身心內外俱
淨斯則名為真善丈夫我昔曾聞有一比丘
次第乞食至大婆羅門家時彼家中遇比丘
已屋棟摧折打破水甕特牛絕韉四向馳走
時婆羅門即作是言斯何不祥不吉之人來
入吾家有此變怪比丘聞已即答之言汝頗
見汝家內諸小兒等臃瘦腹脹面目腫不婆
羅門言我先見之比丘復言汝舍之中有夜
叉鬼依汝舍住吸人精氣故令汝家諸小兒
等有斯疹疾今此夜又以畏於我恐怖逃避
以是令汝梁折甕破特牛絕韉婆羅門言汝
有何力比丘答言我以親近如來法教有此

威力故令夜叉畏我如是婆羅門復作是言
云何名為如來法教于時比丘次第為說佛
法教戒令婆羅門夫婦聞已心意解悟俱得
須陀洹果時婆羅門即說偈言

善哉上德者 善說真實法 佛教從耳聞
入我心屋宅 使我家安隱 為我作擁護
唯願於今者 少聽我所說 破我心意舍
折我愚癡梁 善為我驅遣 吸功德夜叉
除諸見羅刹 或盜以為甕 身見水盈滿
今者已破壞 癡乳牛奔走 挽絕無明韉
如向所見事 悉集我身中 諸色猶如鏡
影像在中現 無始生死中 未曾見斯事
我今因於汝 始見四聖諦 今值善知識
緣會故相遇 除我心貪患 去我家中鬼
世間久已傳 四圍陀所說 應作於大祀

莊嚴種種物 備具祀場上 恒河等大濟
洗浴除罪過 速疾得生天 我昔來修行
未曾得果報 然我未能知 爲定得不得
祀祠及澡浴 不如近善友 我今近善友
已獲其果證 不生又不死 解脫趣涅槃
永離怖畏處 非是財寶求 假王威勢力
投巖赴焰火 嚴切寒冬月 凍冰觀其體
盛夏鬱蒸時 五熱以炙身 編椽及棘刺
寢卧於其上 越山度大海 祀火而呪說
如是苦行者 不能得涅槃 唯有修禪智
我聞及專精 必因善知識 然後能具得
復次若人爲惡應墮地獄遇善知識能滅其
罪得生人天我昔曾聞有婆迦利人至中天
竺時天竺國王即用彼人爲聚落主時聚落
中多諸婆羅門有親近者爲聚落主說羅摩

延書又婆羅他書說陣戰死者命終生天投
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說天上種種快樂詞章
巧妙而作是說使聚落主心意駭動謂必有
是即作火坑聚香薪積作婆羅門會諸人雲
集來至會所時聚落主將欲投火此聚落主
與一釋種比丘先共相識爾時比丘來至其
家見聚落主於其家中種種莊嚴比丘問言
欲作何等聚落主言我欲生天比丘問言汝
云何去尋即答言我投火坑便得生天比丘
問言汝頗知天道不答言不知比丘問言汝
若不知云何得去汝今行時從一聚落至一
聚落尚須引導而知途路況彼天上道路長
遠切利天上去此三百三十六萬里無人引
導何由能得至彼天上若天上樂者彼上座
婆羅門年既老大貧於財物其婦又老面首

醜惡何所愛樂何不將去共向天上時彼聚落主既聞語已作是思惟若投火坑得生天者彼婆羅門應共我去所以者何彼婆羅門貧窮困苦無所愛戀應當捨苦就彼天樂若其不去徒作欺誑欲殺於我作是念已即便前捉上座婆羅門手欲共投火俱向天上時婆羅門格不肯去何以故婆羅門等但爲錢財來至會所時聚落主見婆羅門不欲入火即說偈言

如所聞上天 衆樂不可計 觸物生貪著
視東而忘西 計其家所有 一切衆樂具
比方於天上 猶若如芥子 以方於太山
若其必少欲 而無貪著者 我今觀察汝
貪著劇熾火 若不用婦女 看守醜老妻
而來至此會 貪求於錢財 用供給其家

若愛戀其子 不欲生天者 計彼生天力
過足護汝子 若不知天道 何故使我往
設知天道者 何故格不去 云何喜教人
欲使我投火 或貪我財物 欲得分取用
云何無悲愍 苦酷乃如是 或是先世怨
必是大欺誑 與死作伴黨 勸令我生天
勸將我令死 強逼我入火 教人遠家居
修於苦行法 投淵及赴火 自餓亦斷食
觀其教旨意 欲令門斷絕 斯諸婆羅門
樂爲殺害事 是故我捨離 當入於佛法
佛法大慈悲 終不傷害物 大火焚山野
麋鹿皆避走 由其愛性命 求覓清涼處
我今亦應爾 歸誠求救護
爾時比丘見婆迦利心已厭患諸婆羅門於
三寶所深生信敬讚言善哉善哉慧命汝於

今者始在天道即說偈言

佛語至天道 及以解脫道 此語決定至

中間終無錯 一切智說道 廣略之別相

無害實語等 施及伏諸根 是道與天道

斯非諸苦行 投淵赴火等 之所能獲得

此可作死緣 非天解脫因 往故人壽長

諸仙壽亦長 歌患此身故 不欲久住世

先習諸禪定 斷於欲界結 自知捨是身

必生於梵天 無由得喪命 投淵而赴火

由此喪命故 得生梵天中 禪定斷結故

而得生梵天 不由投巖火 得生於天上

彼有同伴仙 以天眼觀察 此死生何處

見生梵天中 先見投淵死 謂以此生天

餘者愚不見 謂為投淵火 得生梵天上

是故生倒見 諸餘婆羅門 愚癡無智慧

不觀修禪定 五 斷除諸結使 五 但觀投淵火

謂得生天上 由是倒惑故 遂生諸經論

愚者皆信受 投淵而赴火 智人善觀察

捐棄而不為 修行諸善法 以為天道因

投淵赴火等 非是修善行 可得脫死緣

亦非生天因 身心依佛法 是名寂滅道

用是外道為 無果徒受苦 鑽水求醍醐

雖勞永難得

復次夫修施者當離八危若積財寶危難甚

多智人修施是乃堅牢我昔曾聞有一國王

謫罰商賈而告之言汝所有財悉疏示我賈

客至家思惟先來所施之物施諸乞兒一食

之食乃至并施鳥獸所有穀草悉疏示王王

見是已問言如此之事何故疏來賈客答言

王先約勅所有財物悉疏示我我所有財疏

牒者是即說偈言

五家共有者	今悉在家中	我今所牒者
無有能侵奪	如此所牒者	王賊及水火
皆所不能侵	假設七日出	須彌及巨海
一切悉鎔消	如此所設物	不能燒一毫
錢財寄父母	兄弟及姊妹	一切諸親友
悉皆有敗失	唯有所施物	終不可敗衰
施爲行寶藏	世世恒隨人	施爲極親友
無有能壞者	貧窮之巨海	極大可怖畏
施是堅牢船	唯有惠施者	能得度彼岸
我知施果報	是故無畏說	所牒是我財
家中有財寶	五家之所共	是故不敢牒
言是我所有		

王聞是語心生歡喜讚言善哉汝是稱勝人
我今不用汝所有物如汝所施是汝已財餘

財悉共爾時國王即說偈言

第五

六

若行惠施者	自手而過與	應發歡喜心
勿生悔恨想	是故未來世	人天受快樂
所有資財物	眼見已財寶	分散屬諸家
不能速疾施	無能侵奪者	若人慳不施
終爲他所奪	現在惡名聞	未來多貧乏
是爲最愚癡	見他人屋宅	及以衆財寶
死後衆家用	毫釐不逐已	目覩如此事
不能生厭惡	速疾捨財物	財不五家共
唯有修惠施	死時一切捨	無有隨已者
決定必捨離	然不得施報	以見是事故
智者必應施	二事俱名施	應當自施與
檀越如大象	津膩香常流	如是智檀越
功德利充滿	世人所讚歎	饒財慳不施
爲世所嗤笑	設復有財錢	見乞方皆去

雖復饒財寶 名爲貧衰患 施者雖貧窮

常各有財富 慳貪雖多財 不脫貧衰患

檀越以水施 洗除心貪垢 慳無善樂報

趣於死徑路 必墜深坑窞 種種衆寶物

象馬與牛羊 神逝氣絕時 一切悉捨去

臨終生苦惱 以是生眷戀 怖恐大熱惱

修施者臨終 歡樂無悔恨 慳嫉智者譏

施者貧與富 恒常受快樂 慳者如塚間

人皆避遠離 慳貪者雖存 其實同餓鬼

施者有名稱 一切所欽仰 智者之所愛

命終生天上 諸有愛已者 云何不修施

施爲善好伴 勝妙之資糧 不用車馬乘

一切衆侍衛 施爲行寶藏 後世之津梁

布施離衆難 五家不能侵 何有愛已者

而當不修施 若施百千萬 後身得少許

尚應修布施 況少修惠施 大獲於福報

是故有智者 應當修布施

復次若聞正說能解於縛我昔曾聞德叉尸

羅國有罪之人閉僧坊中於其夜中衆僧說

法其被閉者來至僧中次坐聽法有一比丘

說於生死逆順之經說言佛告諸比丘凡愚

之人不聞法者不知色不知色習不知色味

不知色過患不知色出要不知色猒一切衆

生如實不知如是過患若爲色縛是名眞縛

何謂色縛視見端正是名色縛爲色縛者內

盡被縛而此色者於生死中不知其根生死

大河無濟度處不知生死出要於生死中被

諸繫縛從此身縛乃至後身時被閉者聞說

是法思惟其義憶持不忘讀誦通利時王遣

人解其繫縛所親知識眷屬將從欣其得脫

皆來問訊時被縛者即說偈言

汝見我縛解 慰問生歡喜 凡夫愚癡者

常縛未曾解 色縛於凡夫 五陰悉羈繫

生能縛於物 死縛亦復然 今身至後世

未始不繫縛 輪迴羈縛中 數數受生死

我從彼師所慈王聞說如是言 此語我耳聞

一切種智說 一切諸縛使 繫縛於我心

如牛梘所縛 我有如斯縛 於中未解脫

云何汝等輩 言我從縛解 汝等於我所

若實愛念者 當爲見啓王 令我得出家

正見跡在前 寂滅之彼岸 若獲如是事

乃可名解脫 若得出家者 便爲是離難

真實得解脫

爾時眷屬聞是語已啓白於王便得出家既
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羅漢而彼罪人閉繫

僧坊以聽法故尚得解脫況故聽法是故行
人於塔寺所宜往聽法

復次病苦篤時言教不行漫現強健所可作
事宜應速作我昔曾聞法王阿育身遇重病
得諸財物盡用施僧又從諸臣索種種寶時

諸臣等不肯復與唯得半菴摩勒果欲以奉
僧便集臣相而告之言即於今日誰爲王者
誰言教行諸臣答言唯有大王感德所願遍
閭浮提言教得行王說偈言

汝稱我爲王 教令得行者 將順於我意

故作如是說慈王 汝等作斯言九 悉皆是妄語

我言教已壞 一切不自由 唯有此半果

於中得自在 富貴是凡鄙 咄哉可呵責

譬如山頂河 瀑疾不暫停 吾雖爲人帝

貧窮忽至我 貧窮世所畏 速疾至我所

說是偈已又復讚歎世尊所說真實不虛復說偈言

富貴雖熾盛	會必有衰滅	富貴人希樂
衰滅世增惡	此言不虛妄	瞿曇之所說
我於往日時	設有諸言教	心念而發言
言必不墜落	鬼神奉承命	遍於四海內
聞者咸受用	無有違逆者	如河衝大山
激水還迴流	衰敗如大山	遮吾都不行
我昔有言教	無敢有逆者	未曾有姦惡
寇難見拒違	覆蓋於大地	無能違逆者
男女與大小	無敢不敬從	設有違教者
我悉能摧伏	諸有苦難者	安慰救濟之
病苦及貧窮	無不療治者	我今福德盡
貧窮忽然至	困厄乃如斯	我是阿育王
云何遭此苦	如阿輪伽樹	斫根令斷絕

華葉及枝莖 一切皆萎乾 我今亦如是
富貴幻化不得久 停顧見傍賢而作是言世
可惡賤富貴暫有猶如電光如焰速滅又如
象耳動搖不停亦如蛇舌鼓動不息又如朝
露見日則乾曾從他聞說如是偈

富貴利難止	輕躁不暫停	智者應善知
無得憍放逸	此身及後世	宜當求自利
若得富貴者	雖復堅守護	百方皆毀敗
富貴猶在行	如蛇行不直	若善觀察者
於其強健時	宜速作福德	若復遭病苦
心應當修福	不必在形骸	其家親屬等
若知必死者	已雖有財物	不得自在施
安利獲錢財	值遇福田處	便可速施與
若於身強健	及已病苦時	宜常修布施
等無有別異	然此諸財物	唯有過患耳

若當臨死時 親戚及婦兒 雖是已財物
若欲用惠施 護遮不肯與 危懼在須臾
所願不自由

爾時阿育王剃髮時過著垢膩衣叅差不整
羸瘦掉顫喘息羸上向於如來涅槃方所自
力合掌憶佛功德涕淚交流而說偈言

今合掌向佛 是我最後時 佛說三不堅
貿易於堅法 我今合指掌 用易堅牢法
如似鎔石山 求取於真金 不堅財物中
日夜取堅法 我今餘福利 持用奉最上

今我此福業 不求帝釋處 及與梵果報
沉復閻浮王 以此布施果 及恭敬信向
願得心自在 無能割截者 得聖淨無垢
永離眾苦患

阿輸伽王以半菴摩勒捨施眾僧喚一親近

而語之言汝頗憶我先畜養不取我今者最
後之教持此半果奉鷄頭末寺眾僧稱我名
字阿輸伽王最後頂禮比丘僧足如我辭曰
於閻浮提得自在者果報衰敗失自在力唯
於半果而得自在願僧憐愍受我最後半果
之供令我來世得報廣大願餘人等莫令如
我於最後時不得自在爾時侍人即奉王命
齎此半果詣僧坊中集一切僧禮僧足已叉
手合掌白眾僧言阿輸伽王禮眾僧足作是
語已涕泣盈目哽結氣塞持此半果示眾僧
已即說偈言

一蓋覆天地 率土言教行 譬如日中時
遍炙於大地 福業既已消 崩落忽來至
為業所欺誑 敗壞失榮貴 如日臨欲沒
信心致禮敬 又以此半果 用奉施眾僧

以表無常相 示豪貴遷動

爾時諸上座聞是偈已慘惻不樂生悲愍心
受其半果以示大衆而作是言我等今可生
厭離心佛婆伽婆於修多羅作如是說見他
衰患應當深心生於厭離諸有心者見如此
事誰不憐愍生厭患心即說偈言

勇猛能施者 諸王中最勝 牟梨中大象
名曰阿輸伽 富有閻浮提 一切皆自由
今爲諸群臣 遮制不自從 一切皆制止
唯半菴摩勒 於此得自在 用施於衆僧
富有極廣大 一切得自在 生於自高心
今日安所在 凡愚應觀此 速疾改易心
富利都敗失 唯有此半果 令諸比丘僧
皆生厭患心

時僧上座言未此半果著僧羹中而作是言

大檀越阿育王最後供養何故說此一切財

富悉不堅牢以是之故佛婆伽婆說不堅之
財易於堅財不堅之身易於堅身不堅之命
易於堅命檀越應生歡喜以不堅之財隨逐
於已至於後世宜常修施莫使斷絕

復次凡愚之人若有輕毀於彼賢人賢人終
不生於瞋恚得他毀罵生隨順語我昔曾聞
有一人於其家中施設客會多作華鬘以與
衆會衆人得鬘皆戴頂上有一賢者極爲貧
悴詣客會中次得華鬘不著頭上以置傍邊
衆人皆言此人貧窮欲賣此鬘是以不著時
優婆塞聞是語已答言實爾我若賣時極得
貴價然後當與即說偈言

如昔日須鬘 本曾賣一華 九十一劫中
天上受快樂 今日最後身 得於涅槃樂

如似放牛女 以臭惡草華 衆人所不喜

女人賣此華 得生忉利天 如似女所賣

我今欲向佛 亦欲賣此華 能發如是心

希有極難值 如此賣華者 三界中無比

爾時諸人問優婆塞誰能少施獲大福報時

優婆塞語衆人言今當爲汝說善堅法華鬘

婆乾便即棄捨王位如棄萎華即說偈言

佛捨轉輪位 如棄萎華鬘 七覺嚴其心

清淨無垢穢 莊嚴悉已備 安用是華爲

但我專精心 以鬘施佛塔 今我賣與佛

世間無倫足 如是法商主 終無貧窮時

此賣最爲勝 名稱有功德 我今持此華

欲以供養塔

復次譬如幻師以此陰身作種種戲能令智

者見即解悟我昔曾聞有一幻師有信樂心

至晝闍山爲僧設食供養已訖幻尸陀羅木
作一女人端正奇特於大衆前抱捉此女而
嗚唼之共爲欲事時諸比丘見此事已咸皆
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慚人所爲鄙褻知其如
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既行欲已聞諸比丘
譏呵嫌責即便以刀斫刺是女分解支節挑
目截鼻種種苦毒而殺此女諸比丘等又見
此事倍復嫌忿我等若當知汝如是寧飲毒
藥不受其供時彼幻師而作是言爾衆比丘
見我行欲便致瞋忿見我斷欲殺彼女人復
致嫌責我當云何奉事衆僧時諸比丘見其
如是紛紜稱說擾動不安爾時幻師即捉尸
陀羅木用示衆僧合掌白言我向所作即是
此木於彼木中有何欲殺我欲安於衆僧身
故設是飲食欲令衆僧心得安故爲此幻耳

願諸比丘聽我所說豈可不聞佛於修多羅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我今爲欲成彼語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之幻師運轉機關令其視眴俯仰顛眊行步進止或語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真實無我即說偈

卷五

十四

言

先觀彼相貌	想像起倒惑	橫生女情想
入於欲網羅	深實觀察者	知身都無我
如彼善幻師	以木爲女人	意行於顛倒
愚謂爲衆生	於此幻偽中	妄起男女想
智者善觀察	陰界及諸入	緣假成衆生
分分各別異	和合衆分故	能作於諸業
諸行無男女	亦無有壽命	色欲及細滑
威儀并處所	如此四種欲	迴轉嬰愚心
一切智亦說	幻偽欺世間	如彼幻網中

化作諸色像 生死網亦然 現五道差別
憂喜於瞋忿 愁惱及鬭諍 如彼衆擾亂
猶如鬼遍身 心起諸作業 同彼鬼無異
從心起千風 因風造作業 衆生見造業
種種諸色像 於此業行中 起威儀形色

不解其容止 便橫計我想 此身名機關
脂髓皮肉髮 三十六物等 和合以爲身
愚者計衆生 而實無宰主 但以風力故
俯仰而屈伸 以依於心故 則能起五識
然此心識者 念念皆遷滅 愚者起癡覺
計此身有我 口業若干種 身業亦復然
言笑及威儀 皆如幻所作 此中無有我
用離宰主故 而斯虛偽法 無壽無知見
妄起於想像 陷沒諸凡夫
如彼幻師所說之事真實無異時諸比丘聞

卷五

十五

其說已皆得見諦是故當知諸法如幻能知是者則便能斷諸法行原

復次施戒及論其事淺近善根熟者能樂深法我昔曾聞有阿育王初得信心數請衆僧入宮供養日日聽法施張帳幕遮諸婦女而使聽法時說法比丘以諸婦女多著世樂但爲讚歎施戒之法有一伎女宿根淳熟不避王法分受其罪即便撥幕到比丘所白比丘言佛所說者唯有施戒更有餘耶比丘答言姊妹我意不謂乃有如是利根之人故作此說若欲聽者當更爲汝說諸深法告女人言佛說一切世間所未聞法所謂四諦卽爲女人分別說之女人聞已得須陀洹道爾時女人作如是言雖違王法得大義利卽說偈言聞說四眞諦 法眼淨無垢 以此危脆命

貿佛法堅命 假設於人王 今來害我者 我得以得慧命 終無悔恨心

時諸官人見此伎女干冒王法心懷顫懼恐同其罪時此伎女見是事已手自執刀到於王前五體投地伏罪請死復說偈言

王制極嚴峻 無敢違犯者 我爲聽法故

冒犯分受死 我今渴於法 冒突至僧所

如春熱渴牛 求水不避杖 突入清流中

飲足乃還歸 大王應當知 佛法難聞值

譬如優曇華 難可得值遇 三界大眞濟

所說諸妙法 我得聞斯說 云何不欣樂

其所說法者 乃實是燈炬 滅結大鼓聲

天人之橋津 又聞解脫鈴 歡喜娛樂音

菩薩於昔日 苦行勤求法 投巖及割肉

以求無上道 既得爲人說 甚難可值遇

我得值斯法	云何不聽受	此身如聚沫
芭蕉及泡焰	四大蛇纏擾	今斯法施會
難可得聞值	何惜鄙穢身	而當不聽法
而此危幻身	雖復能進止	顧視諸威儀
來去及坐卧	指示及語言	實非是衆生
而作衆生想	種種諸威儀	一切皆如幻
不久當散毀	捨棄於塚間	屍骸同木石
鳥鳥所殘食	雨漬令腐敗	猶泥人毀壞
爾時彼王聞斯偈已而告之言汝能至意聽	如是法汝今證何事伎女即說偈言	
今不覆藏時	我宜當實說	已證須陀洹
應發歡喜心	至心而善聽	我今自見法
終不隨他信	心無有疑網	已閉三惡趣
生死作邊際	我已離有獄	於六十二見
牢縛今已解	不久當遠離	趣向甘露城

十力坊所道應五 陰界及諸入十七 我悉如是見
 觀身如蛇篋 陰如拔刀賊 欲如怨詐親
 諸根如空聚 六塵破村賊 陷下之愛河
 已悟如斯事 求彼安隱處 故不惜身命
 王聞是已於佛法中倍生敬心而作是言嗚
 呼佛法大力世尊歎生死道嗚呼佛法有信
 向者皆得解脫何以知之女人淺智尚能解
 悟過六師故我今向阿耨多羅調御丈夫坊
 處生歸依心南無救一切衆生大悲者聞者
 甘露法男女長幼等同修行即說偈言

若謂女人解 名爲淺近者 諸餘深智人
 敬尚方能悟 如是甚深義 爲智所敬者
 乃是牟尼尊 最勝正導說 所說之妙法
 聞者極欣樂 專念而攝心 能令不放逸
 所說不爲論 亦不爲摧滅 外道諸語論

一切自破壞 不曾自稱譽 名聞遍世間
雖說實功德 不名自稱譽 威德雖熾盛
湛然具寂滅 既具一切智 不恃而自高
所作雖勇健 而復善調順 解脫諸矜高
然復不鄙劣 說法久流布 無能譏呵者
無害者所說 種種多差別 然諸一切人
無能說其過 言說雖豐廣 無有歇患者
所說雖同俗 而理出世間 善逝之所說
文字世流布 然常未曾有 化度恒新異
如是妙言論 無不合掌禮 誰不讚世尊
善論大師子 譬如春夏時 陰晴皆益物
佛語亦如是 多種利衆生 能去衆生疑
對治善宣釋 能令離三有 顯示安隱處
亦能令衆生 或喜或驚怖 亦能令稱意
亦能快悲感 亦能得利悅 滅結所說法

卷五

十八

真實是神變 應說者必說 不惜人情意
所說雖剛麤 然不違法相 最勝智慧者
如似大海水 初中及邊際 等同於一味
佛法亦如是 初中後皆善 聽之悉清淨
明智聽彼語 勇捍意滿足 聽聞此語已
不樂外典籍 言辭悉具足 才辯甚美妙
亦不自矜高 所說不怯弱 一切中最勝
顯著義具足 實是一切智 外道體義少
以智莊嚴辭 言辭極美妙 然無有義味
諂僞邪媚說 世間大愚闇 執汝之法炬
入於真諦處 如入已舍宅 善逝諸弟子
我能得擁護 諸大弟子等 善調伏諸根
彼所說弟子 我今言深信 於諸大衆前
稱宣說是語 從今日已去 聽諸釋子等
經常入我宮 從今日體信 沙門釋子等

自恣聽入宮 能以甘露法 滿足女人心
 女心既寂靜 趣於解脫處 是故常應聽
 甚深四諦義

大莊嚴經論卷第五

音釋

牝疾置切 剌以忍切 於於舉切 疹丑月切 觀
 初觀切 椽重綠切 羈居宜切 哽古杏切 萎危邑切
 切萬 藥私列切 眴輪閏切 絹扁縣切 持平同切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大莊嚴經論卷第六

慈六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有實功德堪受供養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養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眞檀迦膩吒慈六討東天竺既平定已威勢赫振福利具足還向本國於其中路有平博處於中止宿爾時彼王心所愛樂唯以佛法而爲瓔珞即在息處遙見一塔以爲佛塔侍從千人往詣塔所去塔不遠下馬步進著寶天冠嚴飾其首既到塔所歸命頂禮說是偈言
離欲諸結障 具足一切智 於佛仙聖中最上無倫疋 能爲諸衆生 作不請親友 名稱世普聞 三界所尊重 棄捨於三有如來所說法 諸論中最上 摧滅諸邪論

我今歸命禮 真實阿羅漢

爾時彼王以念如來功德之故稽首敬禮當作禮時塔即碎壞猶如暴風之所吹散爾時彼王見是事已甚大驚疑而作是言今者此塔無觸近者云何卒爾忽然散壞如斯變異必有因緣即說偈言

帝釋長壽天 如是尊重者 合掌禮佛塔
都無有異相 十力大威德 尊重高勝人
大梵來敬禮 佛亦無異相 我身輕於彼
不應以我壞 爲是呪術力 馱道之所作
王說偈已以塔碎壞心猶驚怖而作是言願
此變異莫作災患當爲吉祥令諸衆生皆得
安隱我從昔來五體投地禮百千塔未曾虧
損一塵墮落今者何故變異如是如斯之相
我未曾見即說偈言

爲天阿脩羅 而共大戰鬪 爲是國欲壞
我命將不盡 將非有怨敵 欲毀於我國
非穀貴刀兵 不有疾疫耶 非一切世間
欲有災患耶 此極是惡相 將非法欲滅
爾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怪即便向王作如是
言大王當知此非佛塔即說偈言

慈六

尼捷甚愚癡 邪見燒其意 斯即是彼塔
王作佛心禮 此塔德力薄 又復無舍利
不堪受王敬 是故今碎壞
伽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身毛皆豎悲
喜雨淚而說偈言

此事實應爾 我以佛想禮 此塔必散壞
龍象所載重 非驢之所堪 佛說三種人
應爲起塔廟 釋迦牛王尊 正應爲作塔
尼捷邪道滅 不應受是供 不淨尼捷子

不應受我禮 此塔崩壞時 出於大音聲
喻如多子塔 佛住迦葉所 迦葉禮佛足
是我婆伽婆 是我佛世尊 佛告迦葉曰
若非阿羅漢 而受汝禮者 頭破作七分
我今因此塔 驗佛語真實

如此木石無有心識而爲尼捷作明證驗知
非一切智王見是已於大衆前歡喜踊躍倍
生信心容顏怡悅而作是言南無婆伽婆一
切所尊解脫之師釋迦牟尼佛師子吼言此
法之外更無沙門及婆羅門佛語真實無有
錯謬諸有衆生一足二足無足多足有色無
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於此衆中唯
有如來最爲尊勝舉要言之佛所說者今日
皆現一切外道不知草芥沉復尼捷師富蘭
那迦葉即說偈言

我是人中王 不堪受我禮 沉復轉輪王
阿脩羅王等 此塔於今日 如爲大象王
牙足之威力 摧破令碎壞 身具四種結
故名尼捷陀 猶如大熱時 能除彼熱者
名爲尼陀伽 如來佛世尊 能斷一切結
真是尼陀伽 以是於今者 尼捷諸弟子
及諸餘天人 皆應供養佛 佛種族智慧
名稱甚廣大 如此之塔廟 天人阿脩羅
若其禮敬時 無有傾動相 猶如蚊子翅
扇於須彌山 雖盡其勢力 不能令動搖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宜應禮拜佛之塔廟
復次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尋能得
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
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
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

生染著以染著故所學善法漸漸劣弱爲凡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爲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容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多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遂與屠兒共爲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偶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所執肉秤悉爲血汗見其秤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爲斯事作是念已即說偈

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慙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爲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今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爲沙門婆羅門
數是故如來不說標相若得見諦真實是名
爲沙門及婆羅門復說偈言
勇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爲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於四不壞生清淨信此四不壞能令衆生得見四諦今當爲說作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

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
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爲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爲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
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此已即
以肉秤遠投於地於生死中深生歇患語彼
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爲最多 我以慙愧鞍
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純觀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我今爲欲作 身苦極下賤 雖是現在身
即如墮惡道 我昔出家時 濾水而後飲

悲愍護他命 無有傷害心 今日如惡鬼
食人精血者 我今樂殺故 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 親近於欲者 無惡而不造
我今爲欲使 衰苦乃至此 一切種智說
四諦我未證 從今日已去 終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說 前爲放逸者 後止更不作
如月離雲翳 明照于世間 是故我今當
專心持禁戒 設頭上火然 衣服亦焚燒
我當堅精進 修行調順法 斷難伏結使
必令得寂滅 假毀絕筋脉 形體皆枯乾
不見四諦者 我終不休息 先滅結使怨
得勝報施恩
爾時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始欲然即
說偈言

汝今若出家 必應得解脫 迦利與僧鉗

及以質多羅

卷六

如此等比丘

六

皆七反罷道

後復還出家

獲得阿羅漢

十力世尊戒

汝亦不毀犯

汝不起邪見

汝有多聞智

生於厭離善

修習寂靜樂

汝有多聞燈

結使風所滅

汝還修多聞

必至無畏方

為結之所漂

當依修定力

修定得勝力

明了見結使

由汝常修集

故樂出家法

心近善功德

為結使所壞

修集於正道

是意捉結使

如象絕羈絆

自恣隨意去

時罷道比丘

即捨惡業出家

精勤得阿羅漢

果復次若欲莊嚴

無過善業是故

應當勤修

諸善我昔曾聞

有一田夫聰明

黠慧與諸徒

伴共來入城時

見一人容貌端

正莊嚴衣服

種種瓔珞服乘

嚴麗多將侍從

悉皆嚴飾瓔

偉可觀彼聰明

者語諸行伴

好不好同伴

語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愛敬有何不

好聰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以彼用為不好

由我前身不造功德致使今者受此賤身無

有威勢人所不敬若先修福豈當不及如此

人者是故我今應勤修善必使將來有勝於

彼即說偈言

卷六

修善獲福利

我由放逸故

彼捨於放逸

是以今貧賤

下劣無威勢

不修功德業

故自稱不好

我今自觀察

我今自愧責

結使所欺誑

放逸之所壞

窮賤極可愍

勤修施戒定

必使將來生

自從今已後

端正有威德

財富多侍從

種好姓眷屬

為世所尊敬

莫如今日身

眾事不可嫌

惡心為我怨

欺我致貧賤

自悔無所及

修善得快樂

設造惡業時

心能自悔責

修善得快樂

設造惡業時

衆善都不生 制心修善者 榮樂無不具
世間諂不虛 善惡報差別 佛說八正道
能至於涅槃 若心著財利 富貴及榮勝
求於後者有 不免衰苦患 我當勤精專
趣向無畏方 譬如醉畫師 畫作諸形像
醒已覺其惡 除滅作勝者 先世愚癡故
造作今惡身 今當滅惡業 將來求勝報
見惡果報已 智者深自責
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是故智
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我昔曾聞舍衛國中
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
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
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
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所
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

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
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榮
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其獄中先所得金
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
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
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
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
阿難說言毒蛇是惡毒蛇我於今者方及悟
解實是毒蛇即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 說爲大毒蛇 阿難白世尊
實是惡毒蛇 惡毒蛇勢力 我今始證知
於佛世尊所 倍增信敬心 我今臨危難
是故稱佛語 毒蛇之所螫 正及於一身
親戚及妻子 奴婢僮僕等 一切悉無有
而受苦惱者 財寶毒蛇螫 盡及家眷屬

惡六

八

我今於財寶 及與親戚等 觀如惡毒蛇
瞋恚發作時 智者宜速離 如捨惡毒蛇
應速求出家 行詣於山林 誰有智慧者
見聞如此事 而當著財寶 封惑迷其心
我謂得大利 而反獲衰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即
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 悲愍之大仙 所說語真實
未曾有二言 先所伏藏財 盡以用還汝
更復以財寶 而以供養汝 能敬信調御

慈六

九

善逝實語故 大梵之所信 拔梨阿脩羅
天王及帝釋 我等與諸王 城中諸豪族
婆羅門刹利 尊勝智見人 無不信敬者
能同於信故 現在於華報 今信最信處
應獲第一果

復次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真善心者
不求自得利實無真善心者爲得貪利故應
作真善心我昔曾聞有一國王時輔相子其
父早喪其子幼稚未任紹繼錢財已盡無人
通致可得王見窮苦自活遂漸長大有輔相
才理民斷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盛壯之時
形體殊大勇猛大力才藝備具作是思惟我
今貧窮當何所作又復不能作諸賤業今我
無福所有才藝不得施行復不生於下賤之
家又聞他說是偈言

業來變化我 窮困乃如是 父母之家業
今無施用處 下賤所作業 非我所宜作
若我無福業 應生下賤家 生處雖復貴
困苦乃如是 賤業極易知 然我所不能
當作私竊業 使人都不知 正有作賊業

覆隱人不覺 腰繫二箭筒 并持鋼利劍
縛蹕手秉弓 種種自莊嚴 喻如師子兒
都無有所畏

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令他貧我
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卧處王覺
有賊怖不敢語持王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
處時王頭邊有一器水邊復有灰飢渴所逼
謂灰是麩和水而飲飲已飽滿乃知是灰即
自思惟灰猶可食況其餘物我寧食草何用
作賊先父以來不爲此業即棄諸物還來歸

慈六

家王見空出歎言善哉即喚其人而語之言
汝今何故既取此物還置於地而便空去白
言大王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何故作非理 以爲飢渴故 灰水止飢渴
是故息賊心 今知是飢渴 易可得止息

我飲灰水已 擲器著地中 慙愧生悔恨
不復更造惡 大王應當知 我非凡庶人
乃是輔相子 由家窮困故 故來至王宮
造作非法事 從今日已去 常欲飲灰水
食草而自活 不爲偷盜業 我家昔先人
自有家禮教 寧當自滅身 不毀舊法訓
王見此事歎未曾有稱種姓子真實不虛雖
有德過尋能改悔即說偈言
貧窮懷志耐 并棄於慙愧 凡下鄙惡人
速疾造惡業 以已家法鉤 能制非法象
汝能自抑心 不違家教法 能有是賢行
還襲汝父處 汝今除癡心 能作難有事
我今極歡喜 用汝爲輔相 不須覆觀察
我已見汝行 心堅志勇健 兼復有智能
我今自見知 斯事實難有 才業倍勝父

以心真善故

是故智者當作真實不應虛偽

復次現在結使雖復不起若未斷結結使之得猶故成就如以冷水投熱湯中我昔曾聞有一師共一弟子於其冬日在煖室中見有火聚無有煙焰師語弟子汝見是火無煙焰不弟子言見師語弟子汝著于薪煙即時起復言口吹火焰乃出師爲弟子而說偈言

光火無煙焰 慈心不淨觀 現在結不生

如火無煙焰 如火得于薪 煙焰俱時起

心火遇因緣 值惡知識時 瞋恚煙便起

若觀好色時 貪欲火熾然 是故應斷得

成就具三明 爲斷貪瞋癡 應勤修精進

明行足斷心 結使草不生 喻如常行道

衆卉皆不出 貪欲及瞋恚 未遇緣不起

根本未斷故 遇緣還復發 喻如得瘡病

四日定發現 於三二日時 遇緣還復發

又似世俗定 掩按結不起 都無有患相

欲如毒樹根 不拔芽還生 如人恥白髮

并剃其黑者 剃之未久間 白髮尋還生

不永斷結使 其事亦如是 欲結及瞋恚

逼戒行機關 對治隱不起 不造身口業

便生難有想 結使後還起 毀犯於戒行

貪著著五欲 如蛇隱入穴 還出則螫人

復次施爲解脫不爲財物若爲財物不名爲

施若爲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樂是故智者

應爲解脫而行布施我昔曾聞有一檀越詣

僧房設會檀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今日檀

越飲食精細好爲檀越耐心說法是時上座

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善知他心深觀察

之爲何事故而設此會乃知此會爲財利故爾時上座爲此檀越說三惡道苦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檀越汝今所設供養極是時施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極爲清淨三惡道中無所乏少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何以爲他呪願三惡道中都無所乏時僧上座語彼道人子我雖年老倒錯說法然此檀越不習於戒結使所使我觀彼心故作是說此檀越爲五欲樂及財寶畜生即說偈言

施者聖生處 財寶極廣大 以恃財寶故 能令起憍慢 憍慢越法度 盲冥愚凡夫 以越法度故 則墮三惡趣 處於三惡道 猶如已舍宅 若生人天中 如似暫寄客 是故戒施伴 俱受於涅槃 戒能得生天 施能備衆具 所作爲解脫 必盡於苦際

譬如種藕根 華葉悉具得 其根亦可食 修行於施戒 親近解脫林 快樂喻華葉 根喻於解脫 是故修戒施 必當爲解脫 不應爲世利

復次離諸難亦難得於人身難既得離諸難

慈六

十三

應當常精勤我昔曾聞有一小兒聞經中說盲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爲喻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眼兩目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得值即說偈言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爲難 我今池水中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爲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逸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諮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爲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長久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嶮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我今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復次財錢難捨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起輕

想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
時王遊獵偶值一塔即以五錢布施彼塔有
一旃陀羅遙唱善哉即遣使捉將至王所時
王語言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彼人
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於昔日於嶮道
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拳其手我即思惟
此人拳手必有金錢語令開手其人不肯我
捉弓箭用恐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我即
挽弓向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取得
一銅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大王無逼
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是故我今歎言善
哉即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 將欲傷害彼 彼寧喪身命
不肯輸一錢 我見如此人 捨命不捨錢
是故我今者 見有捨錢者 生於希有想

歎言誰可作 不見有弓刀 強逼大王者
亦無有畏忌 開意捨難捨 苦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 見有捨財者 心生未曾有
我自見其證 極苦不肯捨 大王今當知
慳心難可捨

復次善觀察所作當時雖有過後必有大益
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
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
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
物賊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

慈六

十五

比丘執杖開門打之一下已語言歸依佛賊
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
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
語之言歸依僧賊時畏故言歸依僧即自思
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更不見

此閻浮提必當命終爾時比丘即放令去以
被打故身體疼痛久而得起即求出家有人
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
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
我於今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
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
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或遠見斯事教出家
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說三
歸不說四歸佛愍我故說三歸依不說四歸
即說偈言

決定一切智 以憐愍我故 是故說三歸
不說有第四 爲於三有故 而說三歸依
若當第四者 我則無歸依 我今可憐愍
身命於彼盡 我見佛世尊 遠觀如斯事
生於未曾有 是故捨賊心 有因羸事解

大莊嚴經論卷第七

慈七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利養亂於行道若斷利養善觀察瞋我
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
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
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尚時彼和尚
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
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
和尚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
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爲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電害及一世
利養害多身 電唯害於財 利養毀修道

爲電所害田	必有少遺餘	利養之所害
功德都消盡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彼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衆惡極熾盛
死則墮惡道	利養劇猛火	亦過於惡毒
師子及虎狼	智者觀察已	寧爲彼所傷
不爲利養害	愚者貪利養	不見其過惡
利養遠聖道	善行滅不生	佛已斷諸結
三有結都解	功德已具滿	猶尚避利養
衆中師子吼	而唱如是言	利養莫近我
我亦遠於彼	有心明智人	誰當貪利養
利養亂定心	爲害劇於怨	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壞	髓斷爾乃止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析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譬如嬰孩者	捉火欲食之
如魚吞鉤餌	如鳥網所覆	諸獸墜牢陷

皆由貪味故 比丘貪利養 與彼亦無異

其味極渺少 爲患甚深重 詐爲諂佞者

止住利養中 親近憤鬧亂 妨患之種子

如似疥搔癢 搔之痒轉增 矜高放逸欲

皆因利養生 此人爲我等 遮於利養怨

我以是義故 應盡心供養 如是善知識

云何名爲怨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厚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不樂寂定法 以捨寂定故

不名爲比丘 亦不名白衣

復次俱得漏盡教學差別我昔曾聞尊者目

連教二弟子精專學禪而無所證時尊者舍

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得勝法不目連答

言未得舍利弗又問言汝教何法目連答言

一教不淨二教數息然其心意滯而不悟時

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從何種姓而來

出家答言一是浣衣二是鍛金師時舍利弗

語目連言金師子者應授安般浣衣人者宜

教不淨目連如法以教弟子弟子尋即精勤

修習得羅漢果既成羅漢歡喜踊躍即便說

偈讚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 佛法之大將 於諸聲聞中

得於最上智 有勝覺慧力 嗚呼舍利弗

指導示解脫 隨順本所習 指導開悟我

二俱速解脫 行自境界中 獲得所應得

行他境界者 如魚墮陸地 我常在河側

習浣衣白淨 安心於白骨 相類易開解

不大加功力 速疾入我意 金師常吹韜

出入氣是風 易樂入安般 衆生所翫習
各自有勝力 今者舍利弗 佛法之鞅韉
佛說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 真實是所應
心得自在者 能使我二人 善知禪徑路
我如不調象 法中之大將 言教調順我
使到安隱處 故我大歡喜
復次善根熟者雖復逃避如來大悲終不放
捨我昔曾聞如來無上良厚福田行來進止
常爲福利非如世間所有田也欲示行福田
異於世間因行福田者徃至檀越下種人所
入舍衛城分衛乃至爲菩薩時入王舍城乞
食城中老少男女大小見其容儀心皆愛敬
餘如佛本行中說昔佛在時衆生獸惡善根
種子極易生芽佛所應化爲度人故入城乞
食卽說偈言

若以深信心 禮敬佛足者 是人於生死
便爲不久住 能行善福田 供養作因緣
必獲大果報 能以信敬心 以土著佛鉢
終不無果報
如來入城現神足時一切人民各各相語佛
來入城餘如諸經中佛來入城時所有嚴麗
種種具足男女大小聞佛入城一切擾動猶
如大海風鼓濤波出大音聲閭浮提界亦未
曾有如是形相爾時城中除糞穢人名曰尼
提髮長蓬亂垢膩不淨所著衣裳悉皆弊壞
若於道中得弊納者便用補衣欲示宿世不
善業故背負糞瓠欲遠棄去於路見佛瞻仰
尊顏如觀大海圓光一尋以莊嚴身如真金
聚無諸垢穢所著袈裟如赤梅檀亦如寶樓
觀之無厭卽說偈言

金色如華敷 衣如赤栴檀 衣服儀齊整

清淨如銅鏡 如似秋月時 日處虛空中

世尊處大眾 嚴淨如秋月

爾時衆生見佛世尊生大歡喜畜生見佛眼

根悅樂況復人也即說偈言

見色無比類 深心極愛敬 堪爲禪定器

威光倍赫奕 邪見毒惡心 覩佛猶悅豫

觀其諸形體 觸目視無厭 覩見心悅豫

身體悉照曜 瞻之轉熾盛 形體圓滿足

無可嫌呵處 種姓可歎美 無能議論者

明智善丈夫 相續出是種 世人寶嚴飾

以助形容好 佛身相好具 不假外莊嚴

相好衆愛樂 顯好常隨身 世人自嬰珞

不得常爲好 蓮華悉開敷 阿輸伽敷榮

嚴飾於大地 顯好不如佛 淨目衆相好

熾然莊嚴身 喻如摩尼鎧 衆寶而校飾

亦猶池水中 衆華以莊嚴 如是等比類

不及如來身 善逝之形體 相好炳然著

猶如虛空中 靜無雲翳時 衆星莊嚴月

善行美妙器 瞻仰無厭足 如飲甘露味

猶如淨滿月 爲人所愛樂 妙相以莊嚴

善調伏威德 衆德備足者 誰能具稱歎

諸過惡已壞 譬如生死中 衆伎變現形

永無能變現 髣髴似佛者 雖作衆妙相

不及佛儀相 佛之妙容相 天人中無比

又復世尊不齊相好殊妙可歎衆行皆備功

德悉具說偈讚言

如來所言說 智者所欽仰 威儀及舉止

終無有過失 牟尼中最勝 觸事未曾有

覺慧無動搖 讚毀意不異 以有十力故

標相極寂靜 滿足而正直 功德利益聚

行步甚詳雅 爲人所愛樂 言說義深廣

視瞻極審諦 詳雅有次叙 一切皆捨離

食飲無貪著 舉要而言之 無有不可愛

爾時尼提見無上調御諸根寂定及比丘等

根不散亂圍繞侍從心倍愛敬復說偈言

諸根悉寂靜 調根者圍繞 著於新色衣

前後隨導從 衆釋中勝道 金色不動搖

四衆常圍繞 如赤雲繞日

爾時尼提既見佛已自鄙臭穢背負糞瓊云

何見佛迴趣異道以不見佛心懷愁惱我於

先世不造福業爲惡所牽今受此苦我今不

愁斯下賤業衆人皆得到於佛前我今見臭

穢故不得往以是之故懊惱焦心即說偈言

佛出世甚難 難可得值遇 人天阿脩羅

甚七

六

八部咸圍繞 我雖今遭值 臭穢不得近

明了有惡業 罪報捨棄我

思惟是已更從異巷捨而遠避然佛世尊大

慈平等隨逐不捨即現彼巷尼提前立尼提

見已復生驚怖我向避佛今復覩見當何處

避驚怖憂惱而自責言我甚薄福諸佛香潔

我當云何以此極穢逼近於佛若當逼近罪

益深重先世惡業使我乃爾即說偈言

天以梅檀香 上妙曼陀華 種種衆供具

持來奉世尊 佛來入城時 香水以灑地

人天皆供養 真是應供者 云何執糞瓊

而在於佛前

復自念言當設何方而得合所又更捨佛入

於異巷如來如前復在彼巷尼提見已倍復

怪惱而說偈言

圓光周一尋 色炎若干種 城中諸人等

合掌而圍繞 帝釋執持拂 人天皆供養

我向避異巷 復從此道來

作此偈已復自念言今者世尊人天中上我

之鄙穢衆生中下我今云何以此臭穢而近

世尊即便迴避入於異巷爾時世尊先在彼

立既覩佛已慙恥却行糞坑撞壁尋即碎壞

糞汁流灌澆汙衣服自見穢汙慙愧懊惱顏

色變異而自念言先雖臭穢尚有坑遮今坑

破壞穢惡露現甚可慙恥甚自鄙責而說偈

言

歎言咄怪哉 我今如趣死 臭穢遍身體

云何當自處 三界最勝尊 而來趣近我

塞遮我前路 遂無逃避處 怪哉極可惡

內外皆可淨 慙恥大苦惱 如似衰老至

爾時大衆咸見世尊隨尼提後時彼衆中有

一比丘作是念言如來入城不於豪貴并卑

賤家而從乞食但隨尼提後何故如是此必

有緣復自念言此事可解即說偈言

此必功德器 爲佛所追隨 如珠落糞穢

托攬而覓取 如來錄其心 不擇貴與賤

不求種性真 妙勝作是說 譬如醫占病

看病腹鞭軟 隨患投下藥 亦不觀種族

如來以平等 觀察心堅軟 亦不擇種姓

與藥下煩惱

於時尼提於隘巷中遇值世尊慙愧蹙縮無

藏避處合掌向地作如是言汝今能持一切

衆生願開少處容受我身即說偈言

如來於今者 轉來逼近我 我身甚臭穢

不得近世尊 善哉開少分 願容受我身

爾時如來大悲熏心安樂利益一切衆生和顏悅色到尼提邊世尊以柔軟雷音而安慰之令彼身心怡悅快樂佛命尼提尼提聞已周樟四顧如佛所命三界至尊豈可喚我鄙賤之人將無有人與我同字喚於彼耶佛心平等斷於愛憎世尊舉手向彼尼提其指纖長爪如赤銅指間網縵以覆其上掌如蓮華柔軟淨潔相輪之手欲使尼提生勇悍心即與尼提而說偈言

汝有善根緣 故我至汝所 我今既來至
汝何故逃避 應當住於此 汝今身雖穢
心有上善法 殊勝之妙音 今在汝身內
不宜自鄙賤

于時尼提聞佛喚已舉目覩佛其心勇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無歸依者爲作歸依於諸

衆生無有因緣而生子想其心平等實是真濟今佛世尊與我共語如以甘露灑我身心即說偈言

假使大梵王 與我共談議 天帝之尊重
屈臨見携抱 轉輪大聖王 同坐一器食
不如三界尊 垂哀賜一言 今我蒙慈眷
歡喜過於彼 簡練去穢惡 不善相已滅
善相具足生 自在者濟拔 令我受快樂
世尊足上塵 帝釋以頂戴 猶名福所護
況我極鄙劣 親承佛音教 而自稱我名
當不生欣慶

佛告尼提汝於今者能出家不于時尼提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說偈言
如我賤種類 頗任出家不 世尊垂哀愍
設得出家者 如取地獄人 安置著天上

佛告尼提汝今不應作是思惟即說偈言

如來不觀察	種族及貴富	唯觀衆生業
過去善種子	一切煩惱縛	不盡得解脫
生老病死等	苦樂悉皆同	云何婆羅門
獨能得解脫	餘人不能得	文字及音聲
豈唯婆羅門	餘姓亦復知	譬如渡河津
不但婆羅門	餘姓亦復能	一切諸所作
唯婆羅門能	餘人不能耶	汝今但應當
信我故出家	如我佛法中	悲心無偏黨
不同諸外道	有所隱藏法	濟度悉平等
佛法無損減	說法無偏黨	平等示正道
爲一切衆生	作安隱正路	譬如大市中
市買一切物	我法市亦爾	不擇其種姓
富貴及貧賤	譬如清流水	刹利婆羅門
毗舍及首陀	無有遮護者	不限人非人

一切皆來飲 我法亦如是 我今亦不齊
比丘比丘尼 普爲於世間 人天之大醫
我不以爲貴選擇賢王等亦度下賤優波離
等我不齊爲大富長者須達多等亦度貧窮
須賴多等我不齊爲大智舍利弗亦爲鈍根
周離槃特等我不齊爲少欲知足摩訶迦葉
亦爲多欲婆難陀等我不齊爲耆舊宿德優
樓頻螺迦葉亦爲幼稚須陀耶等我不齊爲
憍慢婆迦賴等亦爲極惡鵞掘摩羅手捉劍
者我不齊爲多智男子而爲說法亦爲淺智
女人而爲說法我不齊爲出家之衆而作眞
濟亦爲極惡在家之人而爲說法我不齊爲
少欲之人而爲說法亦爲在家幼子五欲自
恣說四眞諦我不齊爲放捨衆務連多梨說
亦爲經理國事多諸世務頻婆娑羅王等說

我不齊爲斷酒之人說亦爲極醉郁伽等說
使得道跡我不齊爲樂修定離越等說離生
死亦爲失子狂亂心婆私吒說我不齊爲賢
德等優婆塞種中生者說法亦爲邪見弟子
阿須拔提等說我不齊爲盛壯羅吒和羅說
法亦爲衰老羅拘羅等說我不齊爲宿舊婆
拘羅說得羅漢亦爲七歲沙彌須陀延說使
得羅漢我不齊爲十六波羅延心中難問答
所疑亦爲六十聚落嬰愚貪欲求女人者說
我不齊爲滿願子等大論牛王辯才無盡者
說亦爲淺智達摩地那比丘尼說使得深智
能解大丈夫有所問難我不齊爲富貴大王
夫人彌拔提等說使得道果亦爲下賤僮使
鳩熟多羅等說使得道跡我不齊爲貞婦毗
舍佉說亦爲婬女蓮華等說我不齊爲大德

卷七

十一

辯才女人瞿曇彌等說亦爲七歲沙彌尼至
羅能摧伏說

依我佛法中 速疾應出家 因智得甘露
不由種族姓 四大及以空 貴賤等同有
無智則不得 不必在種姓

爾時尼提即奉佛教尋便出家得阿羅漢時
舍衛城中長者婆羅門聞尼提得出家皆生
譏論瞋忿嫌恨而作是言彼尼提者鄙穢下
賤今得出家若設會時尼提來者汙我舍宅
牀褥舉國紛紜遂至上徹波斯匿王時王聞
已語諸臣言汝等今者勿用紛紜我今當往
詣世尊所啓白如來更不聽斯下賤者使得
出家時王將侍從往詣祇洹見一比丘坐大
石上縫糞掃衣有七百梵天在其左右叉手
合掌禮敬者有取縷者有貫針者如修多羅

中廣說時諸天等說偈讚言

觀察諸根寂 容儀威德盛 得具於三明

利根不退轉 衆善悉備滿 容納糞掃衣

七百威德天 上從梵宮來 歸命來敬禮

度於彼岸者

時波斯匿王不識尼提而語之言汝今爲我

徃白世尊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來見佛時

彼尼提聞已即從石沒如入於水涌身佛前

而白佛言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見世尊世

尊語言還從本道可徃喚前尼提奉命還從

石出喚波斯匿王時波斯匿王頂禮問訊白

世尊言向彼比丘是何大德爲諸天供養奉

侍左右又能於石出入無礙說偈問言

佛智淨無礙 無事不通達 我欲所問者

佛已先知之 先事具小住 我欲有所問

向見一比丘^{卷七} 石上而出入^{十二} 如鷗在水中

浮沉得自在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向者比丘若欲知

者是王所疑鄙賤尼提即其人也王聞是已

悶絕躋地即自悔責而作是言我爲自燒云

何乃於如是大德生於譏嫌見是事已於佛

法所得未曾有倍生信心即禮佛足而說偈

言

譬如須彌山 衆寶所合成 飛鳥及走獸

至邊皆金色 昔來雖曾聞 今始方證知

佛如須彌山 無量功德聚 有來依佛者

變爲貴種族 佛不觀種姓 富貴及名聞

猶如醫占病 亦不觀種姓 但授諸良藥

令其病得愈 貴賤資氣同 皆出於不淨

成就得道果 等同無分別 一切種姓同

證果都無異

爾時世尊爲欲增長波斯匿王淳信心故說四種姓可淨若婚娶時取四種姓此四種姓皆可得淨佛告大王若娶婦嫁女應擇種姓此佛法中唯觀宿世善惡因緣不擇種姓唯

慈七

十三

觀信施不觀珍寶索戒清淨不索家門清淨索定自在不索種姓端嚴觀其智慧不觀所生即說偈曰

如練山石中 而取於真金 譬如伊蘭木 相瑳便火出 亦如淤泥中 生出青蓮華 不觀所生處 唯觀於德行

若生上族有德行者應當供養若生下賤種有德行者亦應供養諸有智者應當供養有德之人種姓有別德行無異猶如伊蘭及梅檀木俱能出火熱與光明無有別異佛語真

實無有過失深入人心使王得解波斯匿王頂禮佛足五體投地南無歸命調御丈夫一切種智於一切義無有障礙十力勇猛四無所畏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於一切衆生作不請親友於四種姓都無偏黨略說如是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世界佛獨悲 心意無穢惡 爲一切衆生 作於最親友 獨一說解脫 然示種種道 依智多方便 外道狂顛倒 羸羸之苦行 專迷著種姓

波斯匿王禮佛及尼提足已還舍衛城

復次雖不入見諦修學多聞力諸魔不能動應勤修學問我昔曾聞有一魔化作比丘來至僧坊有一法師在衆說法化比丘言我得羅漢道若有所疑今悉可問于時衆僧語法

師言疏其所說時彼法師問化比丘云何斷
結云何入定化比丘顛倒說法時法師語衆
僧言此非羅漢其語不可疏時化比丘涌身
虛空作十八變時會大衆譏呵法師如此之
人師今云何說非羅漢爾時法師雖被譏呵
以多聞力故猶說言非若是羅漢云何所說
顛倒然能復飛我於今者知復云何即說偈
言

我於功德所 都無嫉怨心 以阿毗曇石
磨試知是非 如似被金塗 磨時色不顯
金若不真者 以石磨則知 佛以智慧印
與印不相應 甘露城極深 無印不能入
欲入甘露城 我欲笑於彼
諸人問言若非羅漢云何能飛于時法師復
說偈言

或是因陀羅 或是幻所作 佛法中棘刺
必是魔所爲
時化比丘還復本身浮生歡喜嗚呼佛法極
精妙依聞能如是決定分別我即說偈言
首羅居士等 已得法眼淨 不可得動搖
此事不爲奇 以已智力故 汝今不見諦
心堅不可動 此事實希有 無有聖智力
而我不能動 是事爲希有 歸依佛涅槃
彼言真實故 智者不動搖 佛一切種智
說觀察羅漢 無有能壞者 猶如大海潮
終不過其限 假使火作冷 風性確然住
如來所說語 都無有變異 以是故佛語
於諸論最上 如似日光明 除滅一切闇
應供極真實 機辯顯分明 善察者分別
不能觀察者 不見如此理 實語與妄語

此二相違遠 佛語及外論 其事亦如是

大莊嚴經論卷第七

音釋

鍛都玩切 治治 浣合管切 濯濯 韜蒲拜切 鞅吹
倚兩切 珣胡江切 托呼也 高切 攪火韋囊切 鞅也
與孟切 蹇巨員切 逋奔謨切 嗟倉何切 確與
堅口角切 也

大莊嚴經論卷第八

慈八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聽於說法我昔曾聞漢地王子眼中生膜遍覆其目

慈八

遂至闇冥無所覩見種種療治不能瘳除時竺叉尸羅國有諸商賈來詣漢土時漢國王問賈客言我子患目爾等遠來頗能治不賈客答言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唯彼能治時王聞已即大資嚴便送其子向竺叉尸羅國到彼國已至尊者瞿沙所作是言吾從遠方故來療目唯願哀愍爲我治眼爾時尊者許爲治眼多作銅蓋賦與大衆語諸人言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椀中因即爲說十二緣經衆會聞已啼泣流淚以椀承取聚集

衆淚向王子所尊者瞿沙即取衆淚置右掌中而說偈言

我今已宣說 甚深十二緣 能除無明闇
聞者皆流淚 此語若實者 當集衆人淚
人天夜叉中 諸水所不及 以洗王子眼
離障得明淨 尋即以淚洗 膚瞖得消除
爾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爲
欲增長大衆信心而說偈言
佛法極真實 能速除瞖障 此淚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衆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信心得未曾有身毛驚豎即說偈言
汝所作希有 猶如現神足 醫藥所不療
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尊者瞿沙告

諸衆會雖爲是事此不爲難如來往昔百千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能令聞者悲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夜叉惡鬼遍滿舍宅吉毗坻陀羅根本馱道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爲難況斯醫障猶如蜂翅而除滅之何足爲難設大雲霧幽暗晦冥惡風暴雨此淚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一切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然以此淚能摧災患唯除宿業彼時王子既得眼已歡喜踊躍又聞說法狀患生死得須陀洹果生希有想即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 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目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俱悉得清淨 治眼中最上

無過於大化 我今稽首禮 衆醫中最勝
以一智寶藥 開我二眼淨 世間有心人
誰不敬信者 若設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 衆生之慈父 言說甚美妙
柔和可愛樂 濟拔事已竟 得達于彼岸
意根法微細 意當解了 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毀害前
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昔曾聞有一罪
人應就刑法時旃陀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
是學優婆塞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
極生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優
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今何必苦
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旃陀羅聖種中生
名曰法身不屬於王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釋迦牟尼尊 具一切種智 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 閻羅王之法 果時始教化
臨苦爲說苦 易懷亦可達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詣王言
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言汝何故不用
王教白言大王今應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
言

除我三毒垢 獲得寂滅因 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 受持於禁戒 乃至蚊蟻子
猶不起害心 何況於人耶

時王語言汝若不殺自命不全此優婆塞見
諦氣勢便於王所抗對不難而作是言此身
隨王王於我身極得自在如我意者雖帝釋
教我猶不隨王聞此語極大瞋忿勅令使殺
彼旃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王遂殺之

有二人至第六者勅使殺之亦不欲殺王
又殺之至第七者又不肯殺王復殺之老母
啓王第七小者爲我寬放王言今此人者是
汝何物老母答言皆是我兒王復問言前六
者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爲第
七子耶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王應當知 六子皆見諦 悉是佛眞子
決定不作惡 是故我不畏 今此第七子
猶是凡夫人 旣爲身命逼 造作諸惡業
是故我今者 求王請其命 人王得自在

唯願活此子 善人 臨終時恐怖 或能造諸惡
凡夫臨死時 但覩其現身 不見於後事
能觀後世報 非凡夫境界

爾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
說因果了如明燈旃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

決定意名爲賢聖村非是旃陀羅雖名旃陀羅實修苦行者自命尚不惜況戀諸親屬護戒劇護財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即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 不觀內禁戒 護戒爲種族
設不護戒者 種族當滅壞 我是旃陀羅
彼是淨戒者 彼生旃陀羅 作業實清淨
我雖生王種 實是旃陀羅 我無悲愍心
極惡殺賢人 我實旃陀羅
爾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其屍王

復說偈言

此覆善功德 如灰而覆火 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 帝釋常供養 如是堅行者
不惜已身命 而護於戒行
爾時彼王將諸群臣數千億婆羅門等步詣

塚間而作是言^{慈八} 如是大士雖名旃陀羅實是^五 大仙人積聚死屍爲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 以刀分解身 屍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 以持禁戒故 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 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智者皆應爾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盲 貪欲之垢汙 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 不計於惡業 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汙 智者常觀察 身財危脆想
亦如河岸樹 終不造惡業 智水洗心垢

爾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敬尚法故繞屍三匝
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 善能觀察者 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 假設入火林 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 此即是明證 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 卧於泥血中 以護佛戒法

此屍以火焚 即變爲灰土 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變異佛
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四不壞淨終不
可壞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名
自卑下是故當應斷於憍慢我昔曾聞佛成
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眷屬千人煩
惱既斷鬚髮自落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
國如佛本行中廣說閱頭檀王受化調順諸
釋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一身
觀者無有厭足身體豐滿不肥不瘦婆羅門
等苦行來久身形羸弊雖內懷道外貌極惡
隨逐佛行甚不相稱爾時父王作是念言若
使釋種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

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出家即
奉王勅家遣一人度令之出家時優波離爲
諸釋等剃髮鬚之時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
故涕泣優波離言令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
由活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盡
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寶聚盡與
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雜物足用給汝終
身自供優波離聞是語已即生厭離而作是
言汝等今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
我今何爲而收取之即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 棄捨諸珍寶 如捐惡糞掃
并及諸果葉 彼捨於愛著 云何方貪取
我設取寶聚 內心必貪著 計爲我所有
是則爲大患 諸釋捨所患 我今設取者
是爲大過惡 譬如人吐食 狗來噉食之

我收他所棄 與狗有何異 我今畏寶聚
如難四種毒 善根內觸發 不貪戀寶聚
我今必棄捨 欲向世尊所 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

慈八

始生欣尚心

七

願令我已身

同彼獲勝事

我今欲自出

當勤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出家但
當勤求于婆羅門先於佛所已得出家種刹
利姓其數五百亦得出家婆羅門刹利二姓
俱貴然我首陀其姓卑下復爲賦役於彼勝
中求索出家爲可得我不我於今者有何勢力
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刹利姓純淨 婆羅門多學 生處如摩尼
皆來聚集此 我身首陀種 云何得參豫
如似破碎鐵 間錯於真金 婆伽婆佛陀

我聞具種智 今我當往彼 悲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 應出不應出 一切外道衆
不知解脫處 唯有滅結者 能知於解脫
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踴躍合掌右
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 俱得出家不 涅槃解脫樂
我等可得耶 善哉救世者 大悲普平等
哀愍願聽我 得及出家次
爾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根純淑應
可化度即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而告
之言聽汝出家外道祕法不示弟子如來不
爾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示其勝道
而拔濟之猶市賣物不選貴賤佛法亦爾不
擇貧富及以種姓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流 而不充虛乏 誰秉熾然燈

而不滅黑闇 一切種智法 普共一切有

誰有修行者 不得勝妙義 譬如食石蜜

貴賤等除陰 佛法普平等 得盡三有時

諸姓等無異 譬如三種藥 對治風冷熱

藥不擇種姓 貴賤皆能治 法藥亦如是

能治貪患癡 甚八 四姓悉皆除 A 高下無差別

又如火燒物 不擇好惡薪 毒螫亦如火

不擇貴與賤 猶如水洗浴 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 諸種普得離

爾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

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

亦如蜂王又如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

波離樂出家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

叉手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來

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

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相寂定如舊比丘

五百釋種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

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爾時世尊語

諸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舊比丘上座

憍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次第為禮優波離

最在下坐釋賢王於諸釋中最為導首爾時

諸釋敬順佛教次第禮足至優波離見其足

異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甚用驚

怪猶如山頂暴水流注觸岸迴波而作是言

我等日種利利之姓世所尊重云何今者於

甚八

九

已僕使卑下之姓剃髮之種而為禮敬我等

今者當向佛世尊具諸上事白佛世尊優波

離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斷憍

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羅種佛告之

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無常一味種姓亦爾

有何差別時諸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剃髮之種我等日姓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夢如幻種姓之中有何差別諸釋種等白佛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答釋言一切世間皆爲恩愛而作奴僕未脫生死貴賤無異捨汝憍慢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合掌向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禮優波離足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等聞佛重說出家法已儼然而住如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聲言我等云何違佛教勅宜順佛教先舊智人作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爲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是捨棄憍慢順出家法亦爲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拔陀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爲優波離接

足作禮當禮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說偈言

嗚呼捨憍慢	種族色力財	隨順於佛教
如樹隨風傾	日種刹利姓	頂禮優波離
除捨我慢心	諸根皆寂定	諸大勝人等
真實無諂偽	副利衆德備	其數如竹林
名聞婆羅門	貴族刹利等	如是名德衆
入於牟尼法	莊嚴諸聖衆	如星圍繞月
羅列在空中	嗚呼法熾盛	如來之大海
果上功德水	湛然溢其中	衆河之所歸
世間衆勝智	無不歸佛法	人天衆增長
苦是出要道	如來善分別	說法滅憍慢
弟子衆一味	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爲斷憍慢

故復次得見諦者不爲天魔諸外道等之所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羅居士甚大慳吝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說偈言

惡道深如海 亂心如濁水 爲慳流所漂
言則稱無物 嫉妬之大河 邪見魚鼈衆
充滿如是處 漂流不止息 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果報 大悲之世尊 無畏之釋子
見諸沒苦厄 我等應救濟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長者家而讚布施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稍刺心語迦葉言汝爲受請爲欲乞食迦葉答言我常乞食長者語言汝若乞食宜應及時迦葉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次第至家都不承待爾時世尊往到其家語首

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羅聞已心大愁惱卷八作是思惟我尚不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五大施如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布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況當五大施乎佛告長者不殺名爲大施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如是等名爲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名何爲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生歡喜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御丈夫此實不虛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無敢違者即說偈言

色貌無等倫 才辯非世有 世尊知時說
梵音辭美妙 所說終不空 聞者盡獲果
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即入庫藏取

二張戲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猶以爲多欲與
一張又復更思嫌其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
念即說偈言

施時鬪諍時 二俱同等說 二德都不住
寧劣丈夫所 施時鬪諍時 等同所作緣

爾時首羅聞是偈已如來世尊知我所念歡
喜踊躍破於慳悋捉戲施佛佛知首羅至心
歡喜如應說法破首羅二十億我見得須陀
洹爾時世尊即從座起還其所止首羅歡喜
送佛還于其家心生欣慶爾時魔王見首羅
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其善
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至首羅家即說偈言

身如淨金山 圓光極熾盛 自在化變現
徻步如象王 來入首羅門 如日入白雲

觀者無厭足 意八 明如百千日 十二
爾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爲是何人即說
偈言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其身而
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再入我家雖復
再來不爲希有何以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
濟度爲業復說偈言

頭如摩尼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徻徻步 容甚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白莊嚴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爾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告首羅言我
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修八正道滅五受

陰此是邪說時彼首羅聞是說已甚生疑怪
貌相似佛所說乃非我爲是夢爲心顛倒聽
其所說甚爲貪嫉是何惡人化作佛形如華
叢中有黑毒蛇我今審知此定是魔如賣針
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今波旬聽我佛子
之所宣說偈言

卷八

十三

鵝翅扇須彌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僞 若得法眼者
即見牟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終不隨汝語 汝徒自疲勞 不能見惑亂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者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惑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闇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麋鹿禽獸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令有變異相 況汝一魔身 而能動搖我
首羅種種說 苦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入束繫縛者 時魔即恐怖 速疾還天宮
師子王住處 象到尋突走 波旬亦如是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我昔曾
聞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翅那迦王所親
愛爲謾謗故繫於獄中又更譖毀王大忿怒
遣人殺之時諸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言汝
聰明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動今

死時至何事最苦那迦答言畏死恐怖心不能定即說偈言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爲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思計衆苦中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卷八

十四

心身焦熱惱 今去極速疾 不知所趣處
身既不離欲 誰能不驚懼 精神甚荒擾
如盲涉長路 竟知何所向 心意極顛捨
猶如沙聚散 無可遮制處 如佛之所說
心存由心使 我今倒錯亂 難得生善處
由心自在故 隨意取諸趣 今我心躁擾
不能持令住 我昔來愚淺 貪著五欲樂
不能觀內身 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端坐而繫念 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願羨
彼得伏藏禪 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三偈之句義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棄捨於義利 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義
不覺死卒至 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險徑
如軸折頓住 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何緣故說是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臨終驚
怖方習禪觀以不破五欲莫知所至悔恨驚
怖即說偈言

智者應繫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終時無悔恨 心意既專至 無有錯亂念

卷八

十五

智者勤提心 臨終意不散 專精於境界
不習心專至 臨終必散亂 心若散亂者
如調馬用磴 若其闢諍時 迴旋不直行
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禁制如
庫藏中鎧鉀朽故臨敵將戰器鉀散壞不習

檢心命終亦爾

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依恭敬有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須利拔摩爲諍國故二人共鬪須利拔摩擲羅縠因提拔摩頭縠已急挽因提拔摩極大恐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法中作般遮竿筓今作是願時羅縠索即絕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即勅大臣名浮者延容多營般遮竿筓于時大臣即奉王教設般遮竿筓使人益食時彼大臣處上座頭坐見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鉢中從座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

從座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惑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作斯語汝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力云何而能分別前人如佛言曰若妄稱衆生必爲自傷汝莫作是顛倒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 得多聞覺慧 此是善逝子

隱藏於功德 猶如灰覆火 久處智戒行

世尊之所說 汝不共住止 云何知其行

佛說菴羅果 喻於四種人 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別 有佛世尊說 及與佛等者

乃可稱量人 是故汝不應 輕懷佛弟子

橫生分別想 譬如伏藏中 以土覆其上

誰知下有寶 汝住不須去 自當往觀察

我從今已往 躬當供養僧 愚癡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爾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衆僧手自斟酌爾時上座如前留食呪願已訖即便持去王即逐上座後語上座言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令捉于時上座難不與鉢強隨索鉢乃至旃陀羅打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我知汝淨信 悲愍能拔濟 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 上世諸勝王 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 但見其出家 未曾有往來

亦無有返報 而能深愛敬 恩過於慈父

雖不見汝心 諸根皆和悅 日出於空中

密雲覆不現 雖有此翳障 華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 奇特未曾有 能卑下自屈

欲爲我執鉢 榮貴福利具 然能不驕逸

諸王得自在 憍慢盲其目 用造諸惡業

顛墜多缺失 勇悍有智力 善解用財施

觀身如幻化^{卷八} 知取堅實法^{十七} 略說而言之

一切皆增長 如汝自調順 教化中最上

賢勝所行道 共衆隨順行

我今既受王供王以下心從我索鉢供養已

足不須取鉢爾時彼王遂更殷勤重隨索鉢

比丘念言今王何故欲得我鉢即入定觀知

王欲用調伏大臣故是以索鉢即說偈言

凡夫愚暗人 欲動須彌山 我今當與鉢

以護其心意 欲當有毀譽 我心都無異

於我生不信 損滅衆多人

說是偈已捨鉢與王王尋捉鉢猶如象鼻捉

青蓮華逐比丘去到旃陀羅家時彼比丘命

王入舍王不肯入於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

阿那含果具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

根因緣時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來入

我舍即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

此首陀會舍

非旃陀羅家

大子得羅漢

第三須陀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優婆夷

住於阿那舍

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

但取我道德

莫觀家眷屬

最後生此處

功德有殊勝

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

伊蘭能出火

淤泥生蓮華

觀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蘭與梅檀

然火皆熟物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大人佛

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佛所

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吼王又思惟若供養

種族失於功德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

羅也王復說偈言

但當供養德

不應觀生處

婆羅門說喻

淤泥生蓮華

其八

天與阿脩羅

十八

敬戴著頂上

婆羅門有過

智者皆棄捨

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

然實是過罪

旃陀有德者

豈可不取耶

實復有功德

如此旃陀羅

我應生供養

如是旃陀羅

山林修苦行

此名為仙聖

非是旃陀羅

旃陀羅殺鹿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箭

亦復取用射

以是因緣故

我應隨順行

旃陀有惡者

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跽合掌作是思惟先

禮老母應先禮佛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

正道能示一切衆生安隱正道應先禮佛仰

說偈言

南無苦行仙

醫王中最上

我今以佛故

敬禮於下賤

如依須彌山

烏鹿同金色

從他聞此事 我今現證知 依佛須彌山
賤者皆可貴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唯佛救世間 慈等無惡意 於諸衆生等
能爲最親厚 能於一解脫 分別說多種
外道狂顛倒 橫分別種姓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禮而去

大莊嚴經論卷第八

音釋

療 力照切 治也 瘳 丑鳩切 疾瘳也 腎 音計切 日疾也 眇 色角切 眇也
磴 魚對切 石磴也 竽 竿音俱切 竽音也 跽 巨几切 長跪也

大莊嚴經論卷第九

慈九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
恚我昔曾聞拘睺彌比丘以鬪諍故分為二
部緣其鬪諍各競道理經歷多得爾時世尊
無上大悲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鬪諍

鬪諍多破敗

競勝負不息

次續諍不絕

為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求勝利

遠離於愛欲

棄捨家妻子

意求依解脫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應作

應當以智鉤

迴於傲慢意

不適生鬪諍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譬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豎眼張其目 蹙眉復聚頰
而起瞋恚想 應當念彼服 剃頭作標相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諍競 如此之標相
宜應斷鬪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恕亮
彼諸比丘輕慢於我云何不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謙下

彼怒益隆盛 於惡欲加毀 猶如斧斫石

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爾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

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

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 割斷離親厚 瞋能殺害彼

如法順利者 瞋恚於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羸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導 聞諍怨害門 惡名稱牀褥
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爲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
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虐 意九 如惡瘡難觸 毒蛇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 瞋者睡亦苦 毀壞善名稱

瞋恚熾盛者 不覺已所作 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 不入其數中 若於戲笑處

衆人所不容 如是諸利處 由瞋都不入

瞋者巨愛樂 其事極衆多 常懷慙恥恨

雖以百舌說 說猶不可盡 舉略而說之

地獄中受苦 不足具論盡 瞋恚造惡已

悔恨身心熱 應當斷瞋競

爾時如來爲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忿猶

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

偈言

猶如濁水中 若置摩尼珠 水即爲澄清

更無濁穢想 如來之人寶 爲於諸比丘

隨順方便說 種種妙好法 斯諸比丘等

心濁猶不淨 寧作不清水 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 聞佛所說法 而其內心意

猶故濁不清 如日照世間 除滅諸黑闇

佛日近於汝 黑闇心過甚

如來世尊荷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

更爲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蹙眉聚頰猶故

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

知于時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

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

睒彌聞諍比丘爾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來

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眼而住亦生念言我得
離群極爲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
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 遠離群衆樂寂靜

彼樂獨一我亦然 遠離鬪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爾時諸比丘不受佛說
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
言叱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
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 三界世尊說 瞋恚惡罪咎

住在我心中 悔恨熾猛火 焚燒於意林

善哉悲愍者 願還爲我說 我今發上願

必當求解脫 從今日已往 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惠瞋所禁 惱亂不隨順 我今應悲愍

還救其苦難 嬰愚作過惡 智者應忍受
譬如人抱兒 懷中積糞穢 不可以糞臭
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爾時天龍夜
叉阿脩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 大仙正導者 彼諸比丘等

放逸之所盲 競念心不息 觸惱於世尊

如來大悲心 猶故不肯捨 悲哀無瞋嫌

意欲使調順 如似強惡馬 捶策而令調

爾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丘等知

慈九

四

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
鬪諍使多衆生起瞋念心極爲衆人之所輕
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爲說法
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爲諸比丘說六和敬法
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復

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
尊者黑迦留陀夷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佛
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
事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
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
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
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
為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
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爾時
鳥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劫初之
時光音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
既嘗其味遂取食之爾時彼天者今彼婆多
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
復爾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為法故從座而
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

慈九

五

偈言

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既久而
作是言咄哉不見搏食過患為搏食故於大
眾中而被毀辱即說偈言

寧共鹿食草 如蛇呼吸風 不於佛僧前
為於飲食故 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檀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
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爾之時
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請佛佛猶不
肯即制戒婆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
偈言

我違佛所說 云何舌不斷 云何地不陷
故復能載我 羅刹毗舍闍 惡龍及與賊

無敢違語者 爲於飲食故 頑嚚違佛語
寧以刀開腹 吞取於疽蟲 土食以滿腹
云何爲食故 乃違十力教 我今自悔責
喻如無心者

爾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慙愧自責三月之中
恥不見佛自恣時近晝夜愁惱而自燒然羸
瘦毀悴失於威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
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 縫衣而洗滌 不久當散去
汝莫後生恨 汝今速向佛 敬禮蓮華足
應向尊重處 盡力求哀請 深勤用功力
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 世皆無違者 由我愚癡故
敢違於佛語 我之極輕躁 衆中無慙愧

不見後時笑 爲衆所惡賤 不思此過惡
輒作如是說 此事僧應作 及非我所請
由我無定心 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懺悔婆
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殷重心 求哀願得懺 慙愧當何忍
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惱漏者
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
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疑自罪過 如見淨滿月 無瞋容貌勝
三界慈哀顏 我今欲觀見 慈悲爲我說
爲愚癡所盲 而不受佛語 譬如人欲死
不服隨病藥 違失慈愍教 今受悔恨惱
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詣世尊所

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
今決定懺悔耶時婆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禮佛 寧使身散壞 佛不使我起
我亦終不起 若佛與我語 身心皆滿足
爾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
在大眾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
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 人之調御師 體性悲愍者
我如強戾馬 越度調順道 假設不得食
眼陷頰骨現 枯竭而至死 寧受如此苦
不違於聖教 釋梵尊勝天 敬戴奉所說
我之愚癡故 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
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卧於糞穢汙泥之中
我行背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

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
陀含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
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修多羅時
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佛說已知婆多梨
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
羅漢如此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
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
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
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舍摩他毗
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
知若見已雖生卑賤得阿羅漢果婆多梨不
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來
平等說法而無偏黨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
欲是故應當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
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

世爾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
前後導從歌舞唱妓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
所乘象遙見特象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
吹雲欲往奔走不避咀噉時調象師種種鉤
斷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斷
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象去遂疾王
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必死即說偈言

慈九

如見虛空動 迅速追諸方 皆悉而來聚
普見如輪動 大地皆迴轉 其象走遂疾
譬如山急行 諸山如隨之 巖谷澗中河
諸樹傷身體 王怖極苦惱 發願求山神
使我得安全 鉤斷傷身體 欲盛不覺苦
象走轉更疾 喻如於暴風 棘刺鉤斷身
并被山石傷 頭髮皆蓬亂 塵土極全汙
衣服復散解 瓔珞及環釧 破落悉墮地

爾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
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 禁制令使住 我今如在秤
低昂墮死處

爾時象師盡力鉤斷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

色慙恥淚下盈目俾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
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

盡力誦象咒 古仙之所說 鉤斷勢力盡
都不可禁制 如人欲死時 咒術及妙藥
越度必至死 良藥所不救

慈九

九

爾時大王語象師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
何計象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
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逐於特象象既去後
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爾
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

在大眾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爾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爾時彼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爲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斷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欲爲心毒箭 不知從何生 因何得增廣 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

不治即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 勤求斷欲法 不知其至趣 懷精勤退還 棄捨五所欲 出家修苦行 爲斷欲結故 應精勤修道 或有恣五欲 言導足自斷 若干種作行 望得遠離欲 如是等處處 望拔欲根本 欲求難可拔 人天阿脩羅 夜叉鳩槃荼 一切有生類 微細心欲網 繫縛諸衆生 迴轉有林中 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怪惑即說偈言

慈九

無有能斷滅 如此欲惡者 乃無有一人能滅貪欲耶 人天中乃無 能滅此欲乎 爾時象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衆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

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
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眾前發
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以此
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衆生貪欲之
患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
對治故說是修多羅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
心故不卒爲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鞠多林
下坐禪時魔波旬以諸華鬘著其頂上爾時
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華鬘在其頂上即入定
觀誰之所爲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
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
遙見尊者知是所作爾時尊者即說偈言
華鬘嚴飾具 比丘所捨離 死屍極臭穢
受欲者厭惡 佛子共摘力 戰爭誰能勝
我今是佛子 捨棄汝華鬘 汝若有力者

除去汝死屍應元 大海濤波流十一 無能禁制者
唯有鐵圍山 水觸則迴返
爾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
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
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
說偈言
若我不能解 使餘諸勝天 威德自在者
其亦必能解
爾時尊者復說偈言
帝釋及梵天 無能解是者 設入熾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焦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
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汝 無能救解者
摩醯首羅天 及以三天王 毗沙門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諸天等 雖復盡神力
無能爲解者

爾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
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 以已神通力 由汝輕弄故
今故毀辱汝 誰當有此力 而爲汝解者
猶如大海潮 無能制波浪 譬如以藕絲
用以懸雪山 雖盡我神力 不能爲汝脫
我雖有大力 不及彼沙門 如似燈燭明
不如大火聚 火聚雖復明 不如日之光
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
患梵天說偈以答魔言

汝速疾向彼 求哀而歸依 神通樂名聞
汝盡敗壞失 如似人跌倒 扶地還得起
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
爲諸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
佛之弟子等 梵天所尊敬 況復如來德

云何可格量 我極作惱亂 猶故忍悲愍
而故不爲我 作諸衰惱事 能忍護惜我
何可得稱說 我今始知佛 真實大悲者
體性極悲愍 不生怨憎心 身如金山王
光明踰於日 愚癡冥我心 皆作惱亂事
彼精進堅實 未曾有麤語 恒常見悲愍
令我心不悅

爾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
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
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禮足下作如是
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
以亂於佛猶不苦我即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 婆羅門村邑 瞿曇來乞食
我今空鉢去 即日不得食 然不加毀我
我曾作惡牛 并及毒蛇身 五百車濁水

今佛不得飲 皆知是我作 不曾出惡言
我所作既少 汝極毀辱我 人天阿脩羅
一切皆輕憊 毀我壞名稱 以屍苦惱我
爾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者不善惡物云何
聲聞比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葶藶慈九 用比於須彌十三 螢火之微明

以比於日光 一掬之少水 比方於大海

佛有大悲心 聲聞無大悲 如來以大悲

恕汝種種過 我亦隨佛意 欲生汝善根

爾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德 福利威光盛 彼之所有分

斷諸愛欲者 忍辱不起嫌 我以愚癡故

日日常觸惱 如母愛一子

優波鞠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來所數

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

最上即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 知佛見長遠 未曾於汝所

生於不愛心 彼第一智尊 欲成汝信心

常發親愛語 智者少生信 便得涅槃樂

今我略爲汝 說法愚癡冥 黑闇之過患

汝今生信故 則能洗除盡

爾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華種種起觸惱

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

過責是彼仙中勝若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

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禮尊者足作如是

言尊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發心却我頸懸

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爲我除捨尊者答言共

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答

言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

觸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

三界之津際 我見彼法身 不見金色身
不惱爲我現 示我佛形相 我今極希望
愛於如來形

爾時魔王語尊者言我於作要誓汝若見形
莫爲卒禮以一切種智順莫禮我我作佛相

慎莫爲禮即說偈言

卷九

十四

以謙敬念佛 爲我作禮者 則爲燒滅我
我有何勢力 能受離欲敬 喻如伊蘭芽
爲象鼻所押 破壞無所住 我若愛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魔復語
尊者言待我須臾間即入空林中而說偈言
我先或手羅 現金熾盛身 佛身不思議
我作如是形 身現熾光明 喻過於日月
悅樂衆人目 明如飲甘露

尊者答言汝今爲我如先好作魔答言諾我
今當作即爲却屍爾時魔王即入空林現作
佛形如作伎家種種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
於大人相能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開
發時莊嚴於此林看視無厭足圓光一尋化
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難隨後執
持佛鉢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
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左右猶
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波毘多所尊者
見佛相貌極生歡喜即從座起觀佛形相咄
哉惡無常無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何而
破壞牟尼身如是爲無常所摧滅爾時尊者
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常如蓮華
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不可具廣說即說
偈言

卷九

十五

面過蓮華數 目如青蓮葉 身形殊特妙
相好過於月 甚深喻如海 安住如須彌
威德過於日 行過師子王 眼瞬如牛王
色殊於真金

爾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歡喜即
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 獲是美妙報 業緣之所得
非是現作業 百千億劫中 身口作淨行
修施及戒忍 并禪與智慧 決定作正行
以是自莊嚴 衆人眼所愛 清淨無垢穢
現是形相時 怨家皆歡喜 況我於今日
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座起五
體投地而爲作禮魔時即驚作如是言大德
何故違要尊者言作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禮

今何故禮尊者從地起即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 擬心禮於佛 我今實不爲
恭敬禮汝足

爾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爲我作禮云何說
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敬禮汝亦不
違言誓喻如以泥木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
共禮敬爾時不敬於泥木欲敬禮佛故我禮
佛色像不爲禮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禮
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諸大
聲聞等欲使諸檀越並供養衆僧令不所乏
又令比丘亦聞法奉行以是故應爲四衆說
法若欲讚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
覺爲作禮

大莊嚴經論卷第九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

慈十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爲諸衆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爲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爾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答言

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唯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爲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大地自在者 今當爲汝說 此非沉水香 復非華葉莖 梅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法比丘在大衆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即說偈言

金色身晃曜 歡喜生讚歎 因此福德力
在在受生處 身身隨此業 常有如此香
勝於優鉢羅 及以瞻蔔香 香氣既充塞
聞者皆欣悅 如飲甘露味 服之無厭足
爾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豎而作是言嗚
呼讚佛功德乃獲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
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稱與福德 色力及安樂 已有此功德
人無輕賤者 威光可愛樂 意志深弘廣
能離諸過惡 皆由讚佛故 如斯之福報
賢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爾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爾
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衆中 讚佛實功德 由是因緣故
名稱滿十方 說佛諸善業 大衆聞歡喜

形貌皆熙怡 由前讚佛故 顏色有威光
說法得盡苦 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
作樂因緣故 得樂之果報 云何名之佛
說言有十力 得有得此法 不爲人所輕
況諸說法者 昇於法座上 讚立佛功德

降伏諸外道 以讚佛德故 獲於上妙身
便爲諸人說 可樂之正道 以是因緣故
猶如秋滿月 爲衆之所愛 讚歎佛實德
窮劫猶難盡 假使舌消澌 終不中休廢
常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處 言說悉辯了
說佛自然智 增長衆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業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涸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適意 我以因緣箭

壞汝諸網弓 復已言辯父 思惟善說母
爾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
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 歎佛功德果 略而言說之
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爲說法者得大果報諸
有說法應生喜心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而當懈
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
三昧欲使修福衆生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
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
視者即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 著於如來衣 人天八部前
佛分座令坐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 如月漸增長 如空中動手
無有障礙者 身如清淨水 無有諸塵翳
佛常於衆前 讚歎其功德 乃至未來世
彌勒成佛時 亦復讚歎彼 而告大衆言
此是牟尼尊 苦行之弟子 具十二頭陀
少欲知足中 最名爲第一 此名爲迦葉
人天八部前 讚歎其功德
爾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遙於宮殿合
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誰恭敬
如是爾時帝釋即說偈言

處於欲火中 繫念常在前 雖與金色婦
同室無著心 身依於禪定 心意亦快樂
入城聚落中 而欲行乞食 以智慧耕地
壞破過惡草 是名善福田 所種果不虛
爾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之言汝

最尊貴居放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言

以施因緣故 我最得自在 天人阿脩羅
愛重尊敬我 晝夜意念施 故我得如是
如得多伏藏 眾寶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爾時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爲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道邊爾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即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天須陀食滿鉢奉之爾時尊者得是食已內心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 飲食乃殊妙 此事可驚疑
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觀察即

尊者

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 斷除他人惑 天人有所爲
猶當爲解釋 況我今有疑 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是言嗚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即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 現形貧賤人 羸悴極老劣
衣此弊壞衣 捨毗闍延堂 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 得成勝福業 汝福以成就
何故作觸遶 以食施於我 具勝五妙欲
世尊久爲汝 斷除三惡道 汝不知止足
方復求福業

爾時帝釋還復釋身在衆人前禮尊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葉爲何所作即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 獲得諸勝利 資業以廣大

倍生於信心 大德爲我故 而乃遮止我
爾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聞設施者	猶尚能布施	況我見施報
明了自證知	父母及親友	拔濟欲利益
無能及布施	離於生死苦	施報如形影
處處與安樂	生死嶮難中	唯施相隨逐
於雨風寒雪	唯施能安樂	如行嶮惡路
資嚴悉具足	施能爲疲乏	安隱之善乘
嶮惡賊難處	施即是善伴	施除諸畏恐
衆救中最厚	處於怨賊中	施即是利劍
施爲最妙藥	能除於重病	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爲杖		

爾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天宮以
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明順施福欲使
人勤修福業帝釋勝人猶尚修福何況世人

而不修施應十聲聞之人帝釋供養六況復世尊復
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猶如甘露
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曾聞有一人因緣
力故發心出家欲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
化不在僧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
法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緣過
去世時少有狀惡修善根不既觀察已乃不
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無乃至百千身中都
無善根復觀一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
無善根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彼
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爲向誰求索
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
我諸比丘言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
等云何而當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
肯度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少醫無能治

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涕而言我何薄福
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惡獨
不見度若不見度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 一切悉得飲 乃至旃陀羅

各皆得出家 如此佛法中 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 當用是活爲

作是偈已爾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
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門即說
偈言

一切種智身 大悲以爲體 佛於三界中

覓諸受化者 猶如牛求犢 愛念無休息

爾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華開敷手光熾盛掌
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頭而告
之言汝何故泣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
家諸比丘等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問言

諸比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 而欲譬喻者 業力極微細
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大將舍
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我出家爾時世
尊以深遠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
及我於無量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我今
爲汝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 彼非一切智 亦非解體性
不盡知中下 彼識有限齊 不能深解了

無有智能知 微細之業報

爾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
汝出家我於法上求買如汝信樂之人如法
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
臂入僧坊中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因緣

故不聽此子今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
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
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 極爲甚微細 猶如山石沙
鎔銷則出金 禪定與智慧 猶如雙輔囊

我以功力吹 必出真妙金 此人亦復爾

微善如彼金

爾時尊者舍利弗整鬱多羅僧偏袒右肩胡
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 唯願爲我說 智慧之大明

除滅諸黑闇 彼人於久近 而種此善根

爲得何福田 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彼因極微
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去有一貧人入
阿練若山採取薪柴爲虎所逼以怖畏故稱

南無佛以是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 以是爲微細 因是盡苦際
如是爲善哉 志心歸命佛 必得至解脫
得是相似果 更無有及者

爾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自教化

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緣故於世尊所

種少善根獲報無量況復造立形像塔廟復

次善根既熟得解脫果因是之故宜應修善

我昔曾聞世尊學道爲菩薩苦行六年日食

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彼菩薩以

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五人等問菩薩言

先修苦行尚無所得況食乳糜而得道耶作

是語已即便捨去向波羅柰爾時世尊既成

佛已作是思惟何等衆生應先得度復作是

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恩作是念已

詣波羅柰至五人所即說偈言

妙好之威光 舉體具莊嚴 獨行衆好備
曾廣相炳然 晃曜威德滿 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正 行如大象王 趨詳獨一步
所作已成辦 智行已滿足 深智爲天冠
解脫帛繫首 二足人中尊 法輪王最上
諸天作伎樂 前後而導從 雖復諸勝王
四兵以圍遶 嚴駕不如佛 獨遊於世界
譬如轉輪王 象馬車兵衆 天冠極微妙
帛蓋覆其上 如大轉輪王 福利衆悉備
未若佛莊嚴 殊勝過於彼 第一無等相
威德踰衆聖 衆生覩容儀 超絕過日光
人獸諸飛鳥 瞻仰佛身相 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辦不
同於先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即向四人而說

偈言

誰出妙光明 照曜林山谷 猶如衆多日
從地而涌出 光網明普滿 照徹靡不周
猶如真金樓 袈裟覆其上 又似鎔真金
流散布於地 陸行諸畜獸 及以牛王等
麀鹿及雉兔 見佛皆停住 食草者吐出
諦視不暫捨 孔雀舒羽翼 猶如青蓮鬘
出離放逸時 亦皆同喜舞 歡娛出妙音
佛遊道路時 所有衆生類 心眼樂著觀
即奪其二根 不覺自往看 佛行道路時
諸觸佛脚者 七日晝夜樂 最勝順道行
湛然不輕躁 身體極柔軟 躡空不履地
行步無疲倦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 心亦生疑惑 爲是誰威光

照曜過於日 以彼光相故 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乃是釋
種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既捨
苦行向我等邊即說偈言

我等皆莫起 慎莫爲敬禮 但當遙指授

語令彼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偈言

面如淨滿月 見之不覺起 譬如似大海

月滿則潮宗 我等自然起 猶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 自然使之爾 亦如帝釋幢

餘天不能動 帝釋自到時 自然而獨立

我等亦如是 佛至自然起 又如酥注火

火則速熾盛 我等見佛德 速起疾彼火

無數劫已來 摧伏於憍慢 舉體尊所重

師長及父母 諸天及世人 鬼龍夜叉等

諸有見佛者卷十 無敢不敬禮十一 智者何足疑

應當善分別 佛若舉下足 地亦從上下

諸山如輕草 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爲佛捉鉢

敷座取水之者又爲佛洗足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 覩佛威德盛 其心皆歡喜

破壞本言要 三脚支澡盥 諦視恐崩壞

皆受不語法 於十中亦半

爾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之言汝

等癡人云何即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

立侍而作是言慧命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

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 遠離諸塵垢 汝等莫如常

應當起恭敬 譬如以泥木 而爲作佛像

未得成就時 脚踏而斲削 既得成就已

香華而敬禮 汝等亦應當 除捨親友意

而當恭敬我 不應生輕慢 讚歎不生喜

毀罵亦不瞋 我今憐愍汝 欲使得解脫

令得寂靜樂 獲諸利益事 疑愛瞋恚等

各自有相貌 譏刺出惡言 如以及畜瘡

我今住菩提 稱我爲瞿曇 我雖無愛憎

應生恭敬相 勿復出此言 謗毀語他人

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菩提即

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 猶不證菩提 汝沒溺淤泥

云何得悟道 譬如棄大乘 而負於山石

欲度河難者 云何而可得

爾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爲正道佛

便爲說離五欲故即爲正道以難苦行亦爲

正道除於二邊爲說中道佛以慈爲首說偈

慈十

十二

報言

唯智能除去 無智愚癡障 是故須智慧

以護於身命 有令得智慧 牀褥衣服等

飲食及湯藥 以此存身命 若無如上事

此則身命壞 以此護身命 堅持於禁戒

持戒得定慧 不修苦行得 自餓斷食法

不必獲於道 身壞則命敗 命壞亦無身

毀戒無禪定 無禪亦無智 是故應護命

亦持於禁戒 由持禁戒故 則獲禪智慧

是故應遠離 苦惱壞法身 亦離諸五欲

不應深樂著 若樂著貪欲 則爲毀禁戒

復長於欲愛 愚癡著苦行 自樂斷食法

或食於草葉 卧炙棘刺上 如是損身命

不能得定慧 是故處中道 依止如是法

莫沒於淤泥 亦莫苦惱身 有智應善別

如此二過患 如月衆所愛 處中亦如是
嗜欲深汙泥 人皆多沉沒 苦行焦身心
亦不免此患 捨離是二邊 中道到涅槃
爾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結使讚
佛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

卷十

十三

若以用智慧 癡縛自然解 以此諸義等
苦身則無益 若以戒定慧 可獲於道迹
譬如持身者 欲滅諸過惡 應持如是心
以是之義故 不應捨衣服 飲食及卧具
亦莫於此物 而生樂著心 火積及雪聚
汝應悉捨離 在於火聚所 及安住雪邊
二俱應將息 不宜更遠去
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善哉即
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 房舍卧具等 欲愛身命者

節量得時宜 於此衆美饌 不應生染著
亦不令捨離 譬如大火聚 體性是燒然
智者隨時用 種種生利益 然不爲所燒
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久思惟
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樂具乃更
非是修道法耶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 汝應體信我 若有所疑者
隨事宜可問 汝止疑網林 我以智火焚
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爲歡喜顏色怡悅即
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說偈言

厭惡發足處 甚爲難苦行 捨是難苦行
而著於五欲 比丘爲云何 而得離於欲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皆生死
時憍陳如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
尊我猶未解願佛爲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

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
當稱時節為說修慧法佛即為說轉法輪修
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
觀眼智明覺廣說如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
為憍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答曰為
顯無師獨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
聞法耶答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鬱頭藍弗
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是故說言我
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為已力中道說故若
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
之義佛為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
於中道見四真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
座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 蛆蟲所啖食 良醫用油治
既不識他恩 反更向醫吠 佛以禪定油

熱以智威德 除我結使蟲 我為無明盲
不知為益已 大悲故自來 反更生觸惱
一切諸天等 尚應生供養 於法自在者
今聽我懺悔 我先謂苦行 獲一切種智
愚癡盲瞋故 翳障生是心 我今聞所說
發除無智幕 今始真實知 自餓非真法
世尊示世間 趣向解脫道 外道論少義
莊嚴諸言辭 所說辭美妙 多姦而諂偽
欺誑於世間 愚癡自纏繞 善逝言辭廣
照了無不解

卷十

十五

何故說是事為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
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眾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
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現世饒益財寶
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為主

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
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
禾并種大小豆示種處已向天祀中爲天祀
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
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
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
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
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
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
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爲弟來向祀中時兄
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爲化弟白言我亦欲
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
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
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
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
得果耶兄答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
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恩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餘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緣 天上諸天下 亦各有差別

福多威德盛 福少尠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都損減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諸吉果
復次種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
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
既嚼楊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
所吹貝戴於頂上捉毗勒果以手擎舉以著
額上用爲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
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
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
今試看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鞭繫
者皆得解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爾
極爲善哉如是吉相爲何從來爲出何處檀
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肺之間比丘
問言若牛黃者能爲吉事云何彼牛而爲人
等繩拘穿鼻耕稼乘騎鞭撻錐刺種種鞭打

飢渴疲走耕稼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
丘問言彼牛有黃尚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
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
牛黃金在心 不能自救護 況汝磨少許
以塗額皮上 云何能擁護 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又問此
名何物白如雪團爲從何出以水浸漬吹乃
出聲檀越答言名爲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
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捨陸地日暴苦惱經
久乃死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言此不爲吉
即說偈言
彼蟲貝俱生 晝夜在貝中 及其蟲死時
貝不能救護 況今汝暫捉 而能爲吉事
善哉如此事 汝今應分別 汝今何故爾
行於癡道路

爾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答比丘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告檀越言世人名為如歡喜丸者爲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毗勒果比丘告言毗勒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葉俱共毀落爲爾不耶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言若其爾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即說偈言此果依樹生 不能自全護 又人採取時枝葉隨損落 又採用作薪 乾則用然火彼不能自救 云何能護汝

爾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爲我說比丘答言隨汝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往古諸勝人 合和說是吉 然實觀察時

第十

六

都無有吉相 云何相傳習 橫說有是吉以何因緣故 願爲我解說

爾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 一切皆離欲 後來欲事興離欲入深林 處林樂欲者 還來即向家唱作如是言 無欲無妻子 不得生天上多人說是語 謂此語爲實 由信是語故即便求索婦 欲事既以廣 迭互自莊嚴更共相誑惑 遂復生憍慢 憍慢勇健者爲欲莊嚴故 造作此吉書 爲人譏呵言云何似婦女 而作是莊嚴 彼人詐稱說我乃作吉事 非自爲莊嚴 牛黃貝果等皆是莊嚴具 由是因緣故 吉事轉增廣一一因緣起 皆由婦莊嚴 愚人心憍慢

謂爲實是吉

爾時檀越聞說此偈衣毛皆豎即說偈言

人當近善友 讚歎勝丈夫 由彼勝人故

善分別好醜 是故應隨順 於諸世界中

佛語皆真實 不求於長短 亦不存勝負

所說有因緣 慈十 事事有原本 十九 我今亦解了

福業皆是吉 惡業中無吉 吉與不吉等

皆從果因緣

爾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

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皆由善惡業 善惡生五道

業持衆生命 業緣作日月 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四日 惡業雖微細 名爲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 以業名白月 以業分別故

是故有黑白 諸有福業者 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彌山 黑白皆金色 諸無福業者

吉相不爲吉 如似大海水 好惡皆鹹味

一切諸世間 皆從業緣有 是故有智者

皆應離惡業 遠離邪爲吉 勤修於善業

猶如種田者 安置吉場上 若不下種子

而獲果報者 是則名爲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能除愚

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

音釋

斯 斯義切 盥 盥古玩 釜 釜房粉切 肺 肺芳吠切

盡也 鼠也 金藏也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一

隱一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況復智
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

隱一

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
日夏坐安居集諸牛羣近佛精舍聲乳供佛
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
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陀上典悉皆通
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
曉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陀有明韋陀不知
呪術爾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
時王勅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諸牛
又勅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佛若說法汝
好諦聽時彼牧人作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

智爲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所
爾時世尊大衆圍遶坐於樹下知牧牛人來
至林中爲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
照曜映蔽林野如融金聚又如雨酥降注火
中牧人視之無厭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
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蔔華遍滿林中爲是何
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麗 光明忽改常 將非天寶林
移植此園耶 暉赫如金樓 亦如天帝幢
其明過電光 熾焰踰酥火 或日月天子
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觀
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
明了各皆歡喜生希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
言

釋種王子身 端嚴甚輝妙 威光極盛熾
觀之生歡悅 身心皆快樂 善哉寂憺怕
湛然無畏懼 略說其色相 善稱於種智
世間皆傳說 真實不虛妄 咸言是佛陀
無不稱佛者 意持著於心 口亦如是說
粗略其旨要 不可具廣說 總說其要言
是釋種中日 名實稱色像 色像亦稱名
相好及福利 炳然而顯現 猶如於衆寶
羅列自嚴飾 威德甚赫奕 圓光滿一尋
猶如真金山 能奪衆人目 樂觀不捨離
衆人之所愛 體是一切智 如人大叫喚
口唱如是言 一切種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間出種智 必在於此中 何有功德智
不視如此智 如此妙身器 真實能堪受
功巧及畫素 未曾見是像 終更不生疑

言非一切智 如此妙形容 功德必滿足
極有此妙形 終不空無德 應須決定解
不應逐音聲
爾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決定解復
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我等
亦可決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
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
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其
必不知即說偈言
韋陀與射術 醫方及祀祠 天文并聲論
文筆根本論 立天祀之論 諸論之因本
辭辯巧言論 善學淫佚論 求覓財利論
清淨種姓論 一切萬物論 一種名字論
算數計校論 圍碁博奕論 原本書學論
音樂倡伎論 吹具歌法論 舞法笑法論

欺弄及庠序	舉動花鬘論	如是等諸論
悉皆善通達	按摩除疲勞	善別摩尼價
善別衣帛法	綵色及臘印	機關與胡膠
射術針令離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眾像
文章與書畫	無不悉通達	又復善能知
和香作華鬘	善知占夢法	善知飛鳥音
善知相男女	善知象馬法	又善知鼓音
及以擊鼓法	善知鬪戰法	善知不鬪戰
調馬弄稍法	善知跳擲法	善知奔走法
善知濟度法	如是等諸法	無事不明練

如是諸勝眾智技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爲奇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當知真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即問佛言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減

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知覆瘡不知作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來歡喜法不知濟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知聲乳留遺餘法不善斷理牛主盜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名爲解牧牛之法若知此法名爲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牛之人尚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來世尊真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爲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脩多羅

中廣說

隱一

四

復次不求供養及與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爾時如來不受其請毗舍佉

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佛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臣輔相亦求請佛迦毗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求請佛爾時世尊各皆不許爾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詣家中憂

惱涕泣如來往昔爲菩薩時詣迦蘭樹頭藍弗所彼諸徒衆與佛別時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真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已持水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瓦置地白長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須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

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悉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悉疲極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戀慕故憂慘不樂長者語福梨伽言非獨於我生於憂苦舍衛國人悉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 老少及男女 皆悉生憂惱
喻如月蝕時 人人皆憂懼 咸應共求請
爾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
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惱我能請佛使
住於國時須達多即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
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
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答言我今
必能爾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即
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無餘力世尊
自有大悲之心即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 悲如母念犢 求覓受化子
心無有疲厭 衆生處深有 如來常欲拔
喻如母失犢 求覓得乃住 我捉大悲衣
其必能使還 佛不取種族 富貴及端正
財色與好惡 唯觀增上信 善根成熟者

若見此衆生 悲愍而濟拔 我今若留佛

國內諸人民 咸皆生歡喜

爾時福梨伽負水衣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
往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衆等悉在祇洹是
時大衆開避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
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 刹利婆羅門 一切諸勝人
無不供養佛 我今心願樂 亦復欲供養
今欲求請佛 世尊願垂聽 雖知諸勝人
勸請於世尊 如來大慈悲 應當受我請

世尊心平等 悉無有高下 極賤卑下人
及高勝帝釋 我墮貧窮海 波浪諸苦中
沉溺無窮已 常聞苦惱聲 世尊應愍傷
拯拔貧惡焦 我今深敬信 衆中堅勝者
大悲應證知 大地及虛空 一切世界中
皆悉而知見 無有不了者 唯佛具足眼
一切無不知 今我無供養 請佛及衆僧
唯有信受解 此身非已有 屬他不自由
不得隨從佛 唯願受我請 佛若遠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養 佛若住此者
我得敬法者 佛所說法者 我悉能受行
善哉唯願住 速與我言教 貴賤等無異
衆生中堅實 一切世間共 不請之親友
網縵皆覆指 相輪莊嚴手 一切皆恐怖
佛以手安慰 誰有上大悲 慈稱滿世間

皆是真濟聲 六師稱種智 先已調伏之

誰能大衆前 無畏師子吼 名聞遍三界

動搖行住者 世界盡聞知 誰有無缺失

唯佛世尊能 善哉願和悅 歸依三寶心

猶如犢念母 爲諸衆生故 極作難苦行

疲勞來至此 說於八正路 開示甘露道

人雄堪作器

爾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梵音聲

以偈告福梨伽曰

汝既善方便 能令我還住 汝以言辭鉤

能制諸龍象 汝有堅固志 度量極寬廣

能以精勤心 求請使我住 我今當云何

不受於汝請 若遙觀汝心 猶應當來赴

況今見汝身 而當捨棄去 我不爲財利

富貴及名利 以汝堅實心 我當久住此

觀汝清淨心 猶如賢勝馬 莊嚴其鞍轡

誰不乘遊巡 我爲衆多人 爲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爲利養繫 猶如大龍象

以系用繫之 利養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處胎時 在彼暗冥中 猶思益衆生

況今成正覺 苦行積無量 猶恒自乾焦

不爲諸衆生 我應入涅槃 爲欲度衆生

是以住於世 我爲諸衆生 投巖及赴火

我爲化彼故 不避諸苦惱 亦不辭疲倦

爲滿福梨伽 故復還止住 福梨伽應知

我今滿汝願 我爲化衆生 擔是毒蛇聚

我爲福伽住 舍衛城衆生 皆生希有想

各唱如是言 嗚呼佛希有 不受國王語

亦不爲大臣 不爲國城人 亦不受女人

柔軟微妙語 佛爲教化者 見此善心故

即便爲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爲福伽
是故爲止住 不爲諸利養 名利及財賄
佛無諸結使 爲於受化者 行止及坐卧
常觀諸衆生 爲於衆生故 應行即便行
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我昔曾
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
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
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
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
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
在此珠價貴王之所有時彼珠師家既貧窮
失王貴珠以心急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爾
時比丘作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
彼人將必殺鵝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時

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惟我命代彼 我若語彼人 云是鵝所吞
彼人未必信 復當傷彼命 云何作方便
已身得全濟 又不害彼鵝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身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聞婆羅門 爲命得妄語 我聞先聖說

寧捨於身命 終不作虛誑 佛說賊惡人

以鋸割截身 雖受此苦痛 終不毀壞法

妄語得全活 猶尚不應行 寧以護戒心

而捨於身命 我若作妄語 諸同梵行人

稱譏我破戒 如是稱譏輕 猶能焦我心

以是因緣故 不應毀禁戒 今入大苦中

我今應當學 如鵝飲水乳 能使其乳盡

唯獨留其水 我今亦當爾 去惡而取善

經作如是說 智者共嬰愚 雖復同其事

終不從彼惡 善人能棄惡 如鵝飲水乳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緣我護戒因

用成解脫道

爾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我珠來

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答言誰

得汝珠默然而立珠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

此珠時彼珠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

日好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怙

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

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復語比

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

鬪我自共彼結使賊鬪所以爾者恐於打時

身形現故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

常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爾時比丘復說

偈曰

世尊具慙愧 我今隨順學 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者耶比

丘答言我出家法至於解脫常護身命雖處

險難而全身命今我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

衆稱美我名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諸禁戒 有使毀禁者 願樂於持戒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謠曲不實復

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汝謂我今者染

衣有虛妄耶何故現美不爲謠曲自歡喜耳

亦不使人稱嘆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

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 爲持禁戒故 捨於難捨命
使諸世間人 於諸出家者 生未曾有想

今雖未生想 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言珠在
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師涕
泣心生悔恨失以王珠益以苦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 我知善惡業 生於恠恨心
咄哉此貧窮 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禮比丘足而白之言

賜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焦亦莫燒我比
丘答言我實不取珠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
硬受是苦惱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貧切故
無由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頸並
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時彼比

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應當堅辭
無犯戒律若當毀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即
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 大悲爲體者 是我尊重師
當憶佛所告 富那伽之言 又復當憶念
林間忍辱仙 割截於手脚 并剃其耳鼻
不生瞋恚心 比丘應當憶 修多羅中說
佛告於比丘 若以鐵鋸解 支節手足等
不應起惡心 但當專念佛 應當念出家
及憶諸禁戒 我於過去世 姪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生
假欲自擁護 會歸終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求解脫命
雖俱捨身命 有具功德者 有無所得者

智者護身命 名稱具功德 愚者捨身命 徒喪無所獲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為苦哉
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我雖打撲汝 極大生苦惱 憶王責我珠

復欲苦治汝 今汝捨是苦 亦使我離惡

汝是出家人 應斷於貪欲 宜捨貪愛心

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心 終不利此珠 汝當聽我說

我今貪名稱 智者所嘆羨 亦貪於禁戒

及以解脫法 最是我所貪 甘露之道跡

於汝摩尼珠 實無貪利心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為業 住止於樹下 以此我為足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穿珠師語比丘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搥

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

即來食血珠師瞋念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

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

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說偈

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穿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有何親愁惱

乃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我先作

心望代鵝命今此鵝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

欲作何願比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為眾生故

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已貿鵝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全此鵝命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爲我廣

說所由爾時比丘說偈答曰

我著赤色衣 映珠似肉色 此鵝謂是肉

即便吞食之 我受此苦惱 爲護彼鵝故

逼切甚苦惱 望彼得全命 一切諸世間

佛皆生子想 都無功德者 佛亦生悲愍

瞿曇是我師 云何害於物 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鵝腹而還得珠即

舉聲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

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以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惱數百身 汝於佛樹相 極爲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爲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者

扶地還得起 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叉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作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爲難

爲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時穿珠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還歸所止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一

音釋

聲居候切 懼懼徒覽切 怕白各切 髮髮

莫牛乳也 稍所角切 跳田聊切 法丘迎切 珙戶江切

切莫瑣切 稍所角切 跳田聊切 法丘迎切 珙戶江切

也鼻 質莫候切 擗拜切 跌徒結切 足足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二

隱二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法難聞如來往昔爲菩薩時不惜身命以求於法是故應當勤心聽法我昔曾聞鵠緣譬喻有邪見師爲釋提桓因說顛倒法彼外道師非有真智自稱爲一切智說言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帝釋聞是語已心懷不悅極生憂愁爾時帝釋見諸世間有苦行者盡到其所推求一切智如帝釋問經中偈說

我今意欲求 不能得滿足 晝夜懷疑惑
莫識是與非 我於久遠來 恒思廣推求
不知大真濟 今爲何所在
毗首羯磨白帝釋言處於天上不應憂愁世

間拘尸國王名曰尸毗精勤苦行求三藐三菩提智者觀已是不久必當成佛可往親近帝釋答言彼之所作不移動耶即說偈言猶如魚子生 雖多成者少 又如菴羅果生熟亦難別 菩薩亦如是 發心者甚多成就者極少 若作難苦行 而不退轉者可說決定得 欲知菩薩者 執心必堅固毗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實不動當修供養爾時帝釋爲欲觀察菩薩心故自化作鷹語毗首羯磨汝化作鵠時毗首羯磨即化作鵠身如空青眼如赤朱向帝釋所爾時帝釋生憐愍心語毗首羯磨我等云何於菩薩所而生逼觸爲彼尸毗王作苦惱事雖復受苦如練好寶數試知真試寶之法斷截屈折火燒椎打乃始知真爾時化鵠爲鷹所

逐鵠現恐怖於大眾前來入尸毗王腋下其
色青綠如蓮華葉其光赫奕如黑雲中絳嘒
白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 衆生皆體信 如似日暗時

趣於自己巢 化鷹作是言 願王歸我食

爾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鵠極懷恐怖即

說偈言

彼鵠畏鷹故 聯翩來歸我 雖口不能言

怖泣淚盈目 是故於今日 宜應加救護

爾時大王安慰鵠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 終不令汝死 但使吾身存

必當救於汝 宜獨救護汝 并護諸衆生

我爲一切故 而作役力者 如受國人雇

六分輸我一 我今於一切 即是客作人

要當作守護 不令有苦厄

爾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此鵠是我之食王
答鷹言我久得慈於衆生所盡應救護鷹問
王言云何久得爾時大王即說偈言

我初發菩提 爾時即攝護 於諸衆生等

應生憐愍心

鷹復以偈答言

此語若真實 速應還我鵠 若我飢餓死

汝即捨慈心

王聞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者處身極難我

當云何籌量得理作是念已即答鷹言頗有

餘肉活汝命不鷹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

命爾時大王作是思惟當作何方即說偈言

一切諸衆生 我常修護念 如此熱血肉

不殺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已身肉可以濟彼此極爲易復

說偈言

割於自己身 而用與彼鷹 乃至捨己身
當護恐怖命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爲
得活不鷹言可爾願王稱量身肉使與鵠等
而以與我爾乃食之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
生歡喜即語侍人速取秤來以割我肉買此
鵠身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說
偈言

老病所住處 危脆甚臭穢 今應爲法故

捨此賤穢肉

時王侍人奉勅取秤爾時大王雖見秤來都
無愁色即出其股脚白滑澤如多羅葉喚一
侍人即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 割取我股肉 汝但順我語

莫生疑畏想 不作難苦行 不得一切智
一切種智者 三界中最勝 菩提以輕緣
終不可獲得 是故我今者 極應作堅固
爾時侍人悲淚滿目叉手合掌作如是言願
見愍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忍
以刀割王股肉即說偈言
王是救濟者 我設割王肉 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爾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大臣號
泣諫諍不能令止城內諸人亦各勸請不隨
其語割於股肉隱二親近諸人亦各返顧不忍見
之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婁女舉
聲悲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摩
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事信
未曾有爾時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

遭苦舉身毒痛迷悶殞絕而自勸喻即說偈言

咄心應堅住 如此微小苦 何故乃迷悶
汝觀諸世間 百千苦纏逼 無歸無救護
無有覆育者 悉不得自在 唯有汝心者
當爲作救濟 何故不自責 橫生苦惱想
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爲甚苦心能
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
忍何不罷休受苦乃爾汝今以足不須作是
放鴿使去菩薩微笑而答之言終不以痛違
我誓心假設有痛過於是者終無退相今以
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爲喻故應起意於苦惱
衆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極廣大 智小志弱者
受於地獄痛 如此苦長遠 深廣無崖畔

云何可堪忍 三 我愍如是等 五 是故應速疾
急求於菩提 如是等諸苦 救拔令解脫
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故未大苦復
有苦惱甚於是者心爲動不我今當試作是
思惟默然不語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
頭復以鴿身著秤一頭鴿身轉重復割兩脰
及以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鴿時彼大王深
生疑怖何緣乃爾即便舉身欲上秤上時鷹
問言汝何故起爲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
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救此鴿命爾時大王
欲上秤時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
驅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恣意使看時彼
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猶如畫像在於兩
中毀滅難見爾時大王作是唱言我今捨身
不爲財寶不爲欲樂不爲妻子亦不爲宗親

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救拔衆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 龍及鬼神等
一切衆生類 有見我身者 皆令不退轉
爲貪智慧故 苦毒割此身 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慈心 若不堅實者 是則捨菩提

爾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大地六
種震動猶如草葉隨波振蕩諸天空中嘆未
曾有唱言善哉善哉眞名精進志心堅固即
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 自割已身肉 純善懷悲愍
執志不動轉 一切諸天人 皆生希有想
爾時化鷹嘆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成佛一
切衆生將有恃怙釋復本形在大王前語毗
首羯磨還復爾身我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
菩薩志力堅固猶須彌山處於大海終無動

搖菩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 勇猛精進者 今當共起發
讚嘆令增長 諸有留難苦 應當共遮止
與其作伴黨 修行久堅固 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 萌芽始欲現 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一切衆
生體性悲愍當使彼身還復如故願一切衆
生智心不動爾時帝釋問彼王言爲於一鵠
能捨是身不憂惱耶爾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 猶如彼木石 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 以此無益身 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 終無憂悔心 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 博貿堅牢法 而當不欣慶
爾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此事實
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我心實無返異帝釋

語言汝作實語爾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悔恨當使此身還復如故爾時大王觀已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 心不存苦樂 無瞋亦無憂

無有不喜心 此事若實者 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 救於衆生苦

隨二

七

說是偈已爾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如故即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 一切皆震動 樹木及大海

湧沒不自停 猶如恐怖者 戰掉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 空中雨香華 鍾鼓等衆音

同時俱發聲 天人音樂等 一切皆作偈

衆生皆擾動 大海亦出聲 天雨細絳香

悉皆滿諸道 華於中虛空 遲速下不同

虛空諸天女 嚴花滿地中 若干種綵色

金寶校飾衣 從天如雨墜 天衣諸縷匱

相觸而出聲 諸人屋舍中 寶器自發出

莊嚴於舍宅 自然出聲音 猶如天妓樂

諸方無雲翳 四面皆清明 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 夜叉渴仰法 增長倍慶仰

不久成正覺 歌詠而讚喻 內心極歡喜

諸勝乾闥婆 歌頌作音樂 美音輕重聲

讚嘆出是言 不久得成佛 度於誓願海

速疾到吉處 果願已成就 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還于天

宮復次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結使熾盛

能得消滅我昔曾聞素毗羅王太子名娑羅

那時王崩背太子娑羅那不肯紹繼捨位與

弟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隨尊者

迦旃延詣巴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巴樹提

王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彼尊者
娑羅那乞食迴還坐靜樹下時諸宮人性好
華果詣於林中遍行求覓娑羅那比丘盛年
出家極爲端正爾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
壯容貌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
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即遶邊坐時^{隱二}巴樹提王
既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右盡各四散求
覓不得王即自求所在追尋見諸宮人遠比
丘坐聽其說法即說偈言

雖著鮮白衣 不如口辯說 千女圍遶坐

愛敬其容貌

爾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汝得羅漢耶
答言不得汝得阿那舍耶答言不得汝得須
陀洹耶答言不得汝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
耶答言不得爾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怒

語尊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此宮人共坐
即勅左右執此比丘剥脫衣服唯留內衣以
棘刺枝用打比丘時宮人等涕泣白王彼尊
者無有罪過云何撻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
倍增瞋忿撻打過甚爾時尊者先是王子身
形柔軟不更苦痛舉體血流宮人覩之莫不
涕淚尊者娑羅那受是撻打遺命無幾悶絕
躡地良久乃甦身體遍破如狗啣齒譬如有
人蟒蛇所吸已入於口實難可免設還出口
取活亦難娑羅那從難得出亦復如是張目

^{隱二}

^九

恐怖又懼更打舉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
走四望顧視猶恐有人復來捉已同梵行者
見是事已即說偈言

誰無悲愍心 打毀此比丘 云何出家所
而生勇健想 云何都不忍 生此殘害心

無過橫加害 實是非理人 出家捨榮貴

單獨無勢力 衣鉢以自隨 不畜盈長物

是何殘害人 毀打乃如是

諸同學等扶接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娑

羅那舉聲涕哭生於猒惡而說偈言

如彼閻浮果 赤白青斑駁 赤有赤淤處

血流處處出 誰取汝身體 使作如是色

爾時比丘娑羅那以已身破血流之處指示

尊者即說偈言

知我無救護 單子乞自活 自省無過患

輕欺故被打 已樹提自恣 豪貴土地主

起暴縱逸心 惡鞭如注火 用燒毀我身

我既無過惡 橫來見打撲 傷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娑羅那其心忿恚而告之言

出家之法不護已身為滅心苦即說偈言

汝身既苦厄 云何生怨恨 莫起瞋恚鞭
狂心用自傷

娑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如龍闍時吐舌
現光亦如雷電而說偈言

和上應當知 瞋慢燒我心 猶如枯乾樹

中空而火起 出家修梵行 已經爾所時

如我於今者 欲還歸其家 僇劣怯弱者

猶不堪是苦 況我能堪忍 如此大苦事

我今欲歸家 還取於王位 集諸象軍衆

覆地皆黑色 瞋恚心熾盛 晝夜無休息

猶如大猛火 焚燒於山野 螢火在中焦

巴樹提亦爾

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

禮和上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

和上當聽我 懺悔除罪過 我今必向家

心竟無願樂 於出家法中 不得滅此怨
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最為第
一辭辯樂說亦為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
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
故汝今不應為身違遠佛法應當觀察無常
不淨即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汙 臭穢甚可惡
乃是眾苦器 是身極鄙陋 癰瘡之所聚
若少根觸時 生於大苦惱 汝意迷著此
殊非智慧理 應捨下劣志 如來所說偈
汝今宜憶持 忿恚瞋惱時 能自禁制者
猶如以鞅勒 禁制於惡馬 禁制名善乘
不制名放逸 居家名牢繫 出家為解縛
汝既得解脫 返還求枷鎖 牢縛繫閉處
瞋是內怨賊 汝莫隨順瞋 為瞋所禁制

佛以是緣故 讚於多聞者 仙聖中之王^{十一}
汝當隨彼語 今當憶多聞 莫逐於瞋恚
若以鐵鋸解 身體及肢節 佛為富那奇
所可宣說者 汝宜念多聞 如是等言語
當憶舍利弗 說五不惱法 汝當善觀察
世間之八法 汝宜深校計 瞋恚之過惡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應
為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為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汝欲行法者 不應起瞋恚 自言行法人
為眾作法則 而起瞋恚者 是所不應作
瞋忿惱其心 而口出惡言 智人所譏呵
是故不應為 諸有出家者 應當具三事
調順於比丘 忍辱不起瞋 決定持禁戒

實語不妄說 善修於忍辱 不宜生瞋意

沙門種類者 不應出惡言 應著柔和衣

出家所不應 瞋出麤惡語 猶如仙禪坐

抽劔著袍上 比丘器衣服 一切與俗異

瞋忿同白衣 是所未應作 麤言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 剃髮除飾好 自卑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 不斷於憍慢 若欲省憍慢

應棄穢惡心 速求於解脫 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則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如似開邏門 擊鼓著其側 有人從遠來

疲極欲睡眠 至門皆打鼓 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 瞋於擊鼓者 彼共多人爭

後思其根本 此本乃是鼓 都非衆人過

即起斫破鼓 乃得安隱眠 比丘身如鼓

爲樂故出家 蚊蚋蠅毒草 皆能蜚螫人

應當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勿得久樂住

應觀其元本 乃是陰界聚 破壞陰界苦

安隱涅槃眠

時彼和上說是偈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宜

捨瞋念惱害之心設欲惱他當聽我說一切

世間悉皆燒惱云何方欲惱害衆生一切衆

生皆屬死王我及於汝并彼國王不久當死

汝今何故欲殺怨家一切有生皆歸於死何

須汝害生必有死無有疑難如似日出必當

滅沒體性是死何須加害汝設害彼有何利

樂汝名持戒欲加毀人於未來世必得重報

受苦無量此報亦爾何須加毀彼王毀汝汝

起大瞋瞋恚之法現在大苦於未來世復獲

苦報先當害瞋云何傷彼若於剎那起瞋恚

者逼惱身心我今爲汝說如是法當聽是喻

如指然火欲以燒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惱瞋
恚亦爾欲害他人自受楚毒身如乾薪瞋恚
如火未能燒他自身焦然徒起瞋心欲害於
彼或能不能自害之事決定成就爾時娑羅
那默然而聽和上所說法要同梵行者咸生
歡喜各相謂言彼聽和尚所說法要必不罷
道娑羅那心懷不忍高聲而言無心之人猶
不能忍如斯之事況我有心而能堪任娑羅
那說偈言

電光流虛空 猶如金馬鞭 虛空無情物

猶出雷音聲 我今是王子 與彼未有異

云何能堪忍 而當不加報

說是偈已白和尚言所說實爾然我今者心
堅如石滴水不入我見皮破血流在外便生
瞋恚憍慢之心我不求請亦非彼奴亦非傭

作不是彼民我不作賊不中蹈人不聞亂王
爲以何過而見加毀彼居王位謂已有力我
今窮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中橫加
毀害我當使如已之比不敢毀害我當報是
不使安眠我是善人橫加毀辱我今報彼當
令受苦過我今日使凶橫者不敢加惡作是
語已於和尚前長跪白言爲我捨戒爾時同
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舉聲大哭汝今云何
捨於佛法或有捉手或抱持者五體投地爲
作禮者而語之言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即說
偈言

云何於衆中 獨自而捨去 退於佛禁戒

云何作是惡 云佛非我師 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慙愧 汝初受戒時 誓能盡形持

云何無忠信 而欲捨梵行 執鉢持袈裟

乞食以久長 著鎧提刀仗 方欲入戰陣
王鞭毀汝身 棄捨沙門法 不憶忍辱仙
割截於手足 彼獨是出家 汝非出家耶
彼獨自知法 汝不知法耶 彼極被截刖
猶生慈愍心 堅持心不亂 汝今爲杖捶
而便失心耶

隨二

十四

尊者迦旃延語衆人言彼心以定汝等捨去
當爲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後尊者迦旃延
摩娑羅那頂而作是言汝審去耶白言和上
我今必去迦旃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間宿明
日可去莫急捨戒答言可爾我今最後用和
尚語今夜當於和尚邊宿明日捨戒當還家
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相抗衡和尚足邊
以草爲敷於其上宿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
其重眠夢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

四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共其
鬪戰娑羅那軍悉皆破壞擒娑羅那拘執將
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可將殺去於其頸上
繫枷羅毗羅鬚魁膾搖作惡聲鈴衆人侍衛
器仗圍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
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尚而說
偈言

不用師長教 瞋恚惱濁體 今當至樹下
毀敗於佛法 我今趣死去 衆刀圍遶我
如鹿在園中 我今亦如是 不見闍浮提

隨二

十五

最後見和尚 雖復有惡心 故如牛念犢
時彼魁膾所執持刀猶如青蓮而語之言此
刀斬汝雖有和尚何所能爲求哀和尚舉聲
大哭我今歸依和尚即從睡覺驚怖禮和尚
足願和尚解我圍和尚語言我本愚癡欲捨

音釋

工巧者多祭此天羯居羯切腋

腋右 肘 嘒與肱同 股髀也 輓乳

也。𦵏，女。𦵏，股旁也。禮切。萌，茅謨也。耕切。棘，力紀切。

也亦
更甦
而孫
更甦
生切
也死
甦
切昌
制
甦
結倪

駁朗切
駁也
駁比角切
駁不純也
駁色
駁依據
駁子
駁刑吉

也耕切
哽
因
哽古杏切
因杏切
哽一結
因一結

郎佐
折虫
螯
蜚之
螯列
螯切
螯施
隻切

鎧可亥切

圖二
十六

1000

一一一七六

九七

龍藏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三

隱三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心供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於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即白世尊爲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爾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梅檀長於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

中有長者子與姪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爲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姪女時長者子知佛功德爲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悔恨姪欲情息既至明日生於厭惡作是念言我爲不善盜取佛花與彼姪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 違犯諸佛教 捨離於慙愧
是則無敬心 違於善逝語 非是佛弟子
一切諸人民 不敢違王教 然我獨毀犯
國制及信法 我今無羞恥 實同彼禽獸
福田中最勝 不過世尊塔 然我愚癡故
盜花爲鄙事 云何此手臂 即時不墮落
又復此大地 云何不陷沒 而能載於我
恠哉欲所燒 焚滅諸善行 爲欲所迷惑

入於闇藪中 爲結賊所劫 今我爲欲使

不觀其果報 盜花以自嚴 久受地獄苦

倍生悔恨心 其身轉然焦

爾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爲臭穢是

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即與冷藥療治

其病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

頭梅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

貴價買牛頭梅檀用塗子身遂增無降爾時

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

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

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褻誠可恥 不宜向父說 然今病所困

是以離慙愧 盜取尊塔花 持用與姪女

已作斯惡事 後還得悔心 晝則欲日炙

夜即得悟心 若蒙悔過者 喻如冷水澆

我今身心熱 後受地獄苦 猶如腐朽樹

火從其內然 我今亦如是 心火從內發

冷水優尸羅 青蓮真珠貫 瞿麥摩羅等

及與諸梅檀 若用如是等 塗於外身體

終不能得差 憂熱從內起 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 將我詣塔中 爲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即共舉其牀

往詣佛塔所 身體轉增熱 氣息垂欲絕

爾時父母兄弟諸親舉牀到已彼人專念迦

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已所持梅

檀之香悲哀向塔而說偈言

大悲救苦厄 常說衆善事 我爲欲迷惑

盲冥無所見 我於真濟所 造作諸過惡

塔如須彌山 我癡故毀犯 現得惡名稱

後生墮惡道 不觀佛功德 今受此惡報

即以得現果 後必受熱惱 明者以慧眼
離苦除諸欲 我今懷憂愁 誠心歸命佛
諸所造過患 願當救濟我 如人跌傾倒
依地而得起

爾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汝今乃
能作是讚嘆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即說偈言
汝今於佛所 應生信解心 唯佛大功德
乃能拔濟汝 譬如入大海 船破失財寶
身既不沉沒 復還護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既覩身瘡壞爛臭穢厭惡生
死即以華香塗香秣香用供養迦葉佛塔復
以牛頭栴檀以畫佛身身瘡漸差發歡喜心
熱患盡愈爾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
知其罪滅即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 解脫諸結使 迦葉三佛陀

能濟諸衆生 佛是衆生父 爲於諸世界
而作不請友 唯有佛世尊 能有此悲心
我今於佛所 造作大過惡 願聽我懺悔
內心發誓願 唯垂聽我說 爲欲所逼迫
失意作諸惡 使我受離欲 及以結使怨
諸根不調順 猶如憊戾馬 願莫造惡行
常獲寂滅迹 以牛頭栴檀 供養於佛塔
身常得此香 莫墮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
常有香身體肢節皆有相好父母立字號曰
香身爾時香身厭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
佛道此骨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衆人
應供養塔獲大功德復次先有善根應得解
脫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
至心聽法我昔曾聞富蘭那弟子尸利毘多

者是樹提伽姊夫時樹提伽父先是尸乾陀弟子一切衆生教法相習而樹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爲佛弟子更不諮稟六師之徒時樹提伽爲欲化彼姊夫尸利邈多故數數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姊夫言富蘭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邈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蘭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世人稱已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

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	水精以爲眼	誑惑小兒等
自稱我有目	彼先自無目	今稱我有目
此語不可信	正可誑癡者	能解因相論
方便詐自顯	以此相貌故	誑惑於衆人

相貌近是事 竟何所知曉

尸利邈多語樹提伽言汝爲瞿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蘭那行住坐卧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蘭那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過患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衆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遶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邈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何故微笑富蘭那言我遙見彼那摩陀河岸有一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邈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陀河水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

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衆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富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即托羹飯語尸利邇多言今汝師者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一

切智但貪名聞爲利養故衆生可愍身既誑惑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汝師富蘭那 顛惑邪倒見 失於智慧燈
住無明闇中 迷謬自相愛 愚者還相重
釋種中最勝 具相三十二 唯此一切智

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慙愧故食不自飽低頭而去時尸利邇多愁慘不樂旣爲師徒雖有短陋猶欲使勝尸利邇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

未足爲恥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祇洹往請世尊心實諂曲詐設恭敬叉手合掌向於世尊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 願屈臨我家 三界中勝器

願不見放捨

爾時世尊知尸利邇多心懷諂曲外詐恭敬即說偈言

心懷於二計 外視親儒善 猶如有魚處
外必有迴動 譬如作瓔珞 內銅外塗金

智者觀察已 即知非真金 心有所懷俠

外色必有異 無心尚可知 況復有心者

純金色相好 觀者即知真 若以金塗銅

善別知非實

爾時世尊深知尸利邇多心懷詐僞如來世

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世尊
尋即默受其請

時尸利邇多作是念若一切智者云何不知
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 而不修苦行 樂著於樂事

不能知我心 隨三 何名一切智 七 嗚呼世愚者

不知其過短 便生功德相 實無有智慧

橫讚嘆其德 或著相好扇 稱譽遍世界

時尸利邇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設供具

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

中盛伽陀羅炭使無烟燄又以灰火用覆其

上上又覆草時婦問夫造何等事劬勞乃爾

其夫答曰今我所爲欲害怨家其婦問言誰

是怨家尸利邇多即說偈言

好樂著諸樂 怖畏苦惱事 不修諸苦行

欲求於解脫 喜樂甘餽餽 又勇行辯說

釋中種族子 此是我大怨

時尸利邇多婦又手白其夫言可捨忿心我

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夫相何故生怨

即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 斷除嫌恨相 又減慢貢高

捨離於鬭諍 於彼生怨者 誰應可爲親

觀彼大人相 無有瞋害心 常出柔軟音

先言善慰問 其鼻圓且直 無有諸窪曲

直視不迴顧 亦不左右盼 言又不麤獷

惡口而兩舌 和顏無瞋色 亦復不暴惡

言無所傷觸 亦不使憂惱 云何橫於彼

生於瞋毒相 面如秋滿月 目如青蓮敷

行如師子王 垂臂過於膝 身如真金山

汝值如是怨 惡道悉虛空 共無此怨者

世間極大苦 三惡道充滿

尸利毬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已黨今當守護若不爾者或泄我言以告傍人作是念已即閉其婦在深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捷汝今可來為汝除怨我以施設火坑毒飯

卷三

此諸尼捷五熱炙身咸皆焦黑猶如灰炭自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毬多所止之處尸利毬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如貴吒迦樹諸尼捷等既至其家在其樓上猶如鳥群亦如俱翅羅鳥黑蜂圍遶在貴吒迦樹踊躍歡喜諸尼捷子亦復如是而作是言我今當觀瞿曇沙門正今焦然若火燒不焦毒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已歡喜微笑時尸利毬多即遣一人往詣佛所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辦自上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毬多所住

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雄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名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嗤笑我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如來昔日為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為憐愍故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愛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邊起惡逆心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在世為衆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身體羸瘠骨肉乾竭即說偈言

卷三

如來行苦行 六年自乾焦 作是難苦業 為諸衆生故 如斯悲愍者 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尊食具已辦宜知是時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為欲利益諸衆生故揮手而言咄哉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真

諦於過去世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已熟
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顛倒事火坑毒飯以
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此所
爲事甚爲非理即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 六年行苦行 爲諸衆生故
作此諸難事 衆生今云何 返欲見毀害
咄哉極愚癡 盲無慧目者 作是非法事
橫欲加惱害 我念諸衆生 過於慈父母
云何於我所 而生殘害心 今日時以到
諸佛之常法 爲衆生眞濟 如醫欲治病
種種加毀罵 猶故生忍心 我今亦如醫
往詣於彼家 何故而往彼 大悲之所逼
如人得鬼病 心意不自在 加毀罵呪師
爲治鬼病故 亦不責病者 今此諸衆生
煩惱鬼在心 愚癡不分別 橫欲加毀害

我今亦如是 但除煩惱鬼 不應責彼人
爾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愧復說偈言

阿難持衣來 羅睺羅取鉢 難陀汝亦去
速疾喚比丘 不得復停止 宜應速疾往
彼尸利邇多 今急待教化 我住毒蛇身
爲度衆生故 我今畜是怨 爲益彼衆生
爾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中出時
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邇多舍內所設火坑
毒飯啼泣墮淚敬愛佛故頂禮佛足瞻仰尊
顏而說偈言

隱三

彼意懷殘惡 無有利益心 願佛不須往
迴還向竹林 世尊甚難值 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 爲度衆生故 如斯勝妙身
應當勤擁護 未得濟度者 宜應令得度
畏者施無畏 疲者得止息 令無歸依者

得有歸依處 略說而言之 有無量利益

唯願佛世尊 莫往詣其家 爲天阿脩羅

而作歸依處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爲何事故

不應往詣尸利邇多所止之處時有一天而

說偈言

尸利邇多舍 作大深火坑 熾燄滿其中

詐僞覆其上

佛復說偈言

貪欲愚癡火 極爲難除滅 我以智水澆

消滅無遺餘 況復世間火 何能爲我害

地獄之猛火 熾然滿世界 七日焚天地

世間皆融消 如此之猛火 莫能爲我害

尸利邇多火 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燒不能燒如來者

隱三

十一

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邇多爲邪見毒
染汙其心以此毒害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
相傷毀復懷諂僞現柔輒相來請世尊而其
內心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須往彼佛告天
曰我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貪愛之毒
最難消除我於久遠已拔其本況世間毒而
能中我汝莫憂愁爾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
城門時彼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來世
尊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脫之方
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恐於後時更
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爲毒飯之所傷害以諸
因緣難可復見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摧他論
者於大眾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
有福利者得接足禮爾時世尊如大寶樓諸
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猶如明月衆星

園遶往尸利邇多家時尸利邇多宅神舉聲
欲哭咄哉恠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邇多乃
作火坑毒飯欲以害佛爾時宅神頂禮佛足
而說偈言

我未覩佛時 願大悲至家 見佛到家已
心中不喜樂 所以不喜者 以有非法故
相好莊嚴身 瞻仰無厭足 如此大人者
今當作灰聚 我憶是事故 身體欲求沒
誰見如此事 而當不苦惱 假使極惡猛
愚癡殘害人 設見如來身 不忍生惡念
況復欲加害 月入羅睺口 世人皆忿惱
善哉還歸去 火坑深七仞 滿中盛熾火
願莫入此處 自護彼主人 并護彼主人
及餘一切衆

爾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慈心即

隱三

十二

說偈言

我護諸衆生 猶如一子想 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 煩惱火熾盛 擁護令免惡
以是因緣故 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師子吼
除障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月我今決定不
爲尸利邇多之所患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
降伏魔耶安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
佛入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已
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潤澤直入
無疑至第三門轉近火坑爾時彼婦於空室
中聞佛世尊到覆火處心懷狂亂作是念言
如來今者已到火坑若脚觸草火必熾然鳴
呼恠哉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沒 聲咳目雨淚 火然燒衣時

應當抖擻却

眼看索救護

宛轉而反側

焦然既以訖

威光復消融

身相都焚滅

頭髮焦墮落

額廣白毫相

今以盡消滅

如鵠在花上

爲火所燒滅

面如淨滿月

衆生觀其目

猶如美甘露

既墮燄火中

驚懼視四方

猛火無悲愍

必燒令焦然

成鍊真金色

見者靡不悅

大人相炳著

美妙極殊特

如是之形容

今爲火焦縮

略說而言之

如似金織網

卷疊在一處

以漸見消滅

如月欲盡時

佛身甚微妙

見者身心悅

如來極奇特

世界無倫匹

爾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捷子在

重閣上見於如來轉近火坑心生踊悅如塚

間樹群鳥在上望死人肉欲得噉食諸尼捷

等在重閣上亦復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

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

迴轉諸世間

今日沒火坑

更能爲幻不

復有一尼捷

而作如是言

一足已躡上

云何不蹈墮

爲我目不了

爲是夢幻耶

爾時世尊以相輪足躡火坑上即變火坑爲

清涼池滿中蓮華其葉敷榮鮮明潤澤遍布

池中其衆蓮華有開敷者有未開者尸利毘

多觀斯事已語富蘭那言汝先欲與佛共搆

一切智汝可捨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信可解

當除瞋恚心

捨於嫌恨意

汝可觀瞿曇

未曾有之威

猛燄變爲水

土悉化成魚

坑中諸火炭

咸變爲黑蜂

復於池水中

化作衆蓮華

具足有千葉

遍布於池中

其鬚甚熾盛

如秋開數華

百葉甚柔軟 莊嚴滿此池 諸蜂在池中

皆出和雅音 迦蘭陀鳥等 亦在中遊戲

舉翅水相灑 諸蜂圍遶佛 出於妙音聲

驚驚相隨逐 復自在娛樂

爾時富蘭那語尸利邇多言汝今勿爲瞿曇

幻術之所惑亂尸利邇多於如來所深生敬

信語富蘭那言此是幻耶答言實爾是幻所

作尸利邇多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

切智人尸利邇多復語之言汝若審是一切

智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 亦應知是幻 汝今何不作

如此幻化事 汝若不知幻 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捷等語

尸利邇多莫作是語何以故是富蘭那實一

切智能一切示現尸利邇多語諸尼捷子言

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

名之爲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那

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切智想

耶尸利邇多復語之言釋種中能安解脫婆

伽婆三藐三佛陀所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即

說偈言

吐汝等方去 極爲無心人 汝若有心者

假使如金剛 見斯希有事 尚應生信敬

現見於如來 爲未曾有事 不生信心者

是爲極愚癡

爾時尼捷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令雷四散

又如日出衆闇自除時尸利邇多見尼捷等

散走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恐怖目視道 惴惴欲競馳 以佛威神力

驚怕皆散走 尼捷今退散 亦如魔軍壞

塵垢空身體 猶著重鎧器 時諸尼捷等
奔突極速疾 譬如彼犂牛 在林蚩蚩螫
宛轉泥塗身 狂走不自停 如黑雲垂布
風吹自然散

時尼捷等既散走已尸利邇多心懷慙愧即
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復作是念樹提
伽姊先更見佛我今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
已即向先所聞婦戶前扣門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真是 無上妙法器 由汝有智慧
親近奉世尊 緣我邪見故 事諸尼捷等
汝今速來出 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姊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利邇多
以傷害佛而來誑我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 故來見戲弄 我今當云何
而往見如來 尼捷等集時 猶如諸蝗虫

邪見之熾火 滅於釋種燈
尸利邇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力耶汝
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 何能焚燒佛 誰能燒金剛
誰能舉大地 汝觀十力尊 摧破諸外道
火坑四畔邊 蓮華皆開敷 如鵠處華間

華嚴遮遶佛

爾時其婦聞此偈已遙見世尊在蓮華中踊
躍歡喜而作是言佛故不燒尸利邇多嗚噓
垂泣而說偈言

卷三

十六

世尊金剛體 無有能燒者 由近富蘭那
我今自被燒 如似少濕薪 逼近乾薪積
以火燄燒時 兩俱同熾然
爾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禮佛足胡
跪合掌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得覩威顏者 世尊皆信敬 由我今有福
還得聞音聲 面如淨滿月 我今得覩見
我今有福故 還得覩世尊 相好莊嚴身
設當見滅壞 惡口遍充滿 燒滅我等身
爾時其婦供具以備請佛世尊及比丘衆請
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來入頂禮佛足
尸利邇多涕泣盈目而說偈言
我今造火坑 頑害世尊命 今當以何面
可復得相見
爾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佛婆伽
婆終無嫌恨即說偈言

譬如空中手 無有觸礙處 諸佛法亦爾
佛於一切法 無染亦無著 離世之八法
如蓮華處水 昔時提婆達 瞋恚心所盲
爲欲害佛故 機關轉大石 當上空中下

不能傷害佛 如彼羅睺羅 卽是如來子
佛於此二人 等心無憎愛 視彼怨與親
左右眼無異 於諸衆生所 慈悲過一子
終不於汝所 而有憎惡心 是故不宜懼
爾時尸利邇多以慙愧故曲躬隨婦口脣乾
焦深生愧恥行步栖遲如將沒地舉身戰掉
卑下低心極爲驚怖五體投地哀動號泣而
說偈言

寧抱持熾火 并及瞋毒蛇 終不近惡友
我今爲惡友 毒蛇之所螫 依歸善良藥
望得除毒害 三界之眞濟 願重見哀愍
我作重過惡 唯願垂悲顧 今聽我懺悔
爾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邇多言子汝勿
憂怖即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 久捨怨親心 右以梅檀塗

左以利刀割 於此二人中 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爲希有已斷結使無增減心昔
我爲於白象之時毒螫所中害猶以二脚覆
護獵者使不傷害久作龜身爲人分割肢節
悉解不起瞋心復作羶身憐彼厄人時彼厄
人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耳悉
爲剗毀猶尚不起毫釐許瞋我於往昔爲一
切施婆羅門所斬項時無有恚恨況於今日
斷一切結而當於汝有嫌恨心譬如空虛不
受塵垢猶如蓮華不爲水著我離八法其事
亦爾時尸利邇多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若
垂愍且待須臾更當造食佛告尸利邇多言
汝不遣使白我食時到耶答言實爾我本實
遣人請佛不作饒益事佛告尸利邇多言然
我以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說

偈言

應三

十八

龍藏

我今愚所造 屠獵所不造 過是惡所作
以毒置食中 不能有所傷 便爲自己害
爾時世尊告尸利邇多言汝今所施宜應是
時尸利邇多言世尊我所施食悉有毒藥世
尊復說偈言
婆須吉龍王 瞋恚極盛時 如此之猛毒
不能傷害我 我今修慈心 如何唱施藥
我以大慈果 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邇多即持毒飯往詣佛前涕淚悲泣
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 功德之伏藏 我心極爲惡
毒飯以標相 佛以滅三毒 神足除飯毒
食之能令我 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然後可食即說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四

隱四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出於世最是希有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解脫我昔曾聞佛之姨母瞿曇彌比丘尼將入涅槃時種種莊嚴欲令勝妙爾時世尊四眾圍遶在大眾中噫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噫聲以其養佛愛子之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佛告瞿曇彌言此非敬佛咒願之法即說偈言

應當勤精進 調伏於我心 勤修堅實法
苦行於精進 見於聲聞眾 悉皆共和合
敬禮於佛時 應作如是願
爾時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聲聞眾和合名爲禮佛者世尊猶不使聲聞眾和合不欲見

其有別離故以是之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曼佛世尊聲聞之眾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爾時尼僧伽藍神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悲泣涕淚墮比丘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瞿曇彌語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篋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軟心是故墮淚在汝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即說偈言

我等共出家 俱離無明闇 我等今共住
涅槃安隱城 生死苦惱眾 處於有稠林
云何而獨住 趣於甘露迹 汝等於今者
云何盡涅槃 汝若欲涅槃 我亦共汝去

爾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從座而起離於
本處即與住處神別我今於最後與屋別去
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彼不
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亦無愛別離我
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
嗚呼恠哉一剎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
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彌比丘尼與
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如恒伽河與五百河
俱入大海爾時諸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願
當憐愍莫捨我等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夷
言汝等今者非是憂時即說偈言
我等以知苦 斷集諸繫縛 以修八正道
得證於滅諦 所作事已辦 汝等莫憂苦
曼佛眾未闕 牟尼法藏住 世尊在於世
我當入涅槃 憍陳如比丘 及與阿富等

如是無垢人 未有墮落者 我欲入涅槃
難陀羅睺羅 阿難三摩陀 及與阿難陀
如是等在世 我當入涅槃 牟尼得安隱
比丘僧和合 壞於外道翅 邪道亦退散
一最種未絕 我今入涅槃 正是盛好時
我心願解脫 今以得滿足 汝等今何故
悲泣而墮淚 擊於歡喜鼓 其音未斷絕
我趣解脫坊 今正是其時 汝等不應愁
汝等若念我 應當勤護法 使法久住者
即是念於我 是故應精勤 當應護正法
佛以憐愍故 聽女人出家 汝等宜護戒
勿使人罵辱 乃至於後世 莫使罵女人
爾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優婆夷
時五百比丘尼猶如行華樹往詣佛所正鬱
多羅僧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我今是佛母	如來是我父	我從法流生
我乳養色身	佛養我法身	我乳於世尊
止渴須臾間	佛以法乳我	經常無飢渴
永斷於恩愛	我今以略說	我雖以乳養
報恩以極大	願使一切女	得子猶如佛
羅摩與阿純	婆須等諸母	處於有海中
輪迴無終始	我意於子緣	得度生死海
女人極貴者	名稱人帝婦	一切種智母
此名不可得	我今以獲得	意願若大小
然我悉滿足	今者欲涅槃	白佛使令知
足如蓮華葉	相輪盡炳著	願爲我心足
最後以頂禮	最後之恭敬	深信而頂禮
頂禮婆伽婆	身如金山聚	願開鬱多羅
現身使我見	善觀如來身	我今趣寂滅
爾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開鬱多		

羅僧時瞿曇彌已見佛身頂禮佛足白言世
等我入涅槃佛告瞿曇彌汝欲涅槃我隨汝
意衆僧無減少如月欲盡漸漸沒時無有遺
餘弟子先去我最後往如諸商人商人在道
商主隨後時五百比丘尼遶佛世尊如遶須
彌旣遶佛已在如來前立瞻仰尊顏無有狀
足聽聞法聲亦復無厭得滿足已獲法味故
難陀羅睺羅阿難陀三摩提拔陀頂禮求懺
謝一切諸聖衆猶如不掉寂靜嘿然住唯阿
難羅睺羅三摩提拔陀阿難結未盡心慈順
故哀不能止如無風樹合掌墮淚爾時瞿曇
彌白尊者言阿難尊者多聞見諦云何今者
猶如凡夫如來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別離復
白尊者言汝不爲我請佛世尊我今云何而
得此法而說偈言

由汝請求故 我等得出家 汝今實不空
皆獲實果報 一切外道師 未曾得是處
女人之身中 能獲甘露迹 依佛善知識
是故今獲得 汝守佛法藏 極當善護持
今日是最後 得見於汝時 我今入涅槃
乘道而往至 佛在衆中噫 時我唱老壽
佛說不敬禮 此事如上說 佛亦擁護僧
不欲令闕滅 我亦不願樂 而入解脫處
無常大風至 吹於聲聞樹 根拔而倒地
無常金剛風 能散須彌山 多陀阿伽日
離則無明闇 曼佛在於世 妙勝道涅槃
十力所說法 法明今顯照 壞破異道論
日光普滿照 佛德亦復然 今值是妙時
是故欲捨身
爾時阿難聞是偈已尋即收淚復說偈言

汝今意志大 我不復憂念 猶如深林中^五
棘刺多衆苦 又如忤象走 出林離苦惱
汝今亦如是 遠離諸世間 今可憂愁者
僞慢及愚癡 諸惡結使火 焚燒三有中
汝等先涅槃 我疑佛世尊 猶如大火聚
燄盡則火滅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佛瞻仰
尊顏以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 如來大聖尊 真實語諦語
義語法語者 利益不虛語 能真寂滅語
無我我語者 過一切語者 圓滿足眼者
示導於將來 勝妙之道者 又常能觀察
諸法真實相 作大照明者 能除諸黑闇
能滅忿諍者 然法庭燎燭 照於一切者
能與衆燈明 又與從明者 調御大丈夫

歸大解脫師 具足十力者 具四無所畏

成就不退轉 說法又不虛 必定利益者

一切諸衆生 釋中師子吼 堅實於精進

勝妙精進者 能具大悲體 世間之八法

所不能汙者 釋梵四天王 摩醯首羅王

閻王婆樓那 財富自在者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放捨美妙甚

深無畏衆勝真實顯發能爲示導種種說法

善解一切飛鳥音聲名稱滿虛空從頂生優

鉢遮那拔羅陀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

出者如來如日月爲天人阿須羅之所供養

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建立三寶勝

幢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耀是上丈夫

名爲蓮華丈夫拘物頭丈夫分陀利能斷貪

欲瞋恚愚癡諸有結使及以四縛憂悲苦惱

縱逸憍慢闍諍忿怒自貢高等如來世尊皆

悉永斷斯僞博弄競勝欺他共相言訟忿惱

別離如外道師拳手祕法諸惡結習悉斷無

餘倒憍慢幢建法勝幢能轉法輪令淚乳血

海皆悉乾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捨内外

一切財物無所惜著於怨親中其心平等佛

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廣長如紅蓮華葉無

有垢穢清淨鮮潔其腹平滿其齋右旋猶如

香奩圓光一尋猶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

鎧以定爲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

皆中壞魔軍衆勇健無畏人大龍人中真

濟定如意足無量無色宣示分別八正之道

斷除愛欲瞋害之想誓願堅固志意安住終

不輕躁如優曇鉢華甚難可值如來功德過

於大地及以微塵百千萬億以八正道洗除

結使濟諸衆生度生死河到於彼岸能示方
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猶如彩畫
智金剛杵摧滅一切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槃
妙方得法自在不著世間於諸入處及諸
煩惱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諸
法隱四私除諂偽幻惑之事布施持戒忍進定慧
皆到彼岸阿私陀仙之所尊敬名聞十方住
最後身既自覺了開悟衆生功德伏藏功德
須彌功德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
恩讚佛已竟禮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尼入
閑靜處捨於命壽半跏趺坐時優婆夷最後
到比丘尼所禮比丘尼足舉聲號哭即說偈
言
我等有諸過 盛智聽我悔 我等終不復
更得相覩見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悍舉手
摩優婆夷而語之言汝等不應逐愛戀心恩
受聚會必有離別即說偈言
佛說聚會者 必當有離別 一切有爲法
悉皆是無常 無常火熾然 燒滅於三有
愛我者極多 我愛亦不少 我今皆能捨
如此愛著等 生死黑闇處 輪迴嶮峻中
親親更相戀 惡見相乖離 無常無悲愍
破壞使別離 恩愛無別離 不應求解脫
展轉相親愛 相戀轉善厚 畢竟必別離
以是因緣故 智者求解脫 都無所遺戀
爾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讚涅槃已默然而住
辭佛世尊入於涅槃實不違言欲稱言作諸
比丘尼繫念在前入於初禪如是次第至滅
盡定逆順觀已現種種神足即說偈言

身處於地上

隱四

引手捫日月

八之一
變身使隱沒

勇出虛空中

一身爲多身

多身爲一身

身放大光明

能動於大地

入地如赴水

入水如履地

身出大光明

又復注大雨

如意神足故

能現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爲顯如

來佛法力故悉皆現神涌身虛空猶如頽雲

而作大雨亦如庭燎在虛空中風吹四散身

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即說

偈言

隱四

各出千火光

圍繞自莊嚴

八之二
身上出火光

下注於大雨

虛空滿諸華

猶如瞻蔔枝

衆華積水上

種種現變已

使諸檀越等

發於歡喜心

如薪盡火滅

人無餘涅槃

爾時梵天王將諸梵衆釋提桓因將六欲諸

天諸大天神及諸尊勝龍夜叉神來詣佛所

悉皆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來以離憂結當順

世間欲使我輩爲作何等是佛世尊最後所

親爾時如來隨時所宜各勅令作佛告阿難

唱語遠近爲供養佛母者悉皆來集時尊者

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言諸是佛弟子者不

問遠近皆聽我語應隨佛教悉來集聚聽佛

言教彼之乳哺長養於我最後之身今入涅槃

如油盡燈滅諸有信心知是弟子供養佛

母身速疾來集人天之中無有女身如是之

者能乳養佛身更無如是養生佛者是故諸

隱四

比丘應盡來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賡牛

頭栴檀從虛空中如鷹鷂王如日入照雲遍

於虛空諸比丘尼滿於虛空其狀亦爾時四

天王捧波闍波提牀之四足帝釋梵天等亦

捉五百比丘尼牀爾時諸牀各豎幢幡天曼陀羅華猶如華幕覆諸尼上猶如禪窟豎諸幢幡遍滿大地天繒幡蓋亦滿空中色貌若干種天雨諸華鬘亦復雨旛香烟如雲彌滿虛空天諸樂等其音充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陀羅睺羅阿那律阿難等梵王等諸天阿須羅緊那羅摩睺羅天龍夜叉圍遶佛後爾時世尊如行金山在波闍波提比丘尼牀前五百比丘尼牀次波闍比丘尼後一切大地莊嚴映飾未曾有如波闍波提比丘尼所作莊嚴瞿曇彌入涅槃時佛世尊法王現在集諸聖眾舍利弗目連等在佛涅槃時佛身既無舍利弗目連等皆以盡無由是之故其所莊嚴無及波闍波提者此牀安置寬博之處積諸香薪用以為積以此五百比丘尼

等屍以置于上以種種牛頭栴檀諸雜香等用覆屍上復以衆多香油以澆其上爾時尊者阿難見諸比丘尼既然火已悲泣懊惱而說偈言

如是次第者 如來亦不久 將入於寂滅

如火焚燒林 獨一大樹在 火燄燒枝葉

勢不得久住 世間皆苦惱 演法滿三界

三界尊滅盡 無一念法者 無量劫聚集

得是勝法蜜 聲聞蜂集食 佛入於涅槃

誰當與法蜜 法盡滅不久 形像塔寺盡

畫像人尚無 況有法服者 諸不離欲者

涕泣極懊惱 離欲者觀法 耶旬燒以竟

收骨用起塔 令衆生供養

時有人疑誰應起塔而修供養爾時世尊欲斷疑故說三種人應起塔供養何謂三種佛

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是名三種

復次憶僧功德善能觀察乃捨命身猶發善
心我昔曾聞釋迦牟尼爲菩薩時作六牙白
象時王夫人於象有怨即募遣人指示象處
語令取牙時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處見
六牙白象猶如伊羅撥象離諸群輩與一特
象別住一處即說偈言

蓮華優鉢羅 清水滿大池 如是之方所
得見於龍象 拘陳白色華 其狀如乳雪
皆同於白色 猶如大白山 有脚能不動

彼之大象王 其色猶如月 六牙從口出
照耀甚莊嚴 如白蓮華聚 近看彼象牙
猶如白藕根

時彼獵師身被袈裟掖挾弓箭屏樹徐步向
彼象所爾時特象見彼獵師掖挾弓箭語象

王言彼脫相害象王問言彼挾弓箭爲著何
服特象答言身著袈裟象王語言身被袈裟
何所怖畏即說偈言

如是之幢相 不害於外物 內有慈悲心
常救護一切 是故彼人所 不應生怖畏
見者獲安隱 寂然得勝妙 如月有清涼

終不變於熱

爾時特象聞是偈已更不驚疑時彼獵師入
稠林間伺候其便即以毒箭射中象王時彼
特象語象王言爾稱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
作如此事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此是解脫服 煩惱心所作 遠離於慈悲
悉非衣服過 如銅真金塗 陶鍊始知雜
誑惑諸凡夫 愚者謂爲真 智者善分別
知是金塗銅 惡心弓箭故 是以傷害我

袈裟善寂服 乃是惡心衆 若善觀察者
袈裟恒善服

爾時特象甚懷瞋忿語象王言汝言大善我
不能忍不隨爾語欲取彼人以解肢節菩薩
象王語特象言不治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
恚作如是語不應於彼生於忿怒即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 癡狂毀罵醫 醫師治於鬼
不責病苦人 結使亦如鬼 無明所覆故
能生貪瞋癡 但當除煩惱 何須責彼人
若我成菩提 名稱遍三界 諂偽諸結使
念定勤精進 以滅於結使 以智錐鏡利
斷絕彼諸使 必當令乾竭 燒滅使無餘
我將來必當 苦惱殘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特象嘿然時諸群象咸
皆來集菩薩象王作是思惟彼諸象等得無

傷害於彼人乎作是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

人向我腹下我覆護汝彼諸象等脫加傷害

即遣諸象各皆使去語獵師言汝所須者今

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思惟如我

今者無有慈心不如彼象涕泣啼哭象王問

言汝何故哭獵師答言逼惱故哭象王語言

我恐諸象傷害汝故喚汝腹下非我身體押

於汝耶答言不也非身押我又復語言非此

特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使汝哭耶答言亦

無惡言來惱於我乃以汝今有大慈悲道德

之故我以惡心毒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懼

諸象而見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逼惱我

心畏故哭耳即說偈言

我今以毒箭 傷害象王身 汝以慈道德

而用傷我心 害心傷可愈 今傷汝道德

愚心瘡難復 汝德如大海 誰說能使盡
傷害汝命者 安慰慈覆護 若說而言之
我形雖是人 都無慈仁德 空有是屍骸
有劇於畜獸 相貌如似人 作惡劇畜生
汝雖受獸身 道德人中上 形相雖非人

應四

十三

道德乃是人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答我汝以何事而
來射我獵師答言爲王所使於汝身分少有
所取非我自心來傷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
須汝今疾取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 張手速受之 諸發菩薩心
一切無悋惜 隨汝所須者 悉當捨與汝
須牙者與牙 恣汝拔斷取 我以濟救故
由此受是形 一切我皆捨 所須隨意取
我爲利已者 速來至涅槃 爲諸衆生故

三有中受身 爲諸種智故 悲救以爲因
獵師慙恥作如是言爲王所使來取汝牙象
王答言隨汝意取勿生疑難獵師答言我實
不能拔取汝牙即說偈言
汝慈心盈滿 我畏彼慈火 若拔汝牙者
我手必墮落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汝拔作
是語已以鼻絞牙牙根極深久乃拔出時彼
象王血大流出即說偈言

拔牙處血出 從膊血流出 象王極福利
其白如鉢頭 拘物頭華等 積聚爲大聚
時彼諸華聚 白如象王身 又似大石山
白雪覆其上 譬如高山頂 赤朱流來下
爾時象王苦痛戰掉尚自安慰時有一天即
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 莫爲愚癡悶 當觀苦惱聚

云何可濟拔 世界皆有死 汝當爲拯拔

當持堅牢志 莫生憂惱心 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 滿於虛空中 嘆說未曾有

天神作是言 昔來極希有 能爲難苦事

拔牙極大苦 受痛於當今 內心向菩提

求於最勝果 終無退轉意

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菩提終無退轉復

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 悲念於地獄

時彼象王旣拔牙已嘿然而住爾時獵師作

是思惟拔牙著地將無悔耶而不施我象王

知念安慰共語即說偈言

牙如拘勿頭 亦似白藕根 六牙盡施汝

諸牙中最上 施汝使安樂 小待我責心

漸使苦痛息 使我於汝所 得敬重信心

假使汝意謂 我是極惡人 殺盜婬欺汝

僞詐不善具 聽我答汝意 汝可作衆惡

害心弓利箭 我皆忘不憶 唯憶敬袈裟

見之心敬信 施者及受者 有淨有不淨

我今是施主 悉具於清淨 待我斷理心

使果報廣大 乃當施於汝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此袈裟者是離欲幢由

我尊重敬心視之以鼻擎牙授與獵師即說

偈言

我今真實說 毒箭射我身 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 是以實語因 速疾證菩提

度脫諸衆生 如是諸苦惱

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因緣而

引此喻過去無量百千身中常作如是難捨

之施本作誓願欲成願果欲使諸有衆生所受苦惱使得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淨心生信敬是故引此方喻

復次菩薩大人爲諸衆生不惜身命我昔曾聞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領群鹿其數五百於山食草爾時波羅柰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時彼國王到雪山中遣人張圍圍彼雪山時諸鹿等盡隨圍中無可歸依得有脫處乃至無有一鹿可得脫者爾時鹿王其色斑駁如雜寶璫而作是念作何方便使諸鹿等得免此難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直趣王作是念已逕詣王所時王見已勅其左右慎莫傷害聽恣使來時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遊戲殺諸群鹿用爲歡樂勿爲此事願王哀愍施捨群鹿莫令傷害王語鹿王我

須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須肉我當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頓殺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爾時菩薩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爾日出出一鹿供彼王食我於今日出送一鹿汝於明日復送一鹿共爲言要迭互送鹿至於多時復於一時提婆達多鹿王出一牝鹿懷妊垂產向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言我身今死不敢辭託須待我產供厨不恨時彼鹿王不聽其語汝今但至誰當代汝便生瞋念時彼特鹿既被瞋責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爲慈愍我當歸請脫免兒命作是念已往菩薩所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以上事向彼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救護 唯願濟拔我 多有諸衆生

我今獨怖^四 願垂哀憐愍 拔濟我苦難
我更無所恃 唯來歸依汝 汝常樂利益
安樂諸衆生 我今若就死 兩命俱不全
今願救我胎 使得一全命
菩薩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爲向汝王自
陳說未特鹿答言我以歸向不聽我語但見
瞋責誰代汝者即說偈言
彼見瞋呵責 無有救愍心 見勅速往彼
誰有代汝者 我今歸依汝 悲愍爲體者
是故應令我 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意去我
自思惟時鹿聞已踊躍歡喜還詣本群菩薩
鹿王作是思惟若遣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
去云何遣我作是念已心即開悟而說偈言
我今躬自當 往詣彼王厨 我於諸衆生

誓願必當救^四 我若以已身^{十七} 用買蚊蟻命
能作如是者 尚有大利益 所以畜身者
正爲救濟故 護得代一命 捨身猶草芥
說是偈已即集所領諸群鹿等我於汝等諸
有不足聽我懺悔我欲捨汝以代他命欲向
王厨爾時諸鹿聞是語已盡各悲戀而作是
言願王莫往我等代去鹿王答言我以立誓
自當身去若遣汝等必生苦惱今我歡喜無
有不悅即說偈言
不離欲捨身 必當有生處 我今爲救彼
捨身必轉勝 我今知此身 必當有敗壞
今爲救愍故 便是法捨身 得爲法因者
云何不歡喜
爾時諸鹿種種陳喻遂至疲極不能令彼使
有止心時彼鹿王行詣王厨諸鹿舉群并提

婆達多鹿群盡逐鹿王向波羅柰既出林已
報謝群鹿使還所止唯已一身詣王厨所時
彼厨典見鹿王者即便識之徃白於王稱彼
鹿王自來詣厨王聞是語身自出來向鹿王
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何自來鹿王答言
由王擁護鹿倍衆多所以來者爲一妊身牒
鹿欲代其命身詣王厨即說偈言

意欲有所求 不足滿其心 我力所能辦
若當不爲者 與木有何異 設於生死中
捨此臭穢形 當自空敗壞 不爲毫釐善
此身心歸壞 捨已他得全 我爲得大利
爾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即說偈
言

我是人形鹿 汝是鹿形人 具功德名人
殘惡是畜生 嗚呼有智者 嗚呼有勇猛

鳴呼能悲愍 救濟衆生者 汝作是志形
即是教示我 汝今還歸去 及諸群鹿等
莫生怖畏想 我今發誓願 永更不復食
一切諸鹿肉

爾時鹿王白王言王若垂矜應自徃詣彼群
鹿所躬自安慰施與無畏王聞是語身自詣
林到鹿群所施鹿無畏即說偈言

是我國界內 一切諸群鹿 我以堅擁護
慎莫生恐怖 我今此林木 及以諸泉池
悉以施諸鹿 更不聽殺害 是故名此山
即名施鹿林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四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五

隱五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善分別者乃至國土廣大諸事備足知其苦惱捨離而去我昔曾聞世尊昔爲菩薩

隱五

時作大國王貧窮乞匄有來索者一切皆與

爲苦厄者能作擁護爲欲利益一切衆生智

慧聰猛又處王位時鄰國王將諸軍衆欲來

交戰時菩薩王作是思惟著五欲樂不能調

心六根難滿衆具旣多復須斷理而擁護之

爲此衆具生於鬭諍願捨此事不應鬭諍我

應更修集隨身勝法即說偈言

於善觀察時 智者應分別 爲事不思慮

後悔無所及

觀察是非必知所在復說偈言

欲如執草炬 亦如衆肉揣 著欲必傷毀
害及於二世 智者應遠離 國土衆具等
如此衆具等 終歸必捨棄 寧今受終苦
願莫於後世 受此久長苦 計我今勢力
堪任摧伏彼 現在明證果 聲譽歎美善
後受苦傷害 雖知已有能 願當護於彼
若當不護彼 彼必傷害身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羅門迷失道
路到彼林間菩薩問言汝以何故來至此林
婆羅門言我欲見王菩薩問言何故見王婆
羅門言我今貧困又多負債聞王好施故來
乞索用以償債遠離貧苦更無所歸唯望王
恩拯救於我菩薩語言汝並歸去此間無王
何所歸誠婆羅門聞是語已迷悶躄地爾時
菩薩旣見之已深生憐愍作是念已即說偈

言

我以護他故 難捨盡棄捨 我今棄捨已

當以何物與 吾今爲斯人 當捨已身命

說是偈已即時扶接婆羅門起而告之曰汝

莫愁怖吾當令汝得於財利時婆羅門聞是

語已心生喜悅菩薩即時用草作索作索已

訖與婆羅門一切施者我身即是而說偈言

彼王未得我 心意終不安 汝應以此繩

繫縛於我肘 將至彼王所 令彼王歡喜

當施汝珍寶 金銀諸財物 汝可得大富

彼王復歡喜 生者必有死 壽命會當盡

爲救危厄故 雖復喪身命 智者爲此死

名之爲瓔珞

爾時婆羅門聞是語已甚大歡喜即時以索

縛此菩薩將詣彼王王既見已向婆羅門而

說偈言

此爲是何人 身色如金山 威光甚赫奕

猶日照世間 面目極端嚴 觀者無不悅

如斯福德者 應作大施主 今日被拘執

苦厄乃如是 我坐師子座 極爲可慙恥

彼應處王位 非我之所宜 我之不調順

不應處此座

時婆羅門聞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王怨王

問婆羅門誰縛此人婆羅門言此實我縛王

言斯人不應爲汝所縛汝爲妄語即說偈言

彼如大逸象 身力甚強壯 汝今體羸劣

又無兵象力 云何能縛彼 此事不可信

汝可真實說 勿作虛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 彼人便自縛 彼以悲愍縛

欲以救濟我 如是善丈夫 名稱遍十方
猶如然庭燎 普照於一切 不善人愚癡
滅彼使無餘 庭燎熾然時 能滅令無遺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即便驚起合掌而言善
哉善哉真善丈夫汝爲救他作如是事即說
偈言

所言大王者 號名曰羅闍 利益於世間
是故名羅闍 汝今應爲王 護持於大地
唯願今聽我 懺悔諸罪咎 我實是嬰愚
輕躁無智者 汝可還爲王 我捨此國去
汝能令衆生 一切得安樂 餘人悉作王
遍惱諸世間

即立彼王還歸所止

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勤修福
業我昔曾聞石室國王名象越鞞舉國人民

共設佛會有一婦人於窓牖中闚看世尊爾
時彼王見女端正即解珠璣遣傍侍臣送與
彼婦時王左右即白王言彼婦女者是國中
婦王若愛念直往喚取何煩與珠人脫恠笑
王聞是語以手掩耳作如是言咄哉大惡云
何乃以此言使聞我耳即說偈言

作是呪誓言 設我有異心 使我成大惡
我不以染著 以珠與彼女 聽我說意故
業爲自在主 最勝業者說 此無宰主作
唯是業所造 心作於宰主 善業佛所歎
如是之妙色 更無宰我主 唯是善業作
善業我應敬 惡業我應離 過去作善業
果報於今現 我以於珠貫 衆寶雜莊嚴
額懸多邏羅 珠貫白如雪 我爲宿功德
不爲着色欲 若知善惡業 云何復著色

離遠尚不視 況當有染著 寧當飢渴死
不爲非法貪 寧當入火聚 不爲姦邪事
我如有愛著 今身若後身 受苦極無量
復次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
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善報是故應當
修於善業我昔嘗聞憂悅伽王於晝睡眠有
二內官一在頭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
論議我等今者爲王所念爲以何事一則自
稱是我業力一則自稱我因王力由是之故
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數聞聽法並解議論即

說偈言

如牛厲度水 導正從亦正 人王立正法
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由競理故其聲轉高一作是言我
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王聞是聲即便

睡悟而問之言何故高聲王又聞彼二人譁
理雖復明知未我斷見援黨已者王心不悅
即便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

依於我國住 自稱是業力 我今試看汝
爲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往夫人所語夫人言今當遣人來
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答言當奉
王教時王以蒲萄漿與彼依王活者送與夫
人既遣之已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
作如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著
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生恠即說
偈言

我爲自錯誤 與彼殘漿耶 爲是彼業力
強奪此將去 或能共親厚 與彼使將去
或是夫人瞋 奪此與彼乎 或能我迷誤

而與於彼耶 或能彼幻我 使我錯亂乎
說是偈已問彼人言好實語我汝恃業力我
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曰王以業力得即以
事狀具向土說此人奉使既出門已卒爾鼻
呬即以此漿與我使送到夫人邊得是衣服
王聞是已即說偈言

業報如影響 亦如彼莊嚴 彼言自業力
此語信不虛 以聽法力故 言說合於理
彼稱業力者 斯言定有驗 我多於已負
彼憑業力勝 佛說業力強 此語信真實
佛爲善御乘 業力爲善哉 能壞王者力
十方佛世尊 亦說隨業力 汝今倚業力
用自莊嚴身 割絕於我力
復次雖與智者共爲離隙猶能利益是故智
人雖與爲離常應親近我昔曾聞摩突羅國

有婆羅門聰明智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
比丘等共餘婆羅門先有鬭諍以瞋恚故詣
僧坊中詐爲妄語作如是言某婆羅門明日
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諸比丘欲令比
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令彼惡名遍於
世界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
人汝家主人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
入白主人今者門外有諸比丘云大家請故
來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何因緣故有如
是事復作是念彼婆羅門與我爲怨故爲是
事今雖臨中城邑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
作是念已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設
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檀越言汝今
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爲檀越說法汝雖不
信佛法應爾時彼主人即取小牀上座前坐

爲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爲不淨出世爲樂乃至爲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諸善根即於座上見四真諦得須陀洹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

能害於正見

愚者不分別

寶作非寶想

我今得勝利

分別識三寶

眞實是我寶

佛法及聖衆

我已諦觀了

得聞三惡道

釋梵諸天等

所不能獲得

我今具獲得

今此婆羅門

即名爲梵天

今當得趣向

解脫不死方

我今始獲得

婆羅門勝法

我本姓輸都

今日眞輸都

今日使獲得

勝妙比陀法

我今得無漏

出過諸比陀

我今眞實是

祠祀大福田

我當勤大祠

不能善分別

可祠不可祠

從今日已去

當供天中天

多陀阿伽陀

略說而言之

今日始得利

獲得人身果

從今日已往

當隨佛所教

終更不求請

其餘諸天神

我今歸命禮

宿世厭惡根

曾修法向法

獲今其果利

親近善知識

法利自然成

我若不親近

大悲弟子者

永當墮邪見

輪迴三惡道

若無婆羅門

爲我怨讎者

亦不得親近

如此之聖衆

由彼瞋忿故

令我得是法

外相似惡友

實是善知識

恩過於父母

及以諸親戚

由此婆羅門

諸僧至我家

降注於甘雨

善芽悉得生

法雨甚潤澤

灑我心埃塵

埃塵既不起

得見眞實法

是故世間說

因惡得財賄

自惟得大利

即受三歸依

於彼婆羅門

大設諸餽饍

復次若人精誠以財布施如華獲財業以知

是事應至心施我昔曾聞蜀賓國人夫婦共
在草敷上卧於天欲明善思覺生作是思惟
此國中人無量百千皆悉修福供養衆僧我
等貧窮值此寶渚不持少寶至後世者我等
衰苦則爲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長作是念
已悲吟嘆息展轉哀泣淚墮婦臂爾時其婦
尋問夫言以何事故不樂乃爾即說偈言
何故極悲慘 數數而嘆息 兩淚沾我臂
猶如以水澆

爾時其夫說偈答曰

我無微末善 可持至後世 思惟此事已
是故自悲嘆 世有良福田 我無善種子
今身若後身 飢窮苦難計 先身不種子
今世極貧窮 今若不作者 將來亦無果
爾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愁憂我

屬於汝汝於我身有自在力若賣我身可得
錢財滿汝心願爾時其夫聞婦此言心生歡
喜顏貌怡悅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
即說偈言

我身與汝身 猶如彼鴛鴦 可共俱賣身
得財用修福

爾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是言可貸我
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二人當屬於汝
一月之後我必不能得金相償分爲奴婢一
月之中可供養諸比丘僧爾時長者即便與
金既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離越寺中
供養衆僧婦問夫言爲用何日答言十五日
又問何故十五日爾時其夫以偈答言
世間十五日 拘毗等天王 案行於世間
是佛之所說 欲使人天知 是故十五日

爾時夫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食具悉備送置寺上白知事人言唯願大德明十五日勿令衆僧有出外者當受我請彼知事人答言可爾於十四日夫婦二人在寺中宿自相勸喻而說偈言

告喻自己身 慎勿辭疲勞 汝今得自在
應當盡力作 後爲他所策 作用不自在
徒受衆勞苦 無有毫釐利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餚饍至明悉辦夫語婦言善哉我曹所作已辦心願滿足得是好日賣此一身於百千身常蒙豐足時有小國王施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等諸僧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慙懃啓白我今以衆務所逼願受我請爾時諸僧嘿然無

對爾時國王語彼夫婦言我今日打撻椎汝所造食當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窮無所有自責己身以設供具竟宿造供施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若至明日爲他策使不得

自由願王垂矜莫奪我日即說偈言

夫婦如鴛鴦 供設旣已辦 願必見憶念
明當屬他去 夫婦各異策 更無由福期
如是自賣身 乃爲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汝善解佛教 隱五 明了識因果 十 能用虛僞身

易於堅財命 汝勿懷恐怖 恣聽汝所願

我爲憐愍汝 以財償汝價 汝今自苦身

終大獲利樂

爾時國王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衆僧即

以財物爲彼夫婦酬他債直又給夫婦自營產業現受此報無所乏少

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我昔曾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診之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爲困急賁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惟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煩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隱五 值正法倍難 十一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

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殘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損我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弟即說偈以

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擦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別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爲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昔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復名五大施	亦是五無畏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設犯毀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嬰愚顛狂所		
說是故勤學佛法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		

陽五 十二

釋伽羅其王名盧頭陀摩彼王數數詣寺聽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爾時王難高坐法師言若施他酒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善哉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王爲法師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開解而答此問然此衆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故不答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 善能答此義 憐愍汝等故 護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爲此法師橫爲通道理王言我之所解更有興趣爾時王語法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答言我向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爲癡狂之人即說偈言

不必鬼入身 名爲顛狂者 邪見夜叉心

是爲說顛狂 狂癡之過失 不知解其事

汝等有狂過 一切種智說 汝違種智語

隨逐於邪見 現見於神變 彼大仙所辱

出過其禁限 顛狂先已成 云何使我說

百千種狂因^{第五} 何故分別說^{十三} 投淵及赴火

自墜於高巖 捨棄於施戒 逐迷邪狂倒

不修於正行 狂惑墜巖火 賣鹽壞淨行

飲觸恒河水 是名立正行 失淨及得失

有何因義趣 賣肉衆惡集 三種神足變

除此三種變 更亦有神變 唯有二六法

離此別無我 現見仙神變 更見十三法

如是顛狂事 其數乃有百 現見投淵火

自墜於高巖 以此欲生天 此但是邪見

戒施善調心 即是生天因 賣鹽壞善行

觸河除諸惡 賣鹽有大惡 觸河有大善

如有何義 得名爲善惡 婆羅門賣肉

即墮於失法 捉刀亦失法 若復賣於肉

滿三十六斤 敗壞婆羅門 羅刹及食蜜

皆名爲失法 見羅刹嘗蜜 二俱成過患

賣肉成殺生 羊稻俱有命 食稻不成殺

羊稻俱應食 何故食於稻 而不食於羊

汝諸言自殺 終不得生天 墜巖投淵水

復言得生天 殺已言有罪 餒養已身者

何故不得福 觀察不順理 皆是愚癡倒

以是因緣故 名汝等爲狂 此即是愚癡

羅刹之擿相 是故說汝等 成就顛狂法

此即是與酒 飲酒之因果 瞋恚是癡因

瞋恚而黑濁 能令顏色變 以是因緣故

瞋爲瘦黑因 飲酒亦色濁 此二俱能瘦

目連見餓鬼 汝先自飲酒 亦教人飲酒

說言無罪報 是故今現在 已獲餓鬼身

華報已如是 果報方在後

諸婆羅門聞是語時多有外道即時出家

復次善分別敬功德不期於門族我昔曾聞

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歸投末投羅國時

彼國中有一內官字拔羅婆爲附傭國主供

養衆僧手自行食衆僧食已遣人斂草上殘

食持詣宮中向食作禮然後乃食餘者分張

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惡是故先取食

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心惡賤故出外即

吐而作是言出家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

食其殘食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傭主聞

是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嬰愚極無所知即說

偈言

得此餘食者 智者除過惡 彼生疑譏嫌

是名爲嬰愚 佛法觀察食 外道觀悉無

沙門觀察食 能除煩惱障 餘食牟尼觸

應當頂戴敬 手捉殘食已 水洗已除過

附傭主後日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問言何

故不分食與二王子即說偈言

彼之不知解 沙門所食餘 自恃種族故

觸之言不淨 不生歡喜心 是故我不與

不識沙門姓 不食於彼食 不識我種姓

不應食我食 沙門處處生 不如我種族

我不如沙門 復不食我食 爲言無種姓

亦無有年歲 如馬無種族 內官亦如是

內官處處來 無有定方所 唯觀我富貴

不看我種姓 但見富貴故 便食我殘食

不食沙門食 是名爲嬰愚 沙門心自在

具足七種財 不食沙門食 而食我餘者
猶如超半井 不見有是處 見我有勢力
王者之所念 便食我餘食 甘蔗種中生
輪頭王太子 如是種族來 可不勝我耶
彼之勝智者 不取其種姓 唯取其德行
種族作諸惡 亦名爲下賤 具戒有智慧
是名爲尊貴

時二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汝示正道即
是我父自今以往敬承所誨即說偈言

汝今說種姓 殊爲非法語 因行無有定
知解無定方 語議正解了 不名爲邊語
如汝之所解 即是貴種族

復次若欲觀察知佛神變親詣塔寺供養佛
塔我昔曾聞阿梨車毗伽國於彼城門有佛
髮爪塔近有尼俱陀樹邊有井水時婆羅門

而白王言若遊行時見於彼塔是沙門塚破
王福德王是大地作一蓋主宜除此塔時王
信婆羅門語故即勅臣下令速却此塔明日
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神與諸民衆皆悉
悲涕時諸優婆塞施設供養又然燈者作如
是語我等今者是最後供養有優婆塞抱塔
悲泣即說偈言

我今最後抱 汝之基塔足 猶如須彌倒
今日皆破傷 十力世尊塔 於今遂破滅
我若有過失 聽我使懺悔 衆生更不見

隱五

十六

佛之所作業

爾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可還歸
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後自遣人持鋏
欲除往到其所塔樹盡無即說偈言

嗚呼甚可恠 舉城大出聲 猶如海濤波

不見十力塔 尼拘陀及井 莫知其所在
諸婆羅門等 深心生慙恠 彼王聞是已
生於希有想 時王作是念 誰持此塔去
即自往詣塔 莫知其所在

爾時彼王遣千餘人乘象馳馬四散推覓時
有老母在於道傍見彼諸人行來速疾即問
之言何爲乃爾諸人答言推覓塔樹彼老母
言我向於道見希有事有塔飛空并尼俱陀
不憶其井見諸人等首戴天冠頭垂華鬘身
著諸華持塔而去我見去時生希有想指示
去處諸人聞已具以事狀還白於王王聞歡
喜即說偈言

彼塔自飛去 爲向天上耶 我今心信敬
極生大歡喜 若我破此塔 當墮於地獄
爾時王即向彼塔處大設供養此塔即今名

曰自移塔及樹井離毗伽城三十里住

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佛塔我
昔曾聞哩叉尸羅國彼有塔寺波斯匿王以
薪火燒之佛復安一椶朽壞却之時彼國王
名拘沙陀那有一比丘求請彼王我今爲塔
作椶願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護惜王即語
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王教已
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邊有大池水上
有大樹名稱首伽樹龍所護持近惡龍故人
無敢觸其樹極大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
殺之以是之故人無敢近有人語言彼有大
樹時比丘即將諸人賁持斧器欲往斫伐時
復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丘語言我爲
佛事不畏惡龍時有奉事婆羅門語比丘言
彼龍極惡若伐此樹多所傷害莫斫破此樹

婆羅門即說偈言

汝不聞彼賊 慳貪故作惡 而解脫一切

汝當憶此事 常應自擁護 莫爲此樹故

自致於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爲毒龍故 而自生貢高 我依人中龍

恃彼亦自高 觀汝力爲勝 如是我得勢

令使衆人見 我爲敬佛故 今當捨身命

龍毒龍衆中 汝爲作龍王 生大恭敬想

佛爲柔調寂 及是衆中王 我今亦恭敬

如來婆伽婆 誰能降毒龍 而爲弟子者

爾時比丘共婆羅門各競道理遂共鬭諍于

時比丘即伐其樹亦無雲雷變異之相時婆

羅門覩斯事已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 雲起雷霹靂 汝爲呪所化

卷五

十八

爲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即便睡眠夢見毒龍

向已說偈

汝莫起瞋恚 此名見供養 非爲輕毀我

吾身自負塔 況樹作塔根 而我能護惜

十力世尊塔 我當云何護 此林自生樹

而爲佛塔故 如是自生樹 云何得戀惜

更有餘因緣 今當說善聽 我亦無勢力

德叉迦龍王 自來取此樹 我云何能護

伊羅鉢龍王 及以毗沙門 躬自來至此

我有何勢力 而能拒捍彼 威德天龍等

如來現在世 及以滅度後 造立塔廟者

此二等無異 諸有得道者 人天及夜叉

名稱徧十方 世界無倫匹 如此名聞故

塔根懸寶鈴 其音甚和雅 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聞是偈故從睡眠寤即便出家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羌老母背負酥瓊在路
中行見菴摩勒樹即食其果食已還渴尋時
赴井乞水欲飲時汲水者即便與水以先食
菴摩勒果之勢力故謂水甜美味如石蜜語

隱五

十九

彼人言我以酥瓊易汝瓊水爾時汲水人即
隨其言與一瓊水老母得已負還歸家即至
其舍先所食菴摩羅勢力已盡取而飲之唯
有水味更無異味即聚親屬咸令嘗之皆言
是水有朽敗爛繩汁泥臭穢而極爲可惡汝
今何故持來至此既聞斯語自取飲嘗深生
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質此臭水一切衆
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以愚無智故以未來
世功德酥瓊貿易臭穢四顛倒瓊謂之爲好
於後乃知非是真實深生悔恨咄哉何爲以

功德酥瓊貿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咄哉我何爲 以三業淨行 貿易著諸有
如以淨好酥 買彼臭惡水 以食菴摩勒
舌倒不覺味 臭水爲甘露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爲姑所瞋走入
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尋時上樹以自隱
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有婢使擔瓊取水
見水中影謂爲是已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
端正如此何故爲他持瓊取水即打瓊破還
至家中語大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何故
使我擔瓊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
爲鬼魅所著故作是事更與一瓊詣池取水
猶見其影復打瓊破時長者婦在於樹上見
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見影笑即自覺寤仰而
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微笑端正女人衣服

非已方生慙恥以何因緣而說此喻爲於倒見愚惑之衆譬如瞻蔔油香用塗頂髮愚惑不解我頂出是香即說偈言

秣香以塗身 并熏衣瓔珞 倒惑心亦爾

謂從已身出 如彼醜陋婢 見影謂已有

隱五

二十

復次猫生兒以小漸大猫兒問母當何所食母答兒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隱甕器間有人見已而相約勑酥乳肉等極好覆蓋雞雞高舉莫使猫食猫兒即知雞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緣說如此喻佛成三藐三菩提道十力具足心願已滿以大悲心多所拯拔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言當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答言一切衆生心行顯現以他心智觀察煩惱一切諸行貪欲瞋恚愚癡之等長夜增長常想樂想我想靜想展轉相承作如是說

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之法是故如來知此事已爲衆生說諸倒見對治如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謂道解說云何而能爲諸衆生說如斯法以諸衆生有倒見想觀察知已隨其所應爲說法要衆生自有若干種行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顛倒如爲猫兒覆肉酥乳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施設石柱極爲高大除去梯墜麤盧繩索置彼工匠在於柱頭何以故彼若存治或更餘處造立石柱使勝隱五於此時彼石匠親族宗眷於其夜中集聚柱邊而語之言汝今云何可得下耶爾時石匠多諸方便即擲衣縷垂二縷綫至於柱下其諸宗眷尋以麤綫繫彼衣縷匠即挽取既至於上手捉麤綫語諸親族汝等今者更可繫

著小麤繩索彼諸親族即隨其語如是展轉
最後得繫麤大繩索爾時石匠尋繩來下言
石柱者喻於生死梯墜麤盧喻過去佛已滅
之言親族者喻聲聞眾言衣縷者喻過去佛
定之與慧言擿衣者喻觀欲過出味等法縷
從上下者喻於信心繫麤縷者喻近善友得
於多聞細繩者多聞縷復緣持戒縷持戒縷
懸禪定縷禪定縷懸智慧縷以是麤繩堅牢
繫者喻縛生死從上來下者喻下生死柱
以信爲縷綫 多聞及持戒 猶如彼麤縷
戒定爲小繩 智慧爲麤繩 生死柱下來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有王
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即強將來立以爲王
從敷卧具人索於衣服及以飲食時敷卧具
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王於今者不應事事

盡隨我索我唯知敷卧具事洗浴衣食悉更
有人非我所當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如王
敷卧具人各有所典業亦如是各各不同色
無病財物可愛智等諸業各各別異有業得
無病有業能得端正色力如彼仙人從敷卧
具人索種種物終不可得若生上族不必財
富諸業受報各各差別不以一業得種種報
若作端正業則得端正色力財富應從餘事
索是故智者應當修習種種淨業得種種報
無病色種族 智能各異因 如彼仙人王
責備敷敷者 應五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有隣
王與共鬪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便退散
爾時國王作是思惟我先養馬規擬敵國今
皆退散養馬何爲當以此馬用給人力令馬

不損於人有益作是念已即勅有司令諸馬
群分布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隣國
復來侵境即勅取馬共彼鬪戰馬用磨故旋
轉而行不肯前進設加杖捶亦不肯行衆生
亦爾若得解脫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
脫死敵既至心意戀著五欲之樂不能真進
得解脫果即說偈言

智慧宜調心 勿令著五欲 本不調心故
臨終生愛戀 心既不調順 云何得寂靜
心常耽五欲 迷荒不能覺 如馬不習戰

對戰而遊行

復次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患國中諸醫都
不能治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差王大
歡喜作是思惟我今得醫力事須厚報作是
念已微遣侍臣多賫財物詣於彼醫所住之

處爲造屋宅養生之具人民田宅象馬牛羊
奴婢僕使一切資產無不備具所造既辦王
便遣醫使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交無
所遣空手遠歸甚懷恨恨既將至家道逢牛
羊象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許並皆稱是彼醫
名是彼醫牛馬遂到家已見其屋舍莊麗嚴
飾牀帳氎毼毼金銀器物其婦嬰珞種種
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愕猶如天宮問其婦
言如此盛事爲何所得婦答夫言汝何不知
由汝爲彼國王治病差故王報汝恩夫聞是
已深生歡喜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
過我本望由我意短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
用恨然以此爲喻義體今當說醫喻諸善業
王無所與喻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醫者
交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如彼今身修

善見未得報心生恨恨我無得既得至家者
猶如捨身向於後世見牛羊象馬群如至中
陰身見種種好相方作是念由我修善見是
好報必得生天既至天上喻到家中見種種
盛事方於王所生敬重心知是報恩者檀越

施主得生天已方知施戒受如此報始知佛
語誠實不虛修少善業獲無量報即說偈言
施未見報時 心意有疑悔 以爲徒疲勞
終竟無所得 既得生中陰 如見善相貌
如醫到家已 方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有二女人俱得菴羅果其一女人
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果留子其留子者覺
彼果美於良好田下種著中以時溉灌大得
好果如彼世人爲善根本多修善業後獲果
報合子食者亦復如人不識善業竟不修造

無所獲得方生悔恨即說偈言

隱五

三四

如似得果食 竟不留種子 後見他食果
方生於悔恨 亦如彼女人 種子種得果
復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彌羅善能戲笑
與一國王誼譚歡悅稱適王意爾時比丘即
從乞地欲立僧坊王語比丘汝可疾走不得
休息盡所極處爾許之地悉當相與爾時比
丘更整衣服即便疾走雖復疲乏以貪地故
猶不止住後轉疾極不能前進即便卧地宛
轉而行須臾復乏即以一杖逆擲使去作如
是言盡此杖處悉是我地已說譬喻相應之
義我今當說如須彌羅爲取地故雖乏不止
佛亦如是爲欲救濟一切衆生作是思惟云
何當令一切衆生得人天樂及以解脫如須

彌羅走不休息佛婆伽婆亦復如是爲優樓
頻螺迦葉鶖掘魔羅如是等人悉令調伏有
諸衆生可化度者如來爾時即往化度如須
彌羅既疲乏已即便卧地宛轉佛亦如是度
諸衆生既已疲苦以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

佛五

三五

息而卧如迦尸迦樹斬伐其根悉皆墮落唯
在雙樹倚身而卧猶故不捨精進之心度拘
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如須彌羅爲得
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爲濟衆
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衆生所碎舍
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處人所供養
與佛無異能使衆生得於涅槃即說偈言

如來躬自度 優樓頻螺等 眷屬及徒黨
優伽鶖掘魔 精進禪度力 最後倚卧時
猶度諸力士 須跋陀羅等 欲爲濟極故

布散諸舍利 乃至遺法滅 皆是供養我
如彼須彌羅 擲杖使來去

復次我昔曾聞哩叉尸羅國有博羅吁羅村
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作僧伽藍如今現在
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居室素富復因衰耗
遂至貧窮其宗親眷屬盡皆輕慢不以爲人
心懷憂惱遂棄家去共諸伴黨至大秦國大
得財寶還歸本國時諸宗親聞是事已各設
飲食香華妓樂於路往迎時稱伽拔吒身著
微服在伴前行先以貧賤年歲又少後得財
寶其年轉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而問之言
稱伽拔吒爲何所在尋即語言今猶在後至
大伴中而復問言稱伽拔吒爲何所在諸伴
語言在前去者即是其人時宗親往到其所
而語之言汝是稱伽拔吒云何語我乃云在

